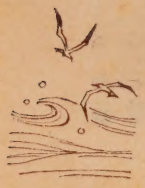
海洋文藝

·第一輯·

編者的話

經過幾個月的準備，《海洋文藝》叢刊第一輯，終於和讀者見面了。這本叢刊是在文藝界朋友和廣大讀者鼓勵督促下誕生的。從徵集稿件開始，到版式設計，排印裝幀，都得到香港和海外文藝界朋友的關懷和支持，在此謹向曾爲《海洋文藝》出力的朋友們致意。

由於我們水平所限，《海洋文藝》在編輯工作上存在缺點和錯誤，是所難免，希望讀者們多賜意見，以便改正。今後，我們將根據實際情況，陸續編輯出版，希望作者們繼續惠稿，謝謝。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李鄭屋漢墓
APR 28 2026

海洋文藝 第一輯目錄

評論

從自然主義到現代派文學……高翔 三六
析中庸之道……思嚴 三三

小說

泥裏的人……張羽 四
修船路上……黎江年 三六
「寶口」……一影 三四
小芬的第一天……江映瀾 四一
苗……雨欲來 四六
挑戰……真璞 九
心底的洞……雷景 一〇六

散文

風箏……古杏 二六
灰和綠……卓力 三三

雨下遐思……君列 二一
圈套的聯想……耆子 二六
角……莉菁 二八
一天的行脚……唐書韻 三一〇

詩歌

故事……凌若清 三五
船廠速寫……范劍 三三
他……陳鈐 三二
汽球……戴清 二四
虹之什……水告泉 二七

譯文

昭磅和燒鴨……（泰國）隆·臘希旺作 沈逸文譯 三三

*

編者的話……一

波裡的人

——這只是個簡單的故事。

——寫的只是多少次災害中的一次、多少受害者中的一個。

張羽

一

六月中旬的一個星期日。

天氣惡劣極了，一場雷暴過後，中午時分，還是天昏地暗，另一場雷暴，又遮天蓋地，挾着火蛇，排山倒海地壓下來了。

九龍觀塘，靠着山建築的一列列樓宇，是秀茂坪徙置區，下面還有木屋。

一個主婦，抱着孩子，帶着驚訝與不安的心情，從徙置大廈的窗口注視着路旁直透大海的大水渠。

濃稠的黃水，滿滿的，滔滔滾滾的，直向大海奔去。

孩子却指着山上，喊：「噴水！噴水！」

主婦往山上看去，果然對面山坡上，水柱直噴高空，把如茵的綠草坡，冲破了黃色的缺口。

「爲什麼水往上噴？」主婦正在疑惑。

由高高的山坡看下去，坡下一處地方，也露出黃泥，和着雨水，成了漿，泥頭已經瀉到山坡旁一列矮屋旁邊。那裏幾十間矮小的、單薄的鐵皮木屋，叫做「鷄寮安置區」，一種暫「准」給未得徙置的人們搭木屋住的地方。看那些小小的鐵皮房子，眞好像鷄寮一般。地面上，都已滿是黃水。

「媽，山會動的！」孩子又喊。

主婦看那山坡，果然好像在幌動。

「眼花了吧？」她想。今早蹲着掃騎樓的積水，曾經有些頭昏。現在還抱着三歲多的孩子看雨水，更覺得有些眩暈。山怎會動呢？

她把孩子放下來，孩子不肯，喊：「山會動的，我要看，我要看！」

「媽頭暈，歇一歇！」

就在這瞬間，悶雷似的「隆隆」響了幾秒鐘。

主婦重新站起來看時，水柱沒有了，「會動的」綠草如茵的山坡也沒有了，露出了像兩座徙置大廈那麼大的一個黃泥口，下面的「安置區」呢？那裏去了？怎麼忽然變成了一個綠草如茵的大草坪？

眼花嗎？不！眼花不是這樣的！發夢嗎？更不，她忽然看到那剛剛「飛來」的大草坪邊沿，有人在泥土中掙扎。

這草坪，不是剛才看見在噴水的草坡麼？

「山崩呀！」她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了，連忙跑出門口：「救命呀！整個安置區的人都給活埋了，去救人呀！」

彷彿山谷回音。這同一時刻，四處響起了同樣的呼叫。

二

街坊們奔向「草坪」，用木板、竹枝、鐵條、面盆，用手頭拿起可用的任何東西，用手，挖掘泥土，把一個一個埋在厚土裏的人救出來。

泥土厚逾卅呎，寬橫一百五十多呎，邊沿的人救出來了，但在中間的人，在裏面的人呢？

一個被埋了半身的中年人從泥土裏給挖了出來，把他拉出來的街坊發覺他已經缺了一條腿，人也半昏迷。

「拿床板來！」街坊們忙喊：「抬到那邊的小巴上，叫司機工友馬上送他去醫院，他的腿斷了！」

「老周，老周！」中年人似乎恢復了知覺，一邊掙扎着，大喊起來：「老周，你們救老周呀！」

「我們正在救，現在送你去醫院，你的腿——」

「我是跛林，我沒有事，放下我，你們救別的人呀！」中年人拚命掙扎，力氣奇大，撲到泥堆裏，拚命用手挖泥，挖得一塊木板，就用木板挖起來。

他唯一的一條腿上，鮮血從糊滿了的黃泥漿中滲出來，又滴在泥土上。

跛林叫喊着，挖着泥，他挖出了一個泥人般的孩子，高高舉在頭上，一個女人接過了，他又跪下那條滲着血的腿，繼續的挖下去……

街坊在挖着泥，不知那裏跑來的工人，學生，也在挖着，十四人小巴司機停止載客，把車駛過來，把受傷的人送去醫院。

「把那孩子抱上來！」一位司機喊住接過跛林挖出的孩子的那個女人，她，就是剛才發現山崩的主婦。

「他幸好沒傷。」主婦說。她讓這五六歲大的男孩子站在地上，孩子嚇呆了，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但還站得穩。

「我帶他到我家冲掉黃泥，換了衣服，再來找他家人吧！」主婦在說。但她雙眼早已發紅，這樣突然的災禍，多少家庭，整家埋沒在那泥堆裏，成爲「滅門家劇」？這孩子的父母家人，還不知是不是在泥裏。

她把孩子帶上樓，這是她可以做的事。

久久，遠處傳來嗚嗚的警車聲，消防車聲……。

三

第二天的報紙上，大字標題：

「戰後最大慘劇！」

「八十年來最大禍劫！」

「開埠以來最慘災害！」

官方發表文告，說災情「爲百年來所僅見。」「給無數人帶來痛苦。關於生命、財產及其他物質上的損失，仍須經過若干時間才能知悉。」

戰後也好，八十年來也好，百年來也好，開埠以來也好，「安置區」成爲「安葬區」、「生葬區」，成爲一個冷酷無情的事實，多少被「安置」到這裏的苦難家庭，寃沉泥底，「仍須經過若干時間才能知悉」。但是在現場，被强行抬出來的跛林在用濃重的潮州口音大喊：「爲什麼把我們趕到這裏活埋？搞什麼安置區呀？老周！阿仔！阿女！儭婆！我的儭婆呀……」這悽厲憤恨的聲音仍在人們的耳內和腦裏廻旋。

四

主婦把那個泥人般的孩子抱回家，眼前還只是呈現着現場那驚心動魄的情景。走進家門口，三個孩子驚訝地望着她。最大的孩子阿光，十一歲，忽然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了，道：「阿媽，救出來的呀？」

「快把冲凉的膠盆端過來！」

七歲的女兒阿芳也乖覺地把水盆端過來了。主婦把泥孩子往盆裏一放，阿光已經弄來了一桶水，拿起水勺舀水，就冲起來。主婦道：「先把臉給洗乾淨，瞧，臉上、眼呀、嘴巴呀，還有耳朵呀，全是泥……」

揩了一次，兩次，泥漿不好對付，也不知揩了多少

次，孩子的臉才乾乾淨淨地顯出來了，黑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但還在發呆。主婦不由得望望自己那四歲的小孩阿華，覺得兩個之間有些相像。大小差不多，也都是那麼黝黑。此外本來就談不上相像了，但是不知爲什麼，她這時只覺得有些什麼地方大家是一樣的。

這個念頭一閃過去了。現在她已經把泥孩子冲洗得差不多，也不知道換了多少盆水。這孩子眞是幸運，只有一兩處劃破了皮肉，給他塗上點紅藥水，也不哭。

給那孩子換上了阿華的衣服，給他坐在臥床上，現在她才想起剛才完全沒有想到的問題：「這孩子是誰家的呀？」她本能地想把孩子抱到現場去找親人，阿芳指着她身上道：「媽，看你的衣服！」原來剛才抱孩子回來時，自己的衣服也沾上一身泥，自己也得換一件上衣了。

她抱着這個孩子，跑到現場附近。一邊問：

「你叫什麼名字？告訴阿姨。」

孩子瞪着眼睛，驚怿還沒有過去，也不答。

「帶你去找媽媽，好不好？」

點點頭。主婦有點担心，倒希望這孩子能夠放聲哭一場。

她想，孩子也許餓了。問他吃不吃東西，他呆了一呆，點點頭。她想：等會子見有什麼吃的，給他買一點。

現場上還是那麼一片紛忙，救人的隊伍似乎更壯大了。但是，開始有人在趕走他們。——照例是這樣，什麼地方出了事，最能夠及時救援的，是當地的坊衆，然而當穿着制服的人來了，就開始按照他們的一套來維持秩序，第一件事便是把「閑人」趕走。

有人在表示不滿，也有人繼續忙着幫助救出來的人。抱着那孩子的主婦四處鑽着，覺得茫然，找不出頭緒。

有人在談着「跛林」。

「跛林可眞沒說的，他沒了一條腿，自己滿身傷痕，却還救出了好幾個人來。」

「剛才他在叫喊着，要救老周，——不知救出來沒有？」

「沒有人看見。」

「阿女倒是被救出來了，有人見着。」說話的人又補充說明，阿女是跛林的大女兒，十四、五歲了。

主婦記起，剛才這個泥人也似的小孩，是一個斷了腿的人救出來的，那人就是跛林吧。那麼，該找跛林問一問，也許他認得這孩子。

這一帶的人，常見跛林。他撑着一條木柱，推着一輛小車，在戲院前、在街市前、在學校前、在工廠區賣牛

雜。早兩年，有時牛雜車旁邊跟着兩個孩子，或者見他像女人揹嬰兒一樣，把小的用孩帶揹在背上。有幾次連人連小孩連小車給搬上猪籠車……。大家知道他生活艱難，但却倔强地爲生活搏鬥。

他對顧客笑口常開，有人取笑他「男人孩仔」，他笑道：「你知道什麼叫男女平等嗎？」

「你老婆不孩仔的嗎？」

「老婆去做工吧？」

「不，她能做工就好了，她盼望住樓，終於有樓住了，她去住樓了！」跛林邊剪牛雜邊說。

「住樓？是不是——」

「不要誤會，我這老婆不是慕虛榮的，你們別想邪了，以爲她也不要我這跛佬，」跛林道：「她住青山洋樓去了，總算有樓住，勝過睡街邊！」

「精神病院？」

「你眞聰明！」

「呵！怎得病的？」

「怎得病？」跛林收斂了笑容，睜着滾圓的眼睛，噙動着又厚又黑的嘴唇，不說了。話可長，從何說起呢？

這兩年，他妻子從精神病院出來了。還是不大正常，有人叫她「傻婆」。

這些事情，主婦約略聽人家說過，知道有這麼一個

人。但是印象模糊。

人們還在談着跛林：

「……那麼，他老婆呢？」碰上這樣悽愴的事情，人們不好叫她「傻婆」了。

「好像還沒有救出來。」

「他還有個孩子……」

沒有人回答。從神情上看，心裏說的是：「凶多吉少吧。唉，這年頭！」

主婦找個機會，問一聲：「知道跛林在哪裏嗎？」

沒有人能做肯定的回答。有人說是送醫院去了，有人說大概在什麼臨時收容所。也有人說工會可能有人知道。

主婦心裏一亮，有主意了。抱着那孩子，她大踏步回家，心裏想：「等阿鄺回來與他商量，他工友多，會有辦法。現在先讓這孩子好好吃點東西，睡一覺。無論如何，要給他找到親人，不能讓他成了孤兒。」想到這，觸及自己的往事，她心頭一酸。但，不去想了，那是往事。

五

少婦的丈夫姓鄺，是貨車司機。像他這一行的大多數人一樣，性格很爽朗豪邁，說起話來，既生動，又沒個停。這幾年，因爲添了孩子，妻子未能出外做工，留在屋子裏照顧孩子和打理這頭家。阿鄺除了揸車的時間，餘下的時間多半放在外頭，替工友做事，有時忙起來，是沒日沒夜的。但妻子沒有拖他的後腿，他也總是把工友的生活，社會上的事情，工會的工作，一五一十地說給她知道。兩口子的心倒是很相通的，因此相處得挺好。

阿鄺這天却意外地早回來，但是匆匆拿了東西就要走，說是從工會來，又趕着回工會去。妻子知道遇上這情形，是不好阻住他的，抱起那孩子，就說：「慢着，我跟你一起走。」

「我上工會去……」

「我就想上工會去呀，帶這個孩子去認認親人。」

「這是哪家的孩子？」阿鄺望一望這小孩，似乎有點面善，似乎又不認得。窮人家的孩子，愛在屋外跑，風吹日晒，總有個共同的模樣，黝黑，結實，差不離。

當他聽妻子說明，這是從災場裏救出來的，他很高興妻子能夠這麼做。聽到這是跛林從泥裏抱出來的，忍不住嘆讚地說：「呵，又一個！跛林眞是不簡單呵！」

怎麼說「又一個」？原來他在工會裏已經聽說，那個

賣牛雜的跛林，剛才被埋在泥裏，自己爬出來之後，又奮不顧身地救人。光是已知有名有姓的，便救了三個。現在，加上這個小孩子，是第四個了。

「好，我們馬上抱到工會去！」他嚴肅地說。

妻子担心地問：「那『傻婆』怎樣了？」

「還沒有消息呢。」

一邊走，阿鄺禁不住從心裏掏出剛才聽來的關於跛林的好些事兒。妻子聽着，聽着，加上她平日對這個跛漢子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印象，在他眼前，出現着跛林的一段生活小史，——他和「傻婆」結合的經過。

那是窮人家成家的故事，充滿了窮人家之間的愛呵。

六

那時候，跛林已經沒了一條腿了，缺一條腿的人，是很難找工做的。

他三十多歲了，弄了一輛木頭車子，在街邊賣牛雜。他沒有家，要說是「家」吧，那就是他那輛木頭車子。

木頭車子的一半，是放牛雜㕘的，下面放爐子，賣牛雜時，爐火熊熊，把牛雜滾起來，香氣四溢，這才吸引主顧。

木頭車子的另一半，是他的家當。說是「家當」，不過幾件舊衣服，兩張破毛毡，和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

晚上，收檔以後，他把木頭車子推到一間戲院後面的小巷子裏，借那裏一道簷蓬，鋪上拾來的蠟青紙、鷄皮紙，把衣服捲做枕頭，蓋上毛毡就睡覺。

也是這道簷下，離他不遠的地方，在戲院堆放雜物和垃圾的一間小房子旁邊，有一個長形的木籠，說它是木籠，因爲它既不是箱子，更不是房子，好像鷄籠一樣，用廢木箱的箱板釘成，上邊是密的，是廢鐵皮拼凑起來的頂，一邊靠牆，一邊靠垃圾房，正面長長的一邊是可以揭開的「門」。另一面，正好對着跛林，却是幾條疏木板，看起來就像個木籠。

木籠裏住着一個姑娘，人家叫她做「垃圾妹」。

這木籠，也不是「垃圾妹」搭的，說來話長，垃圾妹的父親，原是這戲院的電器工人，有一天爬到戲院天花板修電綫，踩下來死了。

做妻子的抱着年幼的女兒哭到戲院，總算給收容到這

裏掃垃圾，做清潔，女兒日漸長大，就幫着母親做，她們本來租山上木屋住，爲了戲院散場已是深夜，母女倆遠道上山不方便，母親索性在垃圾房旁邊搭個木籠，母女倆收工就鑽進去睡覺。

母親日裏替附近街坊倒垃圾，被叫做「垃圾婆」，女兒就叫「垃圾妹」。

垃圾妹十六七歲，母親在一次颱風中，拖女兒到垃圾房躲避，自家兒却觸電死了。

女兒搶救母親，被彈開暈厥。

垃圾妹死了母親，觸過電，身心都受了傷害，變得有些痴呆，不大講話，但仍會推木頭車去倒垃圾。

那時候，跛林還沒有來。

跛林來的時候，已經發覺這木籠裏住着垃圾妹。

此時垃圾妹已經二十多歲了。她不睬人成了習慣，當然也不睬跛林。有人不叫垃圾妹，叫她「傻妹」了。

跛林從街坊裏知道垃圾妹的身世，非常同情她。

垃圾妹又矣又瘦，營養不良，大籮垃圾也捧不起。

跛林早上買了牛雜回來泡製，見垃圾妹捧不起垃圾籮，常常就幫她一手。垃圾妹既不道謝，也沒有任何表示。

好久，兩人沒有一句交談。

垃圾妹自己在垃圾房邊煮飯，跛林也在那裏自己煮飯，各煮各的，各吃各的。

跛林見垃圾妹沒有餸菜，有時送一碗牛雜給她。

垃圾妹病倒了，跛林煮白粥給她喝，代她倒垃圾。

在跛林來說，這完全是同命相憐，但却引來一些好事之徒的閑言閑語。

「這個跛佬，一定是想滾傻妹！」

「我不是滾她。」閑言傳到跛林耳朵，跛林向街坊解釋：「只是見她太可憐，你們看，她不是很可憐嗎？」

「傻妹是個木頭人，只會倒垃圾，你獻殷勤，也是白費，反正她不會嫁你，你一條腿的人，也請自量！」

「我這條腿沒了，我的老婆兒子，也給別人滾去了！」

跛林這時才稍吐露自己身世：「我會做那樣的事嗎？」

跛林眞不是那樣的人，他這人很仗義，在戲院前擺賣，猪籠車來了，要捉幾個去湊數，他就挺身而出，高聲爭論起來，讓同業們跑掉。

他坐過牢，還被打傷過，小木頭車沒有了，他又釘一輛，找舊工友籌幾個錢，又煮起香噴噴的牛雜來。

舊工友廠裏有事，關了廠，他就推了牛雜車去慰問，硬要工友吃他的牛雜，人家付了錢，他就作爲「義賣」，

又把錢拿出來。

街坊出現孤兒寡婦，他就用歪歪斜斜的字體寫信到報館去，自己也捐了錢，並且向街坊捐錢。

他說：「窮人不幫窮人，誰來幫？」

大家看清楚跛林是個光明正大，老實仗義的人，那些閑言閑語也少了。

垃圾妹也不是「木頭人」。她常常看跛林在街喉洗牛雜，跛林有時提了那桶牛雜回來，有事走開了，垃圾妹就提了牛雜去街喉洗，她很有耐心洗，洗得很慢，但是，洗得很乾淨。

垃圾妹不知什麼時候，把舊木箱板積起來，積得老高，也不知積來做什麼。

一天，垃圾妹自己找來錘子釘子，釘起來，看樣子，她要多釘一個木籠。

她實在不會做木，手又笨，長長短短，釘得不齊不整。

跛林見了，心想她也該做一個新「窩」了。他略懂做木，便到附近借了鋸、鉋之類架生，幫垃圾妹搭了個新窩，問她是不是把舊窩的東西搬進去。

但垃圾妹却把跛林推進窩裏，開了腔：「你的，你的！」

跛林感動極了，垃圾妹實在不是傻妹，更不是木頭人呵！

從此跛林與垃圾妹有話好談了，而且有談有笑。

街坊見他們實在相好，那些說過閑話的也不再說了，有人向跛林說：「你娶了垃圾妹吧，我們街坊這就放心了。」跛林只是笑道：「人家肯跟我這跛佬嗎？我的老婆，也因我跛了給人引誘去的，連我兒子也帶走了。」

「垃圾妹可是個實心實意的人，捱慣的呢！」

「我知道，可人家——」

直到這古老的戲院要拆了。戲院後巷兩個木籠窩裏的一男一女，也要搬走了。

「你搬那裏？」垃圾妹問跛林：「我跟了你吧，好不好呢？他們都叫我跟你。」

「你跟我？我睡街邊，只得一條腿！」

「我們生孩子，不會跛的。」垃圾妹眞摯地說：「我又積起許多木箱板，找個地方，再搭個窩吧！」

跛林知道，他不想再說什麼了，這個願跟他一起睡街邊的女子，才是眞正能同甘苦，共患難的伴侶，大家都經歷過不同的，又可以說是共同的苦難！能貼心哪！

把兩個苦難人的命運，結到一塊，將來風雨途程，也許再能互相照應。

跛林找到另一條後巷，又搭了個矮鋪，比以前的稍寬一些，但還是要鑽才進得去的。

幾個要好的街坊、舊工友，「羅漢請觀音」，在一間飯店裏請他倆吃了一頓晚飯，算是賀他們結婚。

跛林和垃圾妹，就在街邊那個「窩」裏結了婚。……。

七

「這還是他們搬來之前的事吧？」

「是呀，是早十幾年的事。」

「他們怎麼又搬到這個地方來住呢！」

妻子問，傷心地望望那一片黃泥。多麼觸目驚心的事情！那裏，幾小時之前，還是一個熱鬧的「安置區」，屋子一間挨一間擠着，大人們從那裏鑽出來匆匆地去上班，回來的時候拖着遲鈍的步子，但那還算是個窩，孩子跳，狗兒叫，鄰人見面點頭，交談着生活中的困惱。……

現在，都沒了，一堆泥，一堆泥。裏面有多少生命呵。——也許現在不能叫做生命了，然而……。

阿鄭抑制着激憤，繼續叙述跛林搬到這裏來的經過。

八

跛林仍然賣牛雜，垃圾妹仍去倒垃圾，被人叫「垃圾婆」了。

在垃圾妹懷了第一個孩子的時候，跛林對妻子說：「我們去找一間房住吧，將來有孩子，怎能住這矮窩呢？」

「住樓麼？」垃圾妹笑了：「我那麼大，未住過樓呢，這可好！」

跛林去找房子，但算一算租金，他可付不起，妻子臨盆，還有一個短時期不能做工。而且租了房還要買傢俬。他想，不如把那個窩蓋得高一點，加寬一點，像間屋子，然後，買一張舊鐵床，搬些舊枱櫈，這不就是個「家」了麼？

跛林停了兩日買賣，興致勃勃地把那個「窩」改建成木屋，用低廉的價錢買回來一些舊傢俬。迎接孩子出世。

那一晚，跛林去賣牛雜，又連人帶車給搬上猪籠車，他是走得最慢的一個，因此，捉人的說他「重施故技」，故意阻擋他們的行動，把他扣押了一天。

第二天，他拄着木杖，推着木頭車子回「家」。

一進後巷，他吃了一驚，巷裏空空蕩蕩的，他的妻子呢？他的屋子呢？

走到屋子原來的地方，只剩下殘餘的木碎。

他拄着木杖，跑來跑去，高喊着。

街坊圍過來了，告訴他，他的屋子「屋大招風」，被視爲非法建築物，「霸王屋」，今早來了一羣人，斧鋸齊施，連木板傢俬都搬去了。

「我老婆呢？」跛林急問。

「她出來爭論，被推倒在地，破了水包，我們把她送了去醫院。」街坊說：「你趕快去看看吧！」

跛林趕到醫院，好不容易見到面如黃蠟的妻子，身上還有不少傷痕，呆呆地看着他，護士說，已經產下一個女兒。但產婦身體受傷，很虛弱，而且精神受了刺激，只會呆呆的看人。

已經漸漸得到溫暖和歡樂，而且漸漸活潑起來的垃圾妹，又呆滯起來，而且比以前更呆滯，當跛林抱着女嬰，帶她出院時，她不再說一句話。

跛林的木屋被拆掉，妻子受了刺激，街坊關心他們，介紹他到另外一片爛地的木屋羣裏，租得一個小房間，跛林多方交涉，把傢俱衣物領出來，安頓好妻子女兒，總算

有一個「房間」了。

但租房子給他的人告訴他，這也是「霸王屋」，隨時可能被拆的。

「拆屋就要安頓我們！」跛林說：「上一次，我妻子女兒幾乎連命都給要了，現在我妻子傻了，還想迫我怎的？」

附近發展成工廠區，跛林把他木屋房子的板門拆開，開了個牛雜檔，賣粉賣麵，方便上班下班的工友。

妻子傻了，不會幫手了，連家務也不會做，整天呆呆的坐着，被人叫傻婆。跛林除了賣粉賣麵，做前前後後的許多事情，還要照料妻子、女兒，煑飯洗衣服，「一腳踢」包起來。

其實那時開始，他已經揹着女兒做生意了。

跛林仍然是個熱心人，他跟附近工廠的工人都很熟了，跟工友們聊天，工廠有糾紛，他又把牛雜車推去，他說：「我這腿也是在做廠時斷的，我現在入不了廠，但我也是工人一分子，我們是兄弟！」

他做了他能夠做的。

傻婆在跛林照料下，隨着時日的推移，病也逐漸有了轉機。所謂「轉機」，只不過稍爲靈活一些，會向人展現笑容。

但跛林已經很高興了，因爲總算略有起色。

女兒六七歲，也幫手洗洗碗，端端麵了。

女兒九歲，兒子出世，跛林很高興，好在女兒又已經會帶弟弟。

但這木屋羣的爛地，又有人看上了。

跛林屋前貼上紙條，白紙黑字，要他們限日自行拆遷，否則就要「代行拆除」。

「安定」的日子沒有過了多久！但這種事情的來臨，在跛林和他的街坊來說，是意料中的事。不行，得爭一爭！

跛林是代表之一，奔走交涉。

但是，那一天，爛地周圍都是黃衣大漢，一層層，一隊隊把他們圍起來。

擴音器播着無情的警告聲。「刀斧手」扳着機器一般木無表情的面孔，「砰砰嘭嘭」的開始拆屋。

跛林妻子、孩子，被從屋裏拖了出來。傻婆又給推倒在地下。

跛林和代表們正在交涉，對手露着笑臉，攤着手，搖着頭，儘管跛林他們憤憤地在指斥不公。

屋羣很快變成平地，木料運走。

女人和孩子對着被毀的家園痛哭。

傻婆那略略透出點光采的眼睛，又呆滯起來了。

跛林又找到一處爛地，和以前的街坊們一道，再把家園重建起來。

那是觀塘的一處工廠區，跛林仍然賣牛雜。日裏，他爲工人們煲粉煲麵，晚上，他推了牛雜車，到戲院前去賣。

傻婆也想幫手，但劃了火柴，却常常點着別的東西。

跛林幾次送她去醫院，却要差館「寫紙」，到了差館，却說「未斬人，不算發神經」。

跛林氣極了，這不僅是老婆的病要醫，還是街坊的安全問題。

「你們去住樓吧！反正你們那地方快要拆了！」對方說。

「我們能住樓，何必住寮仔？」跟跛林一起去交涉的街坊答：「你該給我們樓住。現在明明有病的也不收，是不是想燒光了，燒死了，省得要拆要醫理？」

力爭之下，傻婆入了精神病院。

跛林去賣牛雜，有時女兒在家看住弟弟，有時一起出去，跛林見女兒揹弟弟久了，疲倦，他就自己揹着，讓女兒幫手洗碗。

傻婆不久又回來了，仍是痴痴呆呆。

跛林有時連兒女被帶上猪籠車，不夠錢保出來，如果街坊未知道，傻婆就要餓飯。

日子不是人過的。

女兒入了附近工廠做童工。

這爛地又要「發展」了，跛林他們又「限期自行拆卸」。

「不安頓我們，我們不拆！」跛林說。

到了那一天，像上次一樣，黃衣大漢，鐵帽籐牌，如臨大敵。

跛林和街坊們都站在屋前，靠得緊緊的，雙方對峙。

「爸，爲什麼這裏那裏，到處都不讓我們住？」女兒問爸爸：「又不讓我們賣東西，爲什麼？」

「爲什麼？我正要問他們呢！」跛林走上前去。

答應延期，對方撤走。

但是，未到期限的一個早上，人們上班的上班，開檔的開檔。忽地幾輛大車開到，迅雷不及掩耳，爛地上的木屋片刻被車上的人拆光了。

孕婦、老婆婆坐地痛哭，傻婆也在地上發呆。

跛林聞訊回來，看見就是這個情景。

「不要怕！總得找個地方住下來！」跛林對兒女說。

先在一個貨倉旁邊暫時借宿。

女兒的工友找來了，說海邊又有一幅爛地，有人在搭木屋。

「我們去！」跛林拄着木杖站起來。

「爸，將來又要拆呢！」女兒說。

「總得有個地方住嘛！」跛林道：「走！」

「阿伯，我們幫你！」工友們都說。

到了那地方，有個工友看見一個高個子外省人也在搭屋。便說：「老周，我這工友的屋，在那邊拆了，這裏成嗎？」

「你不看我？」老周道：「我是在那頭剛給拆平了的。誰要來？我有多的木料，就在這旁邊吧，添幾塊木板就夠了。」

「是這位阿伯。」工友介紹：「姓林！」

「叫我跛林吧，周先生。」

「別叫先生，我是做司機的，兒女多，沒辦法住上樓，只好這裏搭搭，那裏搭搭，四海爲家嘍！」老周道：「做個鄰居吧，咳，我看你眞像一個熟人！」

「像一個熟人？誰？」跛林觸發了一件心事。

「一個年青人，我跟他共事過，跟你眞像！」

「多大年紀？」

「二十二三。」

「什麼名字？」

「金繼業。」

「不認識。」跛林搖搖頭：「幹什麼的呢？」

「高級職員，股東的兒子，不過，聽說不是親生的，是母親改嫁帶來的兒子。不認識就算了，我只是看他很像你，隨口說說，我們窮人跟他們那麼有錢的，能攀什麼關係呀？」

「且慢，你見過他母親嗎？」跛林注意起來。

「聽說早已死了。」

「你現在有機會見到他嗎？」

「有，常常一塊泊車。」

「老周，來，我告訴你一件事。」跛林把老周拉過一邊，工友們搭起屋來。

跛林把失去妻兒的事告訴老周。

「他現在有了錢，想來不肯認我，我也不想攀他。」

跛林道：「如果能證實是他，知他下落，那就算了，你問問他母親姓不姓董。」

「明天告訴你，但這屋明天未必搭得好吧。」

「我住那邊貨倉旁。」跛林遙遙一指。

第二天，一輛小汽車駛到貨倉前，先走出老周，一個穿着時髦的青年走出來，一副不耐煩的神色。

「跛林！」老周喊。

傻婆瞪着呆滯的眼睛。

「就是這裏，他不在！」老周指着貨倉旁的破爛雜物。

「算了，你別告訴別人！」青年跨上車去，準備開走。

「回來了，回來了！」老周指着前面喊：「跛林，快點，快點！」

「算了，我不見他！」青年要開車了，老周忙拉住他。

「這樣走，不好意思嘛？」老周道：「如果對了，倒是好事情嘛！」

跛林帶着兒女，跑到汽車前面。

「跛林，沒錯，他母親姓董！」老周喊。

「你是阿洪！」跛林一眼認出來了。

「不對，認錯人了！」青年急於開車走，忙打着火。眼也不看跛林。

「沒錯，你看，多像嘛！」老周還在喊。

「不對？認錯了？」跛林看着這傲慢的年青人，這確是他當年被帶走的兒子，連臉上的痣都認出來了。

但是，看他神色，是嫌這個父親太窮，連房子都沒有，要睡在街上，因此，他不認了。

「不對就算了，當我沒生過這個兒子！」跛林拖着阿女和阿仔的手：「不過，我也不失禮我的兒女，我一條腿，父親是我，母親是我，把他們養大，使他們自食其力，不怕艱難，不去貪威識食，貪慕虛榮——」

青年未聽完，就踩油門，車動了。

「你現在認我，我也不認你，快走！」跛林大叫一聲，像一陣風，「呼」的把那小汽車吹走了。

「有志氣！」老周拍着跛林的肩膊：「看不出，你一條腿，志氣却大，眞是一柱擎天！那小子太不成話。——那邊屋子搭好了，這就搬走吧！」

老周去借木頭車，跛林收拾東西，老周把車推回來，貨倉有人出來說：「你們快走，老闆說這裏不許住人。」

「是小金搗鬼！」老周氣憤地道：「他跟這貨倉的老闆是朋友。跛林，別理他，少一個不認父親的兒子，還有

我們朋友呢！把東西搬上來吧！阿女，攙好你母親！」

跛林跟豪爽的老周成爲莫逆之交，比鄰而居，互相照應。阿女亭亭玉立，十三歲多，已跟媽一般高了。阿女在工廠裏，也漸成熟練工人，有了她去做工，家裏多一根支柱，阿仔也走走跳跳，天眞活潑，傻婆呆滯的臉，漸漸又現出笑容來了。

每每是傻婆比較有起色的時候，禍事就來了。

這幅海邊爛地，又要拆木屋。

住在這裏的人，都已經很有經驗，正如跛林一樣。他們一邊不讓拆，一邊提出了要求。

都是多災多難的家庭，趕他們那裏去呢！

對着木屋前密密的人羣，堅決的臉孔，來人撤走了。

跛林和老周他們分批留在家裏，應付事變。

但是，一個深夜，他們又突然被包圍了，屋裏拖出人，「刀斧手」用利器，繩索，摸黑把木屋羣砍倒拖倒。

跛林老周他們拖兒帶女去奔走交涉，最後，才被「安置」下來。

就在這本來是大水坑出口的地方，闢了幾個平台，算是「安置區」。

跛林與老周比鄰而居，一同經過多少個風雨的晚上，多少個下蒸上晒的白天。一同受到蚊蠅的侵襲，老鼠穿家入戶，蟲蟻到處爬行，垃圾遍地，沒有電燈，街喉常常沒有水……

不是人過的日子呵！

附近都是徙置樓，跛林老周他們不止一次要求「徙置」，回答老是一句：「等待」。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還是「等待」。……

來到的，却是這一個不幸的日子！

九

工會與平日顯得不同，不僅僅比平日人多，忙碌，主要是有一種特殊的氣氛籠罩着。這裏，那裏，人們一堆一堆地忙着，緊張而有秩序。爲了救災，爲了盡可能地給予受災的兄弟以最及時的援助，人們帶着熾熱的親情，帶着嚴肅的戰鬥情緒，忙着，忙着。

「跛林在什麼地方？」阿鄺到工會救災辦事處問一位在辦事的工友。

剛剛聽完跛林故事的鄺嫂，關切的心情又多了十分。緊緊的抱着那個小孩，等待那工友的回答。

「還在醫院裏。」那工友翻着受災戶紀錄，找出跛林那一頁。

「沒什麼要緊的吧？」阿鄺夫婦差不多是同時截住話頭問。

「……那僅有的一隻腿，也傷得厲害呢。骨頭？骨頭聽說沒事，可是擦傷、割傷的地方，數不清多少處。」

「在說跛林嗎？」有人插口。

「是呀，小李，今天是你去看他嗎？」

「是！我送湯水去。」小李道：「他整條腿給包起來了，昏睡着，還在叫老周。」

「老周呢？」

比嘆息更令人難受的沉默，代替了回答。

「這裏有個小孩，是跛林救出來的。想找他認一認，看是誰家的孩子，可是……」

叫小李的那個年青人，他一見鄺嫂懷中睡着的孩子，忽然叫了一聲：「等等，等等！」就飛跑去了，一邊跑，一邊叫着誰的名字。

這兒幾個人楞了一下，只好等着。

旁邊，有人在談着老周與跛林的一件事——

端午節後一天，狂風暴雨之後，跛林和老周家都被水淹住地下，後面山坡上，山泥零零星星地滾下來，一開門，就有泥塊滾入屋裏。

「危險！」老周跟跛林在商量：「趕快去打電話！」

老周打了電話回來，對方說叫人來看，但一直沒有人來。

泥塊越來越多，山也好像在動。

「我去！」跛林拄起木杖。

「還是我去。」老周道：「一來上次是我經手，二來你行走不便。」

「一定是你本地話講不清楚，叫阿女跟你去。」跛林說。

老周帶阿女去了。

回來說：「他們說，看過了，沒事，叫我們放心。」

「還怎能放心？」跛林道：「可得注意，隨時準備才好。」

阿女回來說：「剛才借電話的地方，收到電話，說這裏沒事，說周伯伯發神經，以後別借電話給他！」

老周氣得說不出話來。

「星期日人齊，叫大家都來看看。」當時跛林道。但是，星期日，一早就來了那一場狂風暴雨。

聽的人，都被說不盡的憤激攫住了。

——在那麼隨便的幾句話之後，遭難的何止老周一家呵！

辦事工友翻出了受災戶紀錄，老周全家死亡，只找到他一些親友地址，已有工友去探訪。協助認屍和辦理喪事。

這時候，小李跑回來了，拉着一個少女。他叫着：「阿女，你來認認，這不是阿仔嗎？」

她是跛林的大女兒，給一羣工友救出來的，還好，傷得不重，也不多。十多歲的女孩子，母死父傷，茫然不知何去何從，工友把她接回工會暫住，這時刻，她忘了周圍的一切，一下子搶也似的摟過了那個小孩子，連叫着：「阿仔，阿仔！」是她弟弟呵，是她親人呵。

阿仔醒過來，發現自己在姊姊的懷抱裏，笑了。神情也活躍起來。

是跛林的孩子呢！眞想不到。這一年多來，不大見跛林揹着孩子賣牛雜了，不是很熟的人，認不得他的孩子出事的時候，老周叫着：「跑呀，大家快跑呀！」自己却又回頭跑去，一邊對跛林喊：「我去把傻婆揹出來！」

這是老周留給跛林最後一句話，一副身影了。他在生命的最後一息，做的事是捨己救人。

可是老周一家，到那時爲止，沒有救出一口來。

啦。更主要的是，跛林從泥裏抱出這個孩子的時候，也沒認出這泥孩子是誰。不是認不出，他那時刻沒有想到認人，只顧奮身救人，一秒鐘都是放鬆不得的呵！

因此，阿鄺和鄺嫂，一直就沒想到，這就是跛林的孩子，阿仔。這時候，他們得到的是意外的驚喜。同命運的兄弟們少一分損失，少一分悲痛，在他們，是像身受一般的感覺呵！

姊姊疼着弟弟，疼着，說着：「姊姊帶你去看爸爸，姊姊帶你去看爸爸！」

阿仔笑了。又說：

「媽媽呢？」

媽媽呢？姊姊的眼光透過窗口，望出去。

媽媽，他們的媽媽，給掘出來了，在殮房的屍堆裏。

阿鄺和工友們，陪着阿女去認屍。

一入殮房，臭氣薰天，踏進走廊，兩旁地下都是屍體。

「呵！」阿女掩着眼睛，哭了。

「阿女，別怕，這都是我們的街坊！」阿鄺扶着阿女。

但是，他看見那些屍體，有些兩手高舉，側着頭，彎着腰，屈着膝，顯然是用雙手竭力地頂着覆蓋下來的山泥。有些缺了手，有些缺了脚，有些已經發脹，有些臉上血肉模糊，有些肚子破了，腸子拖了出來……

「我們的窮苦兄弟，怎死得這樣慘！」阿鄺又是心酸，又是憤恨，他牢牢地握着阿女的手臂，直走到走廊的末端。

殮房工友指着地下一個已經發脹的女屍。

「阿女，別怕，你看清楚。」阿鄺看見這女屍口裏咬着一樣東西，是什麼呢！看仔細，源來舌頭突了出來。

再看看旁邊每個屍體，都「咬」着這樣一段舌頭呵！面前那女屍，鼻孔裏有些小蟲在爬進爬出。

「你認認衣服吧！」殮房工友說：「面孔很難認了。」

「阿女，那天，你媽是不是穿這件格仔衫？」阿鄺扶穩阿女，指着那已綻開的衣服。

阿女睜開眼睛，忽然大叫了一聲：「媽呀！」身子就軟了下來，往阿鄺身上一靠……

她昏倒了。

阿鄺被阿女這一靠，身子向旁一側，幾乎滾倒在屍體上。

他把阿女扶出去，工友給阿女擦藥油，好不容易，阿女醒了，工友教她簽了字。

「傻婆」和老周一家一起出殯。

跛林的傷沒全好，醫院却叫他出來。恰好趕上送殯。

這一天，他拄着兩支拐杖，掙扎着，把幾副棺材送上山。

他沒什麼親人，老周的親人也不多，送殯的是一大羣街坊和工友，包括阿鄺、鄺嫂和小李等等。

這一天，細雨霏霏，填場山路很滑。

阿鄺和另一個工友扶着跛林，鄺嫂扶着阿女，小李拖着阿仔，跟着棺材上山，跛林跟在妻子棺木後面，阿鄺打着雨傘，穩穩地扶着他走。

跛林腿傷未癒，走得很吃力。

「歇一歇吧！」阿鄺說：「等一下我們再跟上去。」

「對，下午還要去領那些救濟金，官府的手續，可是很繁瑣而且麻煩的。」另一個工友道：「現在太辛苦，下午可不夠精神呢！」

「領錢麼？」跛林仍然走着，看着棺木：「金子不會笑，銀子也不會笑，可我一家大小，從前常常哈哈大笑，別看傻婆傻，她可很會逗人歡喜，可現在，人都沒了——」

「錢還是要領的，那是社會人士的心意。」阿鄺說。

「當然。」跛林道：「老鄺，你們跟我一道去，領了出來，你們替我放好在銀行裏就是了，還有一件事跟你們商量，我能跟阿女一道，到工會暫住些時候麼？」

「我們正是要接你回去住。」阿鄺道：「別說是老工友、老街坊，就算——」

「阿鄺，你我可還是初相識呢！」跛林道：「不過，我們可是兄弟呵！」

前面是一條山澗，「傻婆」的棺過不去。

忤工們正在想辦法。

「幫一把！」阿鄺把雨傘遞給另外一位工友，跑上前去，幾個送殯的工友也一道上前，幫着忤工，把棺材抬高，過了山澗。

「謝謝你們，謝謝你們！」忤工們邊抬棺木上山邊說：「抬這麼久棺材，還沒見過送殯的人幫手抬棺材的……」

阿鄺想，棺材裏的，可是我們苦難的姊妹呵！

上了山，棺木隨着繩子，慢慢地放到早已掘好的洞裏。

傻婆，老周一家，從泥裏掘出來，又埋下泥土裏。

阿女和阿仔站在父親前面，跛林讓拐杖倚在旁邊，雙手扶着兒女的肩膊。

「那些泥，埋掉你們媽媽，埋了周伯伯一家人。」跛林在兒女耳邊說：「有一天，你們長大了，要埋掉這給無數人帶來痛苦的一切！」

厚厚的黃泥，有多少生命埋在裏面，像一些種子！

陳文插圖

故事

凌若清

誰不知道這都市
有人渴求美麗的一張臉
勝過心靈的純潔
爲什麼
那周旋在你身旁的她
卻得不到你深厚的情誼

「沒有心靈的相知
美麗的外表
如何能架得起
一度眞摯的橋」
我聽到了你的心語

我們一起
那樣高興
暢談地球的風雲巨變
訴說社會的腐朽不平
你吹起戰鬥的號角
我拉緊强勁的弓弦
時代的雄音更把我們連結

我們一起
那樣歡樂
磨練荒廢了的字跡
舞動沉寂了的筆桿
你鼓舞我寫下絢麗的詩行
我勉勵你繪出壯美的新章
同樣的旨趣愈使我們相向

歲月平添了我的皺紋
辛勤淘白了你的鬢髮
共同的理想中並肩
我們的愛
經得起任何橫逆和考驗

誰要知道這都市
憑美麗的一張臉
換取不了眞正的情誼
有一個平凡的故事
我們願意再三細說

風箏

·古杏·

仰望，仰望這晚晴的天空。天空還帶點灰暗，可能是兼旬的雨水，日夕浸淫，使它有點發霉了吧。

但那一邊却透出了微弱的陽光，而且正是這一綫陽光，給人們帶來了天氣轉晴的希望。

雖然時近黃昏，要它衝破陰霾，使一切都豁然開朗，似乎已經不大容易；但它畢竟還有撥開雲霧，澄清一方的功力，那邊天際不是逐漸露出一抹湛藍了麽？

凝望間，沒有多少時候，湛藍擊退了片片灰暗，一下子彷彿半邊天光波閃耀，原來是那裏的高樓大厦的玻璃窗戶反射的光影。

這時，屏障一般的山丘充滿了碧綠，並且像正在吐出一顆一顆的水珠，連遠望着的人也感到有點清凉。

遠山的輪廓也出現了，構成了圖案般的層次：一層是綠油油的，一層是淡藍的，一層是淡灰的；遠一些，白的；再遠一些，似乎也是白的。

「你還能看得多遠？」

我看得不多遠了。可是，我知道，再遠一些便是嶺南疆土，更遠一些則是江漢平原，更遠更遠一些該是北國風光，該是邊疆勝境。……

由凝望轉而凝思，我頓時覺得自己彷彿置身在一個寬

廣無邊的大花園裏，也分不出是春日載陽的節令，還是金風送爽的時節，總之是春秋佳日，有春夏之交的溫煦，也有初秋的清朗，天空的異彩，正在引人仰望……

這不是赤、橙、黃、綠、青、藍、紫的彩練當空舞；彩虹固然絢爛奪目，可往往一瞬即逝。

這也不是飛鳥的行列；對於南飛的北雁，或者其他集羣的禽鳥，我的腦海中存在的影子不是這樣的。

這也不是什麼星辰橫掃長空，也不是什麼人造衛星向我們的頭頂飛越而過……。

「那麼，在你的凝思中，天空出現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幻象？它是否在你心中織成了一個一個綺麗的夢？」

噢，天空也可以變成一個舞台，讓人們在那裏表演非凡的技藝，或者縱橫馳騁，若奔馬，若游龍；或者從容漫與，如逍遙林下，寄意花間。不管怎樣，都是有凌雲之志，並且已是得意於長空。

但，且不要以爲這裏說的是飛行表演，因爲在人類歷史上，一千幾百年前，便有了這種玩藝，而那時人們雖有飛渡、遊仙的夢想，却還沒有眞實的航空的工具。他們利用長長的綫，利用生物的造型，利用氣流的煽動，便把天空做爲舞台，一邊發揮各自的特長，一邊也寄托了各自的憧憬。

「你把謎底揭開了。這如果不是風箏，還可能是什麼？可你爲什麼在晚晴天氣，想起了這個玩藝？」

人的記憶力，本來就是一種奇異的性能。當此四、五月間的晚晴，我一下記起了年少時，自己的小兄弟爲了能趁點晚風一試他們自製的風箏，從而激起了莫大喜悅的情景。當年他們的喜悅，我至今雖然還能體味多少，却不能用筆墨來形容；因爲這莫大的喜悅，也不是單純的喜悅，而是一種複雜的情感。

風箏，這是人類智慧的珍貴產物。但它並沒有在我的心中織成什麼綺麗的夢。就算是風箏的夢吧，其實也很久沒有浮現過了，只是在今年，才撩起了一些回憶的碎片。

記得是四月中旬的事。一家出售中國工藝品的公司，幾乎是出人不意的，在櫥窗裏突然陳列着七彩的風箏。一看，給愣住了，幾乎要驚呼：這是什麼東西？似曾相識。但分明是祖傳的製作，不過造型、色彩已經跨前了一大步。這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風箏。

多少年來，人們慣看了那種簡陋的紙鳶，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很可能大都不曉得什麼叫做風箏。他們知道中國的人造衛星會奏出美好的樂曲，却可能不知道中國的風箏

也會發出引人遐想的音韻。

當時我向那家公司的售貨員打聽，知道風箏還是首次到港，有二十多種款式，那就是鳳凰、金魚、蜻蜓、蜈蚣、貓頭鷹、蟬、蝴蝶、鵪鷹、蝙蝠，還有其他。

一個竹製的骨架做爲軀體，一般加上了翅膀，有些自然還加上尾巴。別緻的是可以分拆，摺叠起來，放在一個狹長的紙盒裏。

嘿，忘記說了，大多數風箏都裝上一個風鈴，也就是一個可以隨風轉動的軸，在空中飛翔的時候，會發出顫動、曠遠的音響。

這些風箏來自天津。據說北京、上海製作的也有出口。廣東的呢？暫時還沒有。我想着，雖說是祖傳的製作，但有些從沒有看過。

家鄉的風箏，比較美觀的，記憶中只有一種吊脚鷹，那紅色的翅膀，擺動的尾巴，就算是搖曳多姿。

還有一種歪嘴鷹，形狀有點兇，現了兀鷹的神態，却不免帶上醜陋，孩子們是不喜歡的，成年人看了也有點不是滋味，我就從沒有看到過它在空中飛翔。

「在中國，今天凡是美好的事物，都在發展，都在進步，焉知明天你家鄉的風箏，不會以斑駁的色彩、豐富的造型，同樣在這裏的櫥窗出現？」

是的。我不如講講眼前的珍品。這就是鳳凰。頭部有點像孔雀，溫柔中帶點自豪的神態。一雙翅膀，長四呎左右，貼身的部份作鱗狀，翡翠，黃斑，顯得金碧輝煌；外層扇羽，顏色深淺相間，有立體感。通體以粉紅色爲基調，當得上艷麗二字。爲了使它在空中容易保持平衡，還拖着一雙描成波紋的尾巴，飛翔時擺動起來，一定別饒風致。

那有一雙凸眼的，誰都知道是金魚。和春節時藝人們紮製的魚燈很不相同，應該說是生動得多了，雖然形體不那麼逼眞，但藝術作品本來就重視於神肖。最引人欣賞的是那分岔的尾鰭，寫實中有寫意，金紅與乳白相間，看來就像顯出了透明的脈絡。

人們會想像，這些五彩繽紛的風箏，迎風飄動，飛鳥與游魚共處，秋蟬與蜈蚣並駕，是一個怎麼樣引人入勝的空中動物園，是一個怎麼樣的和平、愉悅的境界。

但是，就我來說，想像中的美景，代替不了往事的追憶。三十多年前，小兄弟趁晚風一試自製的風箏，他們的所謂風箏，不過是洋紙一片，拖上一條用習字簿的廢紙連綴起來的尾巴，實在寒酸得很。何況，玩了一會兒之後，

還聽祖母給我們講了個風箏故事，並不是惹人歡笑，而是帶點凄切、陰森氣息的呢！

當年祖母的話我已經記不大清楚，却還留下個大概的印象。她那時差不多七十歲了，坐在門前給我們講故事。老人家很容易動感情，我至今還依稀記得她那顫動的語音和帶着悲戚的面容。她說：

「你們的表叔在生的時候，也是非常喜歡放風箏的。他放的是自己製造的風箏，紙片、竹籤都是從垃圾堆裏撿來的。可他放風箏倒有兩手，鄰舍的孩子要等風大了，才能使風箏飄上去，但他不知道是從哪裏學來的本事，稍微飄過一陣輕風就行了。碰上好風色，他往往只須把繫住風箏的麻綫輕輕一牽，風箏搖擺一下，就猛地扶搖直上，飄上去，飄上去。鄰舍的孩子看着，都羨慕得什麼似的。

「有一天，你們的舅公從外邊回來，還喘着氣，便向你們的表叔問道：『你放風箏的時候，有沒有看見空中有一串什麼東西飄過？還發出叮噹叮噹的聲響的。』你們的表叔說：『沒有。』舅公便不大高興，怪責你們表叔只會放風箏，說自己養的兒子不爭氣！我問他是誰看到那樣的東西，他也說不上，只說有人親眼看到的，那是一串一串閃閃發光的金錢，是老天爺給窮人撒金錢啦！……」

小兄弟和我異口同聲地問：「舅公有拾到金錢嗎？」

祖母把雙手一攤，說：「他拾到就不會着急哪！連個銅錢也沒有，還說金錢哩！老天爺沒眼睛，撒金錢也不撒到窮人跟前，恐怕都給財主們接去了！……」祖母顯然激動起來，歇了半天，咽了一口氣才講下去：

「自從發生了這件事，你們的表叔放風箏的時候就提心吊胆，神不守舍，生怕老天爺撒金錢，自己沒看到，沒聽到，會惹爸爸生氣。這一來，他的技術就丟了，風箏往往牽來扯去也飛不起，莫說風太微了，就是風色好也不行，莫說飛不起了，就是飛起來也失掉了那種自由跌宕的姿影。他放完了風箏，就沒有以前那種得意的神氣。他變得沉默了。

「又有一天，鄰舍的孩子走過來跟他閑聊，他就認眞地問那孩子有沒有看到過老天爺撒金錢。那孩子告訴他：『這是廟裏那個人說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那孩子還說：『老天爺那裏是撒金錢！我昨晚做了個夢，老天爺撒的是紙錢啦！就是人家做喪事用的那種紙錢哩。』……」

我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驚呼道：「紙錢！紙錢！」

祖母却似乎沒有留意，嘆了一口氣又講下去：

「可憐吶！你們的表叔當天晚上做了同樣的一個夢，

他夢見天空撒下來一疊一疊的紙錢，散開了，漫天都是，人們都驚惶地奔跑回家去，把門關起來，可是他來不及，而且摔倒了，空中的紙錢就一片一片、一千片一萬片地向他身上捲過來，他抵擋不住，就給壓倒了，窒息了。……」

小弟弟忙問：「他死了嗎？」

當時誰都沒有發覺小弟弟講了什麼。祖母却已傷心起來，用那長滿了老繭的手去揉眼睛。她定了定神才說：

「你們的表叔，身子瘦削，平時就有咳嗽，家裏窮，買不起藥，沒有料理他。自從做了那個夢，他心神勞鬱，總是躲開你們的舅公。不知怎的，一兩天後，就咯血了，倒在床上了。過不了幾天，人變得骨瘦如柴，看樣子是不行了！你們的舅公問他希望要些什麼？他說希望給他一隻好看的風箏！……」

這時祖母泣不成聲了，我和小兄弟也哭了，小弟弟手裏拿着的紙片風箏，跌落在污水裏了。

——這個故事，聽來使人心煩啦！

「可憐的孩子呀！如果他活到今天，怎麼樣美麗的風箏都可以得到；如果他今天仍在少年時代，還可以大顯身手哩。」

這都是眞話。天空還是那樣的天空；四季還是那樣的四季，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也沒有改變；可是換了人間。我生長在南方，以前難得看到北方的事物，今天看到了鳳凰啦、金魚啦、鷂鷹啦、蝙蝠啦，彩色繽紛，造型生動的風箏，也應該說是大開眼界的了。況且，這些風箏還要把我的眼光帶到更遼闊的境界，看到整個世界。有些地方，換了人間，有些地方，人間換了風色。

一個年青的姑娘，穿着清鮮樸素的服裝，側着身子，左手拿起一隻鳳凰風箏，甜蜜的笑容，欣然的凝視，她要把這種國產的珍玩，展示給來自五洲四海的客人。鳳凰展翅，盆花爲背景，構成一幅悅目的畫圖。——這是刊在報上的一張照片。鮮花、鳳凰、少女，那象徵的意味可夠豐富啦！

在中國的古書上，記載着利用風箏寄送書信的佳話。漢朝時代，曾經在戰爭中把風箏作爲傳遞消息和訊號的工具。北越和南越，隔着一條河，兩岸的兒童，利用風向的改變，各自把風箏送到對方，表達了互相思念的情懷，以及對國家統一的願望。

今天，在日本的上空可以看到中國的鳳凰，中國的鷂鷹、蜻蜓、金魚可以在美洲的雲端找到。人們就會引起奇想：中日之間，中美之間，放風箏的能手，將可以進行空中的交誼；彼此沒有會面，却藉着紙製的珍禽異鳥，收到

了遠隔重洋的友好的電波。

我此刻身居斗室，但想到蝴蝶的翻飛，燕子的雙翼，自己也就張開了想像的翅膀，翱翔太空，走向美好的未來。晚晴天，在浮想聯翩中，幾乎錯過了欣賞那淡淡的一抹晚霞。它，預示了明天的晴明氣象。我又想到，在南方已入初夏，但北方依然呈現着一片春色，正是放風箏的好季節；那麼，在一切寬闊的廣場上空，是否都在飛翔着種種鳥、魚、蟲，用絢爛的彩色點染晴天，男女老幼，處處歡聲，歌頌着生活的美滿！

噢，我的奇想又來了。我要加入他們的行列，放起自製的風箏，那將是一個盛滿花束的巨大花籃，花籃的雙耳猶如蝴蝶的翅膀，它的底部猶如鷂鷹的尾巴。它飛到高空遠處，把花束撒下來，投送給世界各國爲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人們。

我的風箏自然也有風鈴，懂得播送樂曲。它播的是哪一支樂曲？我想讓朋友們猜一猜。

他

——寫一種人

·陳鍔·

他從不對人發脾氣，
他會演一千套戲。
他整天笑臉、舒眉，
怪討人歡喜……

他對上混得八面玲瓏，
對下搞得一團和氣。
他愛人所愛，
悲人所悲……

他逢人都愛說知己，
褲袋不忘帶個打火機。
斟茶、遞烟……
「不用客氣！」

他辦事敏捷又細微，
盤算得失記分釐，
他很關心你——
爲着他自己……

船廠速寫

范劍

金屬的交響樂

風鑽，那
鋼鐵的喇叭
吹響了進軍號
噠噠噠，噠噠噠……

起重機，那
旋轉的鋼琴
彈響了每一瓣琴鍵
格喇，格喇，格喇……

鐵鎚，那
巨型的鼓棒
敲打燒紅的鋼板
噹噹，噹噹，噹噹……

鋸子，那
長牙齒的琴弓
來回飛馳於鐵條木板之間
喳嚓，喳嚓，喳嚓……

啤機，那
高大的豎琴
啤工手脚並用地彈撥
啪格，啪格，啪格……

各種各樣的產業樂器
奏出——
各種各樣的豪雄篇章
當曙光之幕在海邊緩緩拉開
那龐大的金屬交響樂
便自船廠開始演奏

老船工

老船工帶領來客攀上船舷
他張手
要擁抱强勁吹來的東風
他綻笑
掀動脚下的碧波蕩漾

「讓我們的嘈音
蓋過都市的喧囂吧！
讓我們的船廠
跨踏更雄健的步伐吧！
讓我們爭分奪秒，把
來自家鄉的遠洋輪快速修好吧！
讓我們家鄉的豐碩友誼種子

散播在遙遠的土地上吧！」

燒焊

燒焊房
一塊奇異的園圃
園工們栽育的花朵
散發着鐵與火的芬芳
綻開着綠一瓣紅一瓣
綠色的花瓣
能讓毫不相干的鐵條鋼片親切結合
紅色的花瓣
能使粗厚笨重的鋼板茅塞頓開

錨鍊

從輪船解下來的錨鍊
躺臥在碼頭上
佔地半畝

鏽鐵銹
劑貝壳
船工們在炎陽下
修整着這輪船的粗重項鍊

那一環一扣的大鐵圈
曾在多少個狂風巨浪的晝夜
把多少兇險危難困鎖
把多少妖魔鬼怪鎮壓

那巨大沉重的海之錨犁
曾在幾許黑非洲國家的海港
犁着洶湧的浪濤
飲着友愛的清風

碎件

一輛自製的小型車子
緩緩地，尋尋覓覓地
開行在機房的小道上

架車的青年機工
像在寶山裏尋找寶物般
撿拾着地面的各種碎件

一角鋼片
一塊鐵皮
一條彈簧
一枚螺絲釘
都是他眼中心中的寶貝

鋼鐵
來自我們的鋼鄉
鋼鐵
是輪船的骨肉心腸
撿拾積聚碎件
珍惜每一顆可用的汗水！
重視每一分可用的力量！
讓點點滴滴的友誼露珠
遍洒在遙遠的花果園林之上！

窗口

一影

天已經越來越黑了，爸，還沒有回來。他，是去找一些工友幫手的。

幸虧，那間房子的燈光還沒有亮着。沒有亮燈，就說那些「飛哥頭」還未回來。

其實，我發現這個秘密是很偶然的。有次，風大雨大，連牆壁的泥土也塌下了好一大塊。家裏的人懶得去修理，眞好，變成了我玩耍的又一種方法。

一天，我玩着波子，不小心，頭給撞在牆上，痛得人好難受，握緊着那拳頭，搥打起牆壁來，出口氣。

牆壁會不會痛，我不知道，但，我的手掌已經出現痕紅了，看看，又有些泥土鬆了下來，心才軟了。

就這樣，我一直望着那堵牆壁吐氣，突然，牆壁出聲了，但，像是挨痛的。

「還想頂嘴，怕不把你賣掉。」

「就算你賣了我，我也不去的。」

「不去，夠胆?!」

隨之，是一陣急促的揪打聲，哭泣聲，驀間，又像暴風雨過後的靜寂。

這是怎麼一回事了，我好奇地瞪着那堵牆，不會兒，急忙扒着牆壁瞧瞧，嘿，原來，牆壁裂開了條縫，眼睛湊近去，竟是另一間

房子。

那是一間簡陋到無可簡陋的房子。裏面空洞洞的只有些用床板拼成的「床」，上面堆滿了雜亂的衣服。

二個長頭髮的男人，正在揪打着一個姑娘，看她，只不過十五六歲的樣子，臉頰上，手臂上早已紋下了條條赤紅的傷痕，只有嘴硬着。

他們幹麼在打這個姐姐呢？又說要賣掉她呢？我眞不明白，爸以前早就說的：「小孩子不明白的事情才多哩！」

可這一個秘密是我發現的，一定要弄明白它，說不定，爸會搓着我的頭顱稱讚哩！

隔鄰又「砰」的一聲響了，急忙又湊近了前去，原來，房子的門又打開了，又有個男人帶來了個哭泣着的姐姐，反轉身，就猛地把門撞回去，那個姐姐剛從他的胳膊鬆懈點，就想跑回去，驀然，那個男人往那披滿肩膀的長頭髮一抓，一擲，她就像隻小鷄跌在床邊了，碰巧，挨着剛才還挨打的姐姐。

只見那三個男人打了個眼色，吹了聲口哨，就「飲茶」去了，「咔嚓」，把門鎖着了。

那二個姐姐就這樣挨着，哭着，誰也沒有多說句話。

那些男人「飲茶」回來，會不會再帶多個姐姐來呢？會不會再揍打姐姐呢？眞奇怪，我替這些姐姐担心。

事實，我的担心是有因由的，看着這些不認識的姐姐，我自然地想起了自己的姐姐，她，已經差不多半年沒有回家了。

她到哪裏去呢？我不知道，家裏的人也不知道，連給人報案的也不知道。

那二個姐姐已經停住哭泣了，可能是眼淚早乾涸了，或者，知道了眼淚挽不了即將降臨在她們身上的命運呢？當然，我是不會知道的，看着她倆那呆滯的神情楞怔着，可能在她們的腦海，這時候嵌滿了過往很多歡笑的時光。

去「飲茶」的人並沒有回來，看看，我也疲倦了。儘管燈還亮着，我的眼眸離開了牆壁。

這間房子是甚麼地方呢？我頭腦裏盡在翻滾着，難道它是同大廈的隔鄰座嗎？有點像，可也不太像的。不是說給燒掉了嗎？

是這樣的一碼事。

家裏住處的隔鄰，是同大廈但不同走廊的另一座。但因爲不同走廊，這裏的孩子就很少到那邊去了，沒有去玩，當然不會吸引我們注意了。

只是幾個月前，隔鄰座發生了場火，救火車和警車才把我們吸引過去。火很小，不會兒也撲滅了，不會兒也從我們孩子們的嘴邊抹去了。

只是在大人們的話語中，才疏疏落落的知道了個大概，原來隔鄰這一座是一個「竇口」，一些「大飛頭」滾來了人家的姐姐，就藏在這裏的。整天吵嚷，打罵，把附近的人家攪擾得很厲害，聽說，還有人在那裏賣白粉的。告到官裏，也不見有人來查查看。使得附近的住客都避之則吉了。

這場火，又重新撓起人們的厭惡，聽說是一個老太婆放火的，因爲她唯一的女兒就是這樣失蹤了。

對於這一個老太婆，住客們有說不盡的同情和感激，一把火，把這個罪惡的「竇口」燒毀了。帶給了住客們以欣歡與寧靜。

但，這個老太婆却給送去「醫療」了，做官的說她有神經病。

爸就這樣說過：「神經病，這又是誰逼使她的。」

我不認識這個阿婆。但，要是這間房就是隔鄰座，那不是早燒掉的了嗎?!

想想，我又想再湊近牆縫去看看。

不知道爲甚麼，壁縫裏看不見東西了，黑黝黝的。是熄燈了？還是牆縫給塞住了？用指頭去挖挖，壁縫還是空洞洞存留着的。

難道關燈了？關燈？是「大飛頭」他們回來了，還是那二個姐姐自己熄掉燈的呢？眞傷腦筋，不知道爲甚麼，我總希望是姐姐她們熄燈的。

要是「大飛頭」回來了，又幹麼熄燈呢？帶姐姐她們出去了？去賣？

我感到有一陣寒冷。

整間屋裏的人都出去了，我突然有一種懼怕的感覺，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感覺啊！

倚在牆壁邊的球像在向我盯着眼睛，可誰這時還有心情去和它玩耍呀！

幾次湊去壁縫瞧瞧，一樣的一團漆黑。

總在替這二個陌生的姐姐担心。我知道，隔鄰這間房要就是以前那一個「竇口」，哪姐姐的命運不是很危險嗎？

「竇口」裏的人是甚麼壞事也幹得出來的。大厦裏的人誰不清楚，好幾次，媽帶我搭電梯時，碰上了「竇口」裏的人，總把我拉回來，寧願再等一次。

姐姐，我那個失蹤的姐姐，會不會是跌進「竇口」的呢？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像這種「竇口」一樣的地方。

在家裏人中，姐姐是最疼我的一個，很多時，家裏的人都出去了，只有姐姐，她一個人留在家裏伴我，做家務，和做些手工。

但，姐姐後來去工廠做工了，那是一間很大的「電子廠」，聽說是美國老闆開的。其實，照姐姐的年齡，是做不了工廠工的，可是她進廠了，爸說，她是向人家借「身份證」的。

起初，姐姐一收工，一樣伴我玩耍，做家務的，每月，總把工錢交給爸，有時，還會買點零食來給我，當然，那是姐姐節省的。

可這種時間並不太長，大概是半年多的時間吧。姐姐變了。

變了？是的，姐姐開始注意穿漂亮的衣服，一收工回來，又急急忙忙地趕着出去。不和我玩了，也不再忙着做家務了。

爸爸開始和她吵罵起來。

從爸爸的吵罵裏，我知道，姐姐有事忙着，把家裏的家務都丟掉了。每次，看到爸一臉惱怒的樣子，姐姐總露着一種不在乎的神態。

我開始感到懊惱、迷惑，以前，家裏絕少吵架的，更不用說現在這麼經常的酗罵。這，是誰帶來的呢？

原來，姐姐的工廠裏搞「免費」夜學，叫什麼「儀態班」的。姐姐就爲這種事忙着。有時，甚至連工錢也沒有拿回家。

漸漸地，爸就少和姐姐酗罵了，是爸灰心了。

姐姐呢？回家的時間也晚了，很多時，都是家裏的人全睡着了，她才回來。

看姐姐的臉頰，她常常一個人在發笑。眞奇怪，姐姐幹麼會這樣呢？從爸和她的吵鬧裏，我才知道，姐姐是在「拍拖」了，那是一次在工廠舞會認識的男朋友。

姐姐「拍拖」了。我眞不相信，她只不過是一個十五歲的人，半年前，還和我一道玩耍的呵！

我開始感到孤單，很多時，爸開夜工，姐姐去「拍拖」，家裏冷清清的就我一個人，怪使人害怕的。

可這種情況並不長，姐姐就沒有回家了。那是一天早上，爸才發現，姐姐昨晚並沒有回來。

她到哪裏去了？爸和很多工友差不多甚麼地方都找過，總沒有發現她，去「警署」報警，也沒有回音的，要

是去追問一下，那裏的人不把你罵個飽才怪，爸說：「一年失蹤的有千百個，它能替你找回幾個，哼！」

爸爲姐姐的失蹤頹喪了好一陣子，很多天沒有上工，他後悔自己不該把姐姐送去這種廠。幸虧，叔伯們很熱心，不但四周圍去找姐姐，還經常來安慰爸。

當然，爸不久也得恢復上工了，也不像以前那樣頹喪了，可能，他從叔伯們那裏，知道了姐姐幹廠會失蹤的理由。

姐姐並沒有回來，以後她會回來嗎？我不敢問爸，怕再挑起他的傷心，難道姐姐從此要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嗎？……要是姐姐是跌進這種「竇口」的，不是說，這間房裏的二位姐姐也像失蹤的姐姐一樣，是給誘離家庭的，她們家裏的人會在急着找她們嗎!?

但，壁縫裏並沒有燈光，不由得使人焦急，以前那種好玩的念頭也在腦袋裏剝奪去了。那晚，直到爸回來了，這種焦急才減低了點。

我沒有把這發現告訴爸，我想多知點秘密後再告訴他。但，我又不得不告訴給爸知道了。

今天早上，我還躺在床上，爸已經去上工了，桌上有爸留着的粥。其實，今天我已經比平時早醒了，是給吵嚷醒的。

我搓着那睡濛濛的眼睛，又急着找這吵嚷聲的來源，是隔鄰的聲音，我「砰」地跳下床來，就朝那壁縫奔去。

那間房裏原來熱鬧極了，除了那原有的「飛哥頭」外，還有一個中年的婦人，看她那模樣就叫人噁心，一對眼睛注視着二個瑟縮在床上的姐姐，看着姐姐那種懼怕又忿憤的神態，她就更得意了，不時地用手去捏捏姐姐的臉蛋。

「怎樣？不錯吧！」

「給個價吧！」

那婦人向「飛哥頭」瞟了個媚眼，伸出了五個指頭：「怎樣？」

「五撇？少點吧。」一個「飛哥頭」說：「黑姑，她們是初出道的嘛。」

「要不是有個人上午剛向我要『貨』，我才不會給這個價的。」那個叫「黑姑」的說：「不要忘了，她們還不足年齡哩！」

「五爺都肯出這個價了。」一個「飛哥頭」的指頭撇成個「八」字。

「五爺會出這個價？狗仔，以爲黑姑會不知道行情

嗎？」「黑姑」倒老練地拍了那個叫「狗仔」的肩膀：「喂，你不是不知道，近來『貨』這樣多，要標高來也不行啊！」

看這些人講價還價的樣子，就像在街市上挑選魚肉的一樣。不知道爲甚麼，我開始感到一陣迷惑，可是看到那二個姐姐的那種畏懼的樣子，却挺令人焦急的。

「黑姑」和「飛哥頭」的話更低了，聽不清楚，只是不時地往姐姐的身上，臉上捏着，有個姐姐剛想伸手把「黑姑」的手撥開，臉頰上就留了「飛哥頭」赤紅的巴掌印。

漸漸地，聲音又高了，「黑姑」的話：「……我去問問，今晚才定數。」

「早點吧，這回缺水得很。」

「你以爲我不想早點回水嗎?!」「黑姑」說：「今晚貨銀兩訖。」

「黑姑」話剛完，門「噼」地關了，走了。

我並沒有鬆口氣，連桌上的粥也忘了，眼光就像粘在壁縫上似的，扯不開。

「飛哥頭」並沒有離開，摸了一個姐姐的臉蛋，隨地又揪了一巴：「今晚不乖乖地跟『黑姑』走，看我不宰了你。」

「算了吧。」另一個接嘴：「早知這麼低價，給五爺好了。」

天啊！原來他們剛才爭論的，是姐姐賣身的「價錢」，她們要賣給「黑姑」的，「黑姑」不像是個好人，我眞替姐姐担心。

姐姐，恐懼的臉頰上，早已是青一片，紅一片了。在她那瑟縮的眼眸裏，蘊含的是對過往的後悔嗎？或許，是對今晚給「黑姑」買去的命運的焦慮？

我眞想撞開了牆，把姐姐們偷偷的救出來，可是，行嗎？一個十多歲孩子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眞氣人，要是爸在那多好。

說眞的，我開始後悔不把這發現告訴給爸知道了。

驀然，門板上響起了陣敲門聲，誰？會不會是「黑姑」回來？她不是答應今晚成交的，我的心都給揑得緊縐縐的。

門開處，是個「穿制服」的人，我差點驚喜地叫出聲來：「今回好了！看不把這些壞蛋捉去。」

「沒水呀！明天才『磅』吧！」一個「飛哥頭」湊近去。

「都十幾天未『磅』了，上頭追得急呵！」「穿制服」的哭喪着臉：「出來『撈』，不要叫人難做嘛。」

「今晚過貨，明天一定給。」一個「飛哥頭」裂開個

哨牙：「老兄，飲杯茶。」

「你知道，進出得多不方便呀！」「穿制服」的又咬耳了會兒，快快地走了。

我的心冷了下來，難道他不知道，姐姐要給賣掉嗎？可是，他幹嗎又走了呢？眞不明白，爸說的：「小孩子不明白的事多着哩！」

可是，姐姐要給賣掉了，誰知道，「黑姑」是會把姐姐帶去甚麼地方呢？

我眞的想放把火，把這間房燒掉，可是，姐姐在裏邊逃得出嗎？不行的，以前的阿婆不也是放把火的嗎？但是，「竇口」一樣是存在着。

爸，這時候當然不會回來，「飛哥頭」也沒有走，直抽着烟。時間溜得叫人難受。

眼前一亮，「飛哥頭」站起身來了，相互打了個招呼，留下一個人看着姐姐，走了。

本來以爲他們要離開的欣喜熄滅了。二個姐姐仍然緊縮在床角，動也沒有動，就像待斃的小鳥一樣。

整個上午和下午是怎樣溜過的，我也分不清楚，只記得眼睛不時地要湊近壁縫，看看「黑姑」並沒有回來過，心裏才沒有那樣緊張。

唯一的希望，就是爸早點回來，說不定爸是有辦法救出姐姐的。

天開始黑了，爸還沒有收工，說不定「黑姑」要來了，怎麼辦呢？要不要去告訴別人？不成的，事情弄開了，姐姐要逃走就更難了。

隔鄰又起了一陣騷動的聲音，「是黑姑來了？」趕忙湊近壁縫，不是的，是「飛哥頭」叫同伴出去吃晚飯，「咔嚓」就把燈熄掉了。

那不是說，「黑姑」不會這麼早回來的，心裏掉下塊大石。

家裏的門「嚓」地給打開了，是爸！他收工回來了。

爸是怎樣聽完了我的話呢？只見他瞪了我一下，好像責怪我幹麼不早點說的，翻身湊近壁縫，黑黝黝的看不見甚麼，眼睛一亮，就像風一樣地捲出門外了。

我知道，爸是去找工友們想辦法的。雖然，從壁縫再也瞧不見甚麼東西，可直在心裏替爸打氣：「快，快點趕回來呵！」

驀間，壁縫裏又亮燈了，是一個「飛哥頭」回來，望着躺在床上顫抖的二個姐姐，扔下了一紙袋麵包，可誰，

（轉第45頁）

小紫的第一天

江映瀾

清晨，工廠區附近的一條馬路上，擠擁着川流不息的人羣。有拿着飯盒的，也有手挽塑膠袋的。一輛雙層巴士在站上停下了，吐出了一羣也是拿飯盒、挽膠袋的人；她們大多是女工，很年青。

突然，一輛十四座車在斑馬綫上吱一聲停下。

「嘩，好險呀！」幾個挽膠袋的女工回過頭，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漲紅了臉，呆呆地站在斑馬綫旁。

「還不快跑，小姐！」司機沒好氣地嘆了一句。女孩子這才如夢初醒，狼狽地跑過馬路。

她，剪着短短的直髮，圓圓的臉上飛上彩霞。由於初到陌生地方，略微帶點驚惶的她，不時被步履匆忙的人羣碰撞着，好不容易才在這工廠大廈林立的馬路上認清方向。

「對，下了巴士跑過對面，朝右轉進去。」她心裏叨唸着從昨天見工積累下來的印象，往回跑去。

轉進內街，穿過了一羣一羣的人和各式熟食檔。她終於找到了藍鳥製衣廠的廠門。

這是一家頗具規模的製衣廠，前街後街都有門。而媽媽從前的工友勤姨是約好她在後門等的，所以她必需擠到這兒來。可是，勤姨在哪兒呢？

站在後門等呀等地，拼命的睜大眼睛，還是不見勤姨的影子。

小錢包在她的手中捏得更緊了。站着和坐在熟食檔前的人羣也一批一批地散去，可是勤姨仍舊沒有到來，怎麼辦呢？一想起剛才過馬路的情景，她的眼圈不禁紅了。

小芬一邊在剪袋片，一邊在迷迷惚惚的想。突然，她的衣角被人拉了一下。

「阿姐，給你水。是那邊梅姨叫我拿來的。」一個女孩子遞來了個褪色的搪瓷口盅。看年紀，她比小芬還要小二兩歲。

「你也是來跟車位的？」小芬接過了水盅，不知所措地瞪大了眼睛。小女孩點點頭，用手指指那一邊：「她，就是梅姨。我是跟她的車位的。」說完，機靈地走了。

小芬抬眼望去，見一個中年女工望着她點頭微笑。

雙手捧着這個水盅，小芬心裏又是激動又是奇怪。在這悶熱的工場，她是多麼需要喝水啊！然而，她幾乎呆了好一會兒，才記起把那搪瓷口盅的蓋子揭開。

水，從這隻褪了皮色的水盅流進小芬的喉頭。那是下了茶葉的茶水啊，多麼香甜！

× × ×

下午，小芬被調到另一排車位工作。這次，不單是剪袋片了，還兼剪鷄英（即恤衫袖口），跟做兩個車位的工作。這使得她有點手忙脚亂。

「嘩，這些袋片怎麼搞的呀！」那邊廂不知是誰叫了一聲。立刻有人附和着埋怨：「是呀，我揀了半天還車不到一打。」

「哎，一定是那個新來的雜工女幹的。」

「怎不問清楚才幹呀。眞是！」一個煩躁的聲音在大聲說。

「剛才就看到她神不守舍。……」

「叫指導工來問問吧，不知道他有沒有給人家說清楚。」這是一個和氣的聲音：「三天兩頭的換雜工女，怎麼能有熟手啊！」

小芬正被這些突如其來的怨聲弄得不知所措時，那個叫梅姨的女工已拿了一叠包扎好的袋片走到她身邊來。

「這些都是你剪的吧？」她輕聲問。

點點頭，小芬睜着驚惶的眼睛。

「指導工沒給你說清楚怎麼做吧？」

又是點點頭。小芬仍舊不解地說：「我已經照他說的做了。我沒有聽錯的呀！」

「這些袋片是沒有依次序叠好的。」

「你——怎麼知道的？」她更吃驚。

「要是順次序叠，到我們這一工序就不用那麼麻煩啦！」梅姨索性搬來一個木箱，坐在小芬身旁，然後又拿出一塊袋片，比在一幅同色的恤衫料子上，說：「喏，它們都是紫色的，你看出是否有不同呢？」

「是有一點點不同。」

「對了。一叠袋片混在一起時是瞧不出的。拿出來，拼放在要縫上去的恤衫前幅上時就不一樣了。」

「你是說，你們裝袋的每一塊袋片都得對準了色才能縫的？」小芬吃驚地說。可仍不明白自己錯在哪裏。

「本來是不用對的，因爲你叠亂了才非對不可。你不知道，一疋有顏色的料子不是每一呎地方都染得那麼勻稱，所以裁工在開裁時就已把各工序的零件分類依次叠好，任何一部份出錯，都會給下一道工序帶來麻煩的。所以，工友們一說，我就猜到一定是指導工沒把事情給你說清楚了。」梅姨輕拍小芬肩膊，像解釋，又像安慰：「剛才你都聽到了吧！不要怪她們埋怨。事實上，今天下午這一錯，我們一個組的裝袋工可能連飯錢也找不回來哩！」

「哎吔，這……。」小芬握着梅姨的手，難過得想哭了。

「這不怪你。要不是廠方常常要雜工女跟幾個車位，你們這些女孩的流動就不會那麼大，我們就不會常常碰到麻煩了。剛才我也是這麼對她們說的。」梅姨指指她那排車位的工友，說：「記着，小心些做工，不明白的問工友們。或是過來問我。」

小芬盯着梅姨的背影出神，直到她回到自己的車位去。她的心湖翻盪着，臉頰火辣辣，頭腦裏升起了一個從沒有過的印象。她覺得梅姨和今早帶她上來的中年女工與及曾關心過她的那個掃地的阿嬸都是那麼可親。她們像她母親、像勤姨，更像她從前的老師；而她，也恍惚回復到唸幼稚園時的光景。一切都是那麼陌生而又神奇！

抬頭望向梅姨。裝袋的那一羣正在悄悄地埋頭揀袋片、對顏色。小芬很是不安。這時，她反而希望有人在繼續罵她、怨她。然而，沒有。即使偶爾有人朝她那兒望，也會展露出一個歉意的笑臉。於是，小芬的心熱了，眼睛也熱了，一顆顆滾熱的淚珠在不知不覺間淌了下來。

（「竇口」接40頁）

會有心情去接呵！

拍門聲又響了，我嚇了一跳：「黑姑來了？」

門開處，第一個映進眼簾的就是爸，後面有周叔，標伯和一些工友們。

「飛哥頭」料不到進來的會是他們，剎那間，虛楞着，只有二個絕望的姐姐，臉上抹上欣喜的笑靨。

我眞想馬上撲到隔鄰去。

一個挽塑膠袋的中年女人來到她的跟前，柔聲問：「你是新來的嗎？等不着人？」見她點點頭，又說：「跟我來吧！我也是這家藍鳥廠的。」

她略一遲疑，一雙脚就不由自主地跟她走了。

「幾樓的？」中年女工一邊領她走，一邊問。

「六樓。」她欲從小錢包中掏出工作卡，被對方按住說：「先別在這兒拿，人多會擠失的。」

果然，在那唯一的貨梯面前，已排了一條長長的等候上班的人龍。由於地面是貨倉，人龍蜿蜒在那大大小小重重叠叠的貨箱之間，空氣顯得更加悶熱。

貨梯像老太婆般慢吞吞地下來了。人們急促地湧進那張開的大口中去。

「這邊來，用手抵住梯壁。」中年女工拉了她一把，雙手按住裏壁說：「梯小人多，大家都趕時間，要站穩一些。」果然，只一剎那，人羣流水似地湧進，就像把過多的東西塞進一個體積有限的瓶子裏；不一會，人與人之間就擠得幾乎連一條縫隙也沒有了。

× × ×

在六樓工場的一角。領班來了。拿着一個公文簿之類的東西問坐在角落的女孩：「你就是陸小芬麼？」

她急忙點點頭。

「會不會車衣的？」

「不會。」

「跟我來。」

小芬跟着領班，穿過像低矮的樹林似的車位。來到了這層樓的另一邊盡頭。領班把小芬安排給這個組的指導工就走了。

第一天的工作是剪袋片。指導工把小芬帶到一個空車位旁邊。那兒的袋片已堆成小丘。指導工從衣袋裏掏出一把小剪子交給小芬，告訴了她怎樣剪、和剪後撕哪個號碼的標記。隨即匆匆地離去。

小芬站在車斗旁，拉出一串像小旗子似的恤衫袋片。她，開始了她做雜工女的第一天工作。

時針像蝸牛似地爬着。摩打車的軋軋聲和女工們的原子粒收音機的各種聲浪，滙成一股巨大的噪音，彷彿要把時光往後拉回。

一直站在車斗旁的小芬，腰酸了，手指頭也似乎有點不聽使喚。望望手上的腕錶，還有一個半小時才到中午休息的時刻哩！她的肚子不禁咕咚咕咚地響起來，喉頭也乾

得厲害。可是，看看車斗裏的袋片，仍像小丘似地堆積，她剛剪完了一堆袋片，更多的袋片又從後邊的車位湧過來。

「你是新來的？」一個掃地的阿嬸，見小芬孤零零的站在車斗旁，不像別的女孩子那般的有說有笑。

點點頭，她移開步子，讓阿嬸掃去脚下的布絮。

「是自己工還是公司工？」阿嬸又關切地問。

「我是日薪的。」

「日薪不用那麼拚命啊！不過，過些時候，他們會讓你做計件工的。」阿嬸說完，又走開了。

日薪和計件工有什麼不同呢？小芬不明白。然而，她並沒有問那位阿嬸。也不想問。

她忽然想起了勤姨——她今天早上怎麼樣了？怎麼沒按約定時間等她？要不是勤姨的介紹，她是決不會到這個廠來做雜工女的。唸了這麼六、七年的書却來幹這個剪綫頭的工作？她想不通。當然，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要不是爸爸做工受了傷，小芬無論如何也會把這初中階段唸完的。她是多麼想唸書啊！可是，如今，唉！

小芬一邊在剪袋片，一邊在迷迷惚惚地想着。幾乎忘了撕貼號碼標記哩！

天氣十分悶熱。頭頂上的大風扇又不能向下吹。熱氣和着光管、布片、摩打車，把人都給包圍了。

指導工偶爾走過來，看了看小芬剪扎好的袋片又走開了。有時，也動手解開一些袋片，瞧瞧，又重新把它們扎好。不知是因爲忙還是什麼的，總是沒哼聲。

「這兒有沒有茶水喝的？」小芬實在耐不住了。指導工走過時，覓了個機會就問。

「有呀！後邊茶水房不是有麼！」

「可是沒有杯子的啊！」

「當然啦，這麼多人。又不是在你自己家裏。」指導工冷着臉，不耐煩地走開了。

「見工時又不早說！」小芬不曾受過人家的冷語，生氣地說。由於生氣，幾乎把膝上那一叠剪好的袋片滑到地面上去。

摩打車聲軋軋地響。小芬附近的一個女工突然把原子粒收音機擰過一處電台。這電台剛好在播諧劇故事。

這聲音好熟啊！是一個人同時裝扮幾個人的聲音。從前聽到這聲音，是小芬放午學的時間了。於是，她又想起了唸書時候的光景——要不是爸爸做工受傷失了業，小芬她如今也和同學們一塊挽了書包走在放學的歸途上啦！可如今，唉！

苗

雨欲來

清晨。

小英半睡半醒的抱着枕頭，她還不願意起來。也許還早吧？不用担心，媽媽會喚醒自己的。

啊！不！不！小英突然從床上跳下來，再沒有人來喚醒她了。媽媽已經死了。永遠沒有了她粗糙起繭的手推醒自己了。

她望了望小鐘，已經八時四十五分。她呆住了。她不知道應該是返工還是休息，返工是遲到了，「大佬」（工頭）會罵的。休息呢，沒有請假，也是要罵的。

橫豎都是罵，讓他罵個夠吧。索性休息一天算了。

小英突然驚覺了什麼似的看着木門，門還有一道小縫沒關好，她忙去把門拴好了。是小牛今早走得匆忙了。也太難爲他了，才九歲的小弟，早上五時就要起床，趕回鷄鴨檔，去拔鷄毛、鴨毛，換取它七十塊的月薪。

但小牛從不哼一聲，他像牛一樣壯實，一樣倔强。記得他初做工的時候，常常半夜裏三四點就起來，害得媽媽罵他：「傻孩子，還早嘛，去睡吧。去睡吧，媽會喚你的。」

「媽，不用你叫。你睡多些吧。我會知道時間的。」小牛很疼媽媽。媽媽有胃病、心臟病，已經不歇地看了兩年醫生了。

有時候，睡到半夜，小英就會痛醒。因爲小牛用力地扯着她的頭髮，把姊姊當做鷄鴨了。她不忍責備他。眞的，多好的小弟啊。

現在媽媽死了，自己就成了當家人。但自己却還是渴睡蟲，弟弟走了自己也不知道。還睡過了時候，「失更」了。

噢！今晚睡前要撥好鬧鐘。早上上班的時間是沒法預算的。車的長龍長又長。光說「塞車」已不符合事實了。她覺得自己每天乘的好像是無頭無尾的火車，一卡連着一卡的。

呀。媽死了才七八天，自己又要找地方搬遷了。一個十五歲的帶着一個九歲的，別人的看法怎樣呢？這裏的租金是一百二十塊。灣仔區嘛，住的又是一個大閣仔。不可謂不便宜了。這樣的地方往那裏找？但，怎能不搬呢？早兩天，明伯就這樣說過：「小英，你還是找地方吧。你媽在生，人家多少給她一點面子。而且有她照顧你，也沒有什麼。可是她死了，那些『道友』，什麼幹不出來？一狠呀，連你的『猪』也吃了。」

明伯是烟格的「主持人」（替死鬼），整天跟木頭一般的呆在那裏，他進過監獄許多次了，但這是他的職業。他早已不當一回事了。

烟格的門和小英的門相對而立。明伯看着小英長大，他到底不忍心這隻小羊陷入虎口。

「明伯。吃我的猪？什麼猪？」別看小英十五歲了，長得亭亭玉立，口裏還經常來一兩句：「丟那媽！」「昂×××！」。她可是什麼也不懂的。她的「助語詞」只不過在自己的生活圈聽慣了，別人怎麼說的，她也怎麼說。其實就好像一塊蒙塵的白玉，她是純潔的，樸實的。一切壞的、罪惡的東西，還沒有沁入她稚嫩的心靈中。

明伯憐愛地拍着小英的頭：「小英。你這孩子。眞是什麼也不懂啊。你找地方吧。吃你的『猪』！就是强迫你做他們的老婆，不明不白的老婆。知道了嗎？傻女！」

「哦。」小英點了點頭，她突然害怕起來。她覺得從烟格裏進進出出的人好可憐？好可憎！好可怕！他們有的睜眉突眼，兇神惡煞，像要吃人；有的衣衫襤褸，鳩形鵠面，好像連飯都沒得吃；有些骨瘦如柴，又黑又黃……是的，這些失去人性的一羣，是什麼也幹得出來的。

小英希望自己是個男孩子，這樣她就不用怕了。

「地方」她是找過了。別人不是不相信她，就是她一聽見那嚇人的租金，就忙說：「對不起！對不起！」急忙跑掉。

一個普通的房子，動不動就二三百塊。又要兩個月按金。又要先付上期租，這對小姊弟哪來這許多錢？嘿。假如對面的不是烟格……不是還可以住下去嗎？

好像說吸毒是犯法的，但爲什麼……

怎麼辦呢？

「我眞的全無辦法嗎？」小英這樣問自己。不！自己又不是小女孩，已經做了六年工作了，連一點點困難也不能克服嗎？不錯。她已經工作了六個年頭了——

九歲的小英是一間大酒家的「差妹」，就是整天企立在門外，爲出入者開門、關門。一天十多小時就重複着那單調的動作。誰會想到這整齊制服裏的小小身體，是那樣疲憊不堪啊，簡直每分鐘都會倒下去似的。

她渴望下雨，因爲這樣，她就可以撐着傘子把那些下車的客人接進來。那樣，人家就會賞她一些角子，這是她家庭所需要的。做「差妹」，只有三元一天，三元能應付些什麼呢？

九歲的小英整天要展開職業的微笑，有時實在太疲倦了，連裂開嘴也似乎沒有力氣。就要挨罵了：「要人家來看你這苦瓜乾嗎？連笑也不會。」

十歲的小英不再做「差妹」了。這工作不適合她硬綳綳的性格。

她剪短了頭髮，跟男孩子一個模樣。在髮型屋做「洗頭」，每次跟人洗頭的時候，她要站在小櫈上，才勉强可以工作。當她替人圍圍巾的時候，顧客就會問她：「喂，小孩子，你洗得乾淨嗎？」她就笑笑，露出兩隻小虎牙，一臉稚氣。她又小又瘦，樣子怪茬弱地，人家看了也就不好再做聲了。

當冲頭的時候，由於不善「控制」，往往把客人的口臉都弄濕了，有些好心的客人，忙拿圍巾自己抹乾，小英也不好意思了，會更小心地冲洗；遇着脾氣暴躁的客人，她就要挨罵，因此也會使使小性子，弄得人家「臉是水造的」。當人家再罵她時，她就暗地裏說：「你們急什麼呢？我總有一天洗頭會洗得很好手勢的。」

但是小英很快就不幹了。

時間長，工資少並不是主要問題，小英已經習慣了。在這個社會中，童工難道還會是個什麼「天之驕子」嗎？只因爲小英的手受不了洗頭水的刺激，整隻小手都爛了。連紅藥水、碘酒都不敢塗上一些，怕顧客見了噁心。手皮一塊一塊的爛掉。在夜靜的時候，痛得她淚水直流。她多想伏在媽媽懷中，好好哭一場啊。但是，她沒有。

媽媽問她：「痛嗎？」她只是搖頭。但每次洗頭，棍水一碰她的手，她就痛得打顫。有時連飯也吃不下。母親看着日漸消瘦的女兒，就知道了懂事和倔强的女兒，在拿

什麼把困難和苦痛頂住的。

媽媽替她辭了那份工。

小英的小姊妹叫她去賣點心。起先，她不肯。說太難爲情了。姊妹們就「罵」她：「什麼？你去做『差妹』就很體面了？賣點心有什麼難爲情的？你又不是千金小姐，你又不是不吃飯的。不做工，不是要媽養你嗎？這麼大個人還要媽養？嘖嘖！」

小英給「罵」得無話可說，只好答應試試了。

這間茶樓有三層樓。要三層樓跑遍。又要叫賣，又要負着那又重又熱的點心，不停的、團團轉的走着，不輕鬆啊！這樣的工作，大人們幹也覺得吃力，何況是那些十二三歲的小女孩？但她們不但能做，而且做得好。好像她們是一羣小牛、小馬。

第一天工作下來，大家問小英怎麼樣？小英咬着牙回答：「沒什麼。」

小姊妹就笑她：「你皺起眉頭做什麼？每天讓你揹着賀壽盆（點心盆）走來走去，像做仙姬賀壽，還不好玩嗎？」

「好——玩？」小英輕輕地問。

「嗳。不這樣，難道還哭嗎？」

小英就這樣成了個熟練的點心妹妹了。她已經能眼觀八面、耳聽四方靈巧地工作。她已懂得「看相」，知道哪些人客是急於吃了要走的，哪些人客是來消磨時間的……

在工作中，她經常遇到不如意的事。例如部長、老闆總是「顧客第一」，常常要夥計遷就人客。但小英是不肯全無原則遷就的。

好像那次，一個人客不小心撞着小英，倒掉了點心。他還惡人先告狀，要小英道歉。又小題大做地要呼部長，喚老闆的。

小英這樣回答他們：「我沒有錯，我是絕對不會道歉的。『對不起！』雖然只是一句話，但我不會隨便說說。你們有你們的款頭，而我呢，也有我工人的硬骨頭！」

把他們氣得下不了台，只是在罵「指天椒！」

由於小英能幹，有時老闆、車頭（工目）會誇她一兩句，小英也有點高興。當她告訴媽媽，媽就說她：「小英，要相信大家，不要相信老闆。別跟媽以前一樣傻。」母親不斷跟孩子說當年的「傻事」，所以小英是永遠記着母親的話的：

我還是姑娘的時候，就在仁富五金廠工作了。工作時

間是長的。但每間工廠都一樣。它有勤工獎，也有年賞。年賞就是全年不休息，可得一百五十元。

那年我剛結婚，不久就懷孕了。到了十二月的時候，我快要生了。多希望孩子過了年才生啊。因爲生仔一定要請假，那我就拿不到這一年的年賞了。

除夕那晚，我在產房裏想：「現在工友們在禮堂領取年賞和一點臘味了。但我今年却沒資格領受，因爲我在產房住了三天了。

不過，也許老闆會發年賞給我的吧？他不是每個月在禮堂中跟我們說一次什麼「博愛」之類的話嗎？而且，我已經獲獎多年，是廠內有名的「死搏」。而且，今次休息，也是迫不得已啊。

但是，沒有。

我們收入微薄。雖然只有一個孩子，也不能不工作。每天我給孩子吃飽了奶，託同屋的三嬸同我「關照」一下，就返工了。

工作的時候，我常常會突然停下來，好像聽見什麼哭聲。聽！那是我兒子在哭。我兒子在哭。怎麼辦？

失魂落魄地捱過了半天，我就飛奔回家。孩子還睡得很甜，我才放下心頭大石。

我每天都在緊張不安中。

星期天。

我本來不想返工，因爲星期天下午是不放工的，要直落。而且窗戶和大門都緊閉着，還用帆布擋住，不讓燈光漏出去。——這是爲了不讓勞工處知道，因爲星期天開工是「違例」，要罰錢的。

什麼年賞、勤工獎，我也不在乎了，我們只有一個兒子，多愛他呀。

可是工頭昨天吩咐了又吩咐，要我們都回來，因爲貨趕得厲害。

爲了飯碗，我只得無可奈何的回到了工場。

但，不久，三嬸就把孩子抱來。說他不肯吃奶，只是哭，而額頭又熱得燙手……

我忙接過了孩子，害怕會失去他。我驚惶失措，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在這時候，老闆不知從那裏鑽出來，他看了看我們，只說了一句：「這裏是托兒所嗎？」就「閣閣」地走了。

工頭鐵青了臉。

我哭了起來。

「先看醫生再說。」工友和三嬸提醒我。

然而一切都已經太遲，我的第一個孩子就這樣死了。

孩子的死，使我悲傷。但是廠方的措施，却使我憤恨。他們要解僱我。說我犯了第十五條守規：「工友不得携抱嬰孩進入工場。」

我到底活在什麼地方？

我一向只知道勤勤懇懇的工作，節儉地生活，和對任何人、事，都逆來順受，但結果怎樣呢？

我爲了替廠方趕貨，失去了唯一的愛子。廠方不但不體恤我，（我想得多天眞啊！）爲了維護他們的臭「廠規」，竟要無情地把我一脚踢走，而且一點補償也沒有。哼，老闆老闆！就算你有三頭六臂，我也要撕下你一切僞善的面具！我要據理力爭，跟你周旋到底！

老闆狠心地命保安員打我，推我出廠。我只是一個赤手空拳的女人，縱使我再强，也敵不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大漢啊。他們還說我「擾亂他人安寧」，要召警拉我，好像我是殺人犯。

但是廠裏的兄弟姊妹關心我。愛護我。他們不怕資方的恐嚇，跟廠方人員鬥起來。

保安員要推我出廠，工友們却要把我拉回來。

工友們義正詞嚴的責罵那些打我的爪牙，說他們就算爲了飯碗，也不該這樣喪心病狂。更說我也和他們一樣做老闆的工，替他們做牛做馬，廉價賣命，但老闆一朝反臉無情，就拿出這樣毒辣的手段來對付……

在大家工友的團結齊心下，老闆不得不低頭，補償了三個月的薪金，和賠償醫藥費給我。就這樣把他們以往「要炒就炒」一個仙都不補償的「慣例」打破了！

通過了這件事，大家工友更團結了。……

小英每聽過一次，就悄悄地想：「假如哥哥沒有死，他一定會高過媽媽。一定會很疼自己跟小弟。但他出生不滿六十天就死了。他不但沒看過自己跟小弟，連爸媽也認不清。死得眞慘啊，哥哥！」那時候她就會用力地握着母親的手，暗地裏下了要做好孩子的決心。

哥哥死了。接着爸爸也死了。爸爸是日趨嚴重的工傷事故的死者之一。現在連媽媽也死了，就只留下了姊弟倆。不！我們還有許多親人。小英想起了姨姨們、叔叔伯伯們，心頭就覺得溫暖。媽死的時候，他們就安慰她：「小英，別怕。有什麼事找我們好了。千萬別學壞啊，別忘記自己是工人的下一代。」

眞的。應該跟他們商量一下遷居的事。

現在就去吧。

不！這不是最重要的，現在自己應該立刻趕回酒樓。

資方這些天就在散播閑言，說客人不喜歡賣點心的老大姐，說她們的叫賣聲像牛叫。大家聽了都怒火中燒，我們點心妹只是出賣勞力，難道來取悅於人嗎？豈有此理！

只因爲最近僱請了一些小妹妹，就想藉故把年紀大些的姊姊們開除就是了。

「洗碗」的阿嬸就說：「是這樣的了。我十一歲就開始捱騾仔，做了四十五年工了，就從來沒碰到一個好老闆。」

自己應該立刻趕回去，看看事件的發展怎樣，看在什麼時候，需要自己的聲音，需要自己的手脚，需要自己做點什麼。只要是大夥需要的，自己就會毫不遲疑的端出來。

媽就告訴過自己：「不要相信老闆！」

姨姨就教導過自己：「別忘記自己是工人的下一代。」

小英掠了掠頭髮，穿上了鞋，就推門出去。

烟格就在門外，自己爲了它，就要避開嗎？

哼！偏不走，就是不走。看你能張牙舞爪把我吞了？

小英把頭一揚，髮一甩，登登的就走了。

她去那裏？她回去姊妹羣中，準備共同接受磨練。

走出街外，遍地陽光，她笑了。眞的，開朗地笑吧，困難算什麼？不論在什麼時候，它只像土地一樣，只能踩在小英的脚下。

灰和綠

卓力

灰

離開機場，想起朋友臨別的話，本來就不太開朗的情緒，變得越加沉鬱了。

這兒的生活我眞的都習慣了嗎？

站在機場二樓的露台往外眺望。觸目所見，除了屋還是屋，大厦還是大厦，路上，汽車一輛緊接一輛，輪軋捲起地上的泥塵，和着車尾噴出的黑烟，再混上附近工廠大厦散播開來的廢氣，整個都市彷彿被一道灰色的帷幕籠罩了。

朋友說，這是個灰色的世界。

我沒有追問他是指人的心情，還是指他幾天來所見的景物。事實上他匆匆的上機，想問也來不及問了。

什麼人的心是灰色的，我沒有深究。然而這個都市的外在，的確是一片灰濛濛的，要是你從高處往下望，這兒的天空，更時刻被一道灰黑的雲層遮蓋。

好幾次和朋友在路上走，都被汽車噴出的黑烟燻得心頭發悶。我也許早已習以爲常。朋友却有所感慨：這樣的「現代化」不要也罷！

我眞是喜歡這樣的「現代化」？眞是喜歡這兒的環境？眞是對這裏的生活都習慣了嗎？

初到這個都市時，眼前所見還不是今天這個樣子的，高樓大厦有一些，汽車也有了不少。然而在屋林之中，人們還可以看到一點綠色的生趣。我的住所面前，就有幾棵頗爲粗壯的榕樹。雖然那些樹和我生活慣的小城相比，還

是顯得零落一些，但畢竟還是給附近的環境帶來些生氣，連空氣也彷彿和小城所呼吸到的一樣清新。

然而這樣的日子很快便成爲陳跡。鄰近的樓宇一拆，跑車的馬路一拉寬，那幾棵粗壯的榕樹立刻被連根拔起。我的心頭湧起一陣陣的婉惜，幾乎整整一個月心裏都似乎少了一些什麼。然而久居此地的友儕，却以平淡的口氣爲我解說：都市要現代化，只好如此了。

難道一切現代化的都市都是如此的麼？

我想起哺育我長大的小城。這幾年由於致力於追求現代化，拚命的學這個都市的模樣，高樓大厦多了一些，汽車也多了一些，市區裏的樹木反而逐漸的減少了。固有的清新與寧靜的特點，漸漸地失去，變得煩囂、混濁，越來越叫人感到厭倦。

的確，這樣的現代化不要也罷！

我到過朋友居住的又一都市。那邊的機場，舉目遠眺，一片葱綠。市區，有大厦，雖然不如這裏多。還有不少的綠樹，但跟過去一比，也已減少了。另外一位朋友告訴我：城市發展了，樹木自然就少了，要建大厦，要開馬路，不倒一些樹成麼！

這樣的發展，跟我住過的小城多麼的相像啊！

我忽然的想到，眼前的都市，過去可能也有不少樹的，可現在都被「化」掉了。今天的小城，正走上所謂現代化之路。而朋友生活的都市，看樣子也在亦步亦趨的跟上去。難道現代化就是一個灰色的世界？這是一個錯誤的定義。因爲，這個世界還有一批現代化都市並不像我們眼前所見那樣，而是大厦綠樹相映成趣，那兒的城市生活組織者，考慮到人民的健康和未來，擴建城市時，砍了一些妨礙規劃的樹，但同時在路的兩旁，大厦的周圍，植上更多的新綠，使一個個現代化的都市，變得園林般的美麗、鮮妍。

綠

我眞希望房子前有一些綠的葉子。遺憾的是十多年來站在窗前外眺，能夠看到的也只是別人的窗台。

我想，生活在這個都市的人，沒有不盼望多看到一些樹的。樹，在這兒眞的成了奢侈品了，不然的話，爲什麼路上不多見，山頭一片灰，即使被稱作公園的地方，也無法用綠樹成陰一類的字眼來形容。

假日，我曾經帶小女兒到那個以女皇的名字命名的公

園散步，一心以爲可以找個樹蔭乘乘凉，吸兩口新鮮空氣。誰料縱目所見都是一塊塊黃土和灰暗的草地，樹，一株株孤獨零落的站着，能夠稱得上成蔭的地方，僅有一個遠離草地的小山坡。可是由於陰凉的地方太小，人們都一窩蜂的擠上去，遲到的人莫說要找個地方坐坐，甚至連站站靠靠的地方也幾乎沒有，至於新鮮的空氣，欠奉了。

樹，我多麼盼望自己的門前也有一株。到過這個公園以後，我對以往有過的，懷念更深了。

我在小城住過的屋，是一所極普通的平房。但它却有一樣今天絕不可得的奢侈品——兩棵樹。

那時候，也許是年紀小，也許因爲小城有較多的樹，我並沒發現這兩棵樹有多少好處，何況最初我連這是甚麼樹也不知道呢！

後來，我很快就知道其中一棵是桑樹。因爲老師給我們說過採桑養蠶的故事，我留心着它的葉子，圓而尖，邊生疏鋸齒，不是桑還是什麼。那時候，一些小同學興起養蠶的熱潮，聽說我家門前有棵桑樹，於是蜂湧的來了，幾乎把那棵小小的桑樹的葉子全摘光。

這棵小桑樹每年還有一段熱鬧的日子，就是它結椹果的時候，那些桑椹我們叫它桑子，生時青，熟時紅，我和小同學們攀到樹上，摘一顆吃一顆，連洗也不用洗。紅的吃光了，青的大顆的也吃。我們笑說，它比葡提子還要甜。其實當時我們連嚐也沒有嚐過葡提子的味道呢。

另一棵樹我很久也不知它叫什麼。有一天，突然發現它結了不少桃狀物，心頭的興奮比發現桑樹時更要熱烈，怎麼想到這棵貌不驚人的老樹竟是楊桃呢！待它熟了，一定要把同學們都請來嚐一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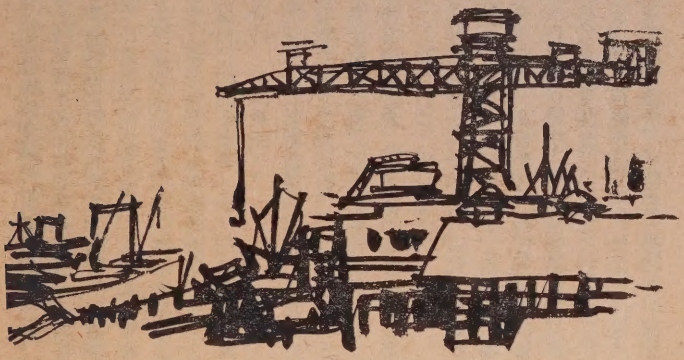
可是「楊桃」越長越大，只青不黃。母親對我說，你先自己嚐一嚐，可能不是楊桃是「三稔」。母親的話也許有理，但我還是把同學帶來了。摘下幾個又青又大的「楊桃」，一二三咬下去，酸得眼淚直流，果然是「三稔」，但我們還是吃得津津有味。因爲我們極少有機會吃到楊桃。

「三稔」結實，桑樹結子，一年不過兩次，然而這兩棵樹一年四季從春到冬都使我們的小平房添上一股勃勃的生氣，這才更是我今天所最留戀的。

此刻，當我慨嘆過着沒有綠色的日子時，越發懷念兒時有過的樹，我感激那爲我栽樹的人，眞希望自己也能爲別人的孩子栽一棵樹。遺憾的是樹苗可尋，却難找下種之地，因爲這個現代化的都市並不需要這些，而我只能抱着遺憾的心情，把這份心事暫時埋在心底。

上路船修

文：黎江年
圖：陳文



一

「去看瘋子囉！」有些孩子在大叫。

窄巷裏跑過一羣人。有個孩子跑來拉明仔去。鄉間難得看見瘋子的，大家就像趁墟似的跑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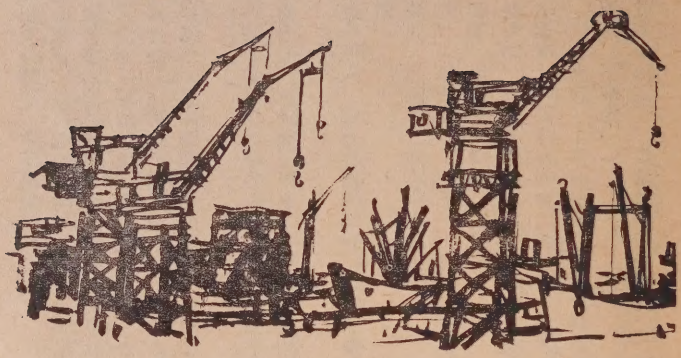
林嫂今天沒有人請她去挑運東西，正坐在門前發獃。看見五歲的明仔被拖着去了，連忙跟在後面跑。跑了幾步就走完了這條窄巷。

她看見一羣孩子跟着一個乾瘦的老人。老人穿得很破爛，身上骯髒得很，怯生生地望着四面圍觀的人和後面尾隨着的孩子，遲疑地走着。沒有唱着歌手舞足蹈，也沒有罵人追人打。旁邊有一個中年人照顧着他，叫孩子們不要老是在身旁纏擾打轉……

看的人漸漸覺得沒有什麼看頭，走了。孩子也有的散去。林嫂看着這瘋子迎面走來又走過去了。

「他是良伯呢！你認得嗎？」六嬸跟旁邊的一個婦女說：「四十多歲就變得這樣衰老！可憐他『賣猪仔』過X埠，弄成這個樣子回來。」

旁邊的婦女回答：「能夠有命回來，就該謝天謝地



啦，還管他變得什麼樣子——賣身過埠，性命眞是險過老鼠舔猫舌呀！」

「賣豬仔到X埠開礦的就只有良伯一個人回來了！」一個男人插嘴說：「如果他不是瘋了，他永世也不能夠回來……」

下面說的是什麼，林嫂全沒有聽見，她覺得耳有點脹，太陽穴上的青筋在突突跳動。明仔走到她的跟前，她茫然地拖着他回家，又坐在門檻前發呆。

明仔的爸爸阿林，也是「賣豬仔」過X埠的呀！

林嫂的腦裏閃過了很多東西，可是她又不知道自己究竟想了些什麼。她記得五年前她是從這個巷口把阿林送走的，五年了，她希望阿林從巷口走回來，即使像良伯那個樣子走回來也好。

巷口忽然跑過一隻狗，朝着林嫂這邊兇兇的吠了幾下，又跑去了。斜陽把牠的身影拉得很長，一直在巷口幌動，只一會，連影子也沒有了，窄巷又重新靜得有點荒凉。林嫂望着望着，漸漸地巷口在她的眼前消失。天黑了！

那眞是夠黑暗的日子。

孩子突然在屋子裏哭起來。林嫂彷彿從夢中驚醒，她

知道巷口再不會出現什麼了，才落寞地退回屋內。

人家都吃過晚飯了，她記起自己還未有煮。她胡亂地拿了米和芋，半米半芋的放進鑊中。她捧起一個碗想取東西，走了幾步却又忘記了要取什麼，怔怔地站在那兒想，想了一會，竟連爲什麼站在那裏也想不起來了。孩子第二次的哭聲使她清醒過來，她跑到醃菜壇前掏了一些酸芋莢做菜。

藉着神台前那麼丁點兒的油燈的光綫，她看着兒子甘香地吃着飯，看着看着，她流起了眼淚。孩子多像他的父親！

門外突然走進一個人，那是林嫂的母親，她摸了摸孩子的頭，對林嫂說：

「我想了好幾天，想過了，你不能去香港！」

「眞的不行嗎？」林嫂像捱了一下，「我可以帶着明仔去香港，找着四嬸，然後我去清糞、去担泥……」

「我沒有什麼時間，我是偷偷溜出來的，等會我還得趕回去捧參湯給老爺喝。」做母親的臉上並沒有什麼笑意，「人望高處，水向低流——你有氣有力的爲什麼要跑去倒糞、担泥，眞是，不准去！」

林嫂知道這就算是決定了，但她還是最後掙扎。「明仔他父親也沒有辦法在鄉間站得住脚，我又怎能不想辦法去大城呢？別阻我，放我一條生路吧！」

「就是因爲替明仔的父親着想，我才不想你去。」母親的口氣軟了，「你去香港，沒有人提點你，日子難捱，你跟人走了，又怎能對得起明仔的父親！他當豬仔過埠也是爲你們呀！而且良叔回來了，阿林說不定也快要回來了。」

林嫂從喉嚨裏爆出幾句話：「不要把我當作明仔，我一切都明白，明仔他父親是斷綫紙鷂，今生今世也難望他回來的了！」她絕望地叫喊：「我要養大明仔！我是你的女兒，你也要爲我想想呀！」

「你以爲我是竹織鴨，沒心肝？」母親的思想混亂了：「我剛才跑去問良叔，他只是說『鬼佬很兇，鬼佬很兇，』其他的什麼也答不上。過兩天等他清醒一些的時候，再查問阿林的蹤跡，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的！」

臨出門時，母親還加上一句：「不准去大城！」

明仔依在林嫂的身旁睡着了。林嫂却睜眼看着屋樑。夏天的晚上很靜，聽得見蟲鳴聲，單調煩躁。屋頂的天窗透進一綫光，她看見孩子瘦削的臉上現出了一絲笑容，孩子不知道日子凄凉的，他餓瘦了。他被人家打了的傷疤在臉

頰上劃了一條弧紋。父親走了，孩子就讓人家有田有地的人欺負了。阿林走得眞寃枉呀！他欠了那麼一點債就被迫賣猪仔過埠。他一走，債是沒有了，其他不平的待遇却接連不斷而來：砍柴沒山，耕田沒水……阿林說他很快就會回來的，可是五年了，他只在最初那年來過一封信，再沒有提到回來的事，而此後也就再沒有什麼訊息。

第二天，林嫂在婆婆的神主牌面前裝上一炷香。婆婆等丈夫回來守候了幾十年，臨老，兒子阿林又賣猪仔過埠，她思念丈夫，記掛兒子，鬱鬱了結一生，前年去世了。婆婆如果有靈，你要保佑我和明仔呀！你要保佑阿林平安回來。

許多天過去了，依舊沒有消息。

一天傍晚，明仔從媽媽手中接過了兩條番薯，吃完了，他抱着媽媽的腿嚷着要再吃。媽媽什麼也沒有給他，突然低下頭抱着他痛哭起來。明仔不明白爲什麼媽媽一連幾晚都要哭，邊哭邊說一些他聽不懂的話。

在昏暗的暮色中，媽媽倒了一盆熱水替明仔洗澡。抹乾身子後，替他換上了一身刻意洗乾淨的衣裳。媽媽抱他坐在膝上，替他在頭上紮上一條紅頭繩。一滴水滴在明仔的頭上，明仔摸一摸，望望媽媽，媽媽有兩長串淚珠落在腮邊。「孩子，你要分清好人壞人……那個『德爺』迫走你的爸爸……你的媽媽命苦！」

媽媽摸出九個「雙毫」銀幣，在燈光下數了又數，最後摸出一枚銅錢，湊成十個，放進明仔的手中，還沒等明仔接牢，她又取回來，放進明仔的口袋裏。「孩子，你命苦，媽媽不能照顧你，你袋着這十個錢，你要十足做人！不要記着媽媽，冷冷熱熱，你要自己小心……你要十足做人哪！……」

明仔袋裏裝着十個錢幣，肚子却是空空的進入夢鄉。

孩子沒有夢，如果有，夢境該是多麼陰冰凄凉呀！

母親上吊死了！

第二天，六嬸聽到明仔喲唬大哭的聲音，跑過來看看，門還沒有開，叫林嫂，沒有應，她一陣心慌，叫明仔快快開門。可是明仔連門閂也摸不到。六嬸高聲地叫來了留在家裏的隣里，一同合力把門撞開。門開了，大家搶救林嫂，可是太遲了，太多的苦難，迫死了這一個善良的婦人！她怎麼捨得丟下還摸不到門閂那末高的明仔呀！

二

明仔跟着姑媽逃到香港來了。

姑媽在一條橫街那兒租了一個半邊小舖位，日間做縫舖，晚上住宿。舖子裏一共兩個人：姑媽和明仔。

姑媽不讓明仔到外邊去，整天要他幫着做一些釘鈕什麼的。她倒不是迫着明仔做工，相反他正是爲着「救生」明仔才帶他出走的。十歲的明仔有時停下來玩玩，也不敢走到街外亂闖，他怕鄉間的「德爺」和他的「老虎鰌」會突然在他面前出現。有時困得久了，他覺得悶。但是比起在「德爺」家裏做苦工，那眞是勝多了，尤其是吃完晚飯，姑媽點上火水燈做活計時，跟他談起祖父、父親的生活瑣事，他總是覺得很高興的，因爲姑媽盡揀一些趣事告訴他。姑媽不會談起明仔的母親的。就這樣姑媽照顧着明仔度過了一段日子。

一個師奶到來取衣裳。姑媽殷勤地拿來給她。師奶皺着眉把新衣裳反來覆去地檢查，這裏的領開得不好，那裏的鈕耳不正，鄰口留得太少……姑媽答應再改一次，可是她一把抱了回去，說等着要用。最後尅扣了工錢，悻悻然走了。

姑媽嘆了口氣。顧客越來越少了。這門生意不是我這個「鄉下人」做的。拿起鋤頭比拿起一枚針輕巧得多。明仔更不用說了，他會經被迫着替德爺看十多條牛，要翻禾頭（割禾以後，把禾頭翻進泥裏），却從沒有拿過一次針呢！

「明仔，回鄉下去好嗎？」一天晚飯的時候姑媽問他。

「哎呀，不要把我送回去！」明仔本來已經恢復了一點血色的臉一下子變白了。他摸摸額角上的傷疤，結結巴巴地說：「那個……那個『老虎鰌』見了我，不把我宰了嗎！」

「事隔幾年，她會記不起你了吧！」

「我可記得她，」明仔咬着牙說：「她簡直不是人，我才八歲，她就要我看百多隻鴨子。我病了沒有人看我，還迫着我去看鴨子。有兩隻鴨子走失了，她狠狠地打了我一頓，把我的頭也打穿了。」

好心腸的姑媽憐惜地望着他的疤痕。「我怎麼會送你進虎口呢！我是說回我男家的鄉下呀！」

姑媽出嫁外地。姑丈和孩子都在家種菜養猪，她是爲了救出明仔才到香港來的。眼看此地沒法謀生，她要回鄉下去了。明仔當然想跟着姑媽。

第二天，姑媽去買菜，順便請「寫信佬」寫了一封信，托「巡城馬」（來往廣東四鄉一帶的捎信人）帶回鄉。

生意很淡，明仔走到隔壁的包辦筵席店舖那裏去找小

伙計全哥聊聊。全哥不在，問老闆，老闆說他辭工走了。明仔快快的退回來。臨出門時老闆突然叫住他：

「明仔，今天幫我做一天工夫，行嗎？」

明仔想立刻答應，但他還是回家問准了姑媽才過來做。嗨，工作可多着呢！洗碟、洗煲、砍柴，把用具裝進籮裏……到後來還要他用肩膊挑着用具，跟着那位高師傅到做酒席的人家裏去！

晚上，回到店裏，他覺得疲倦，但比起替德爺家幹活還算不得什麼。老闆把剩下來的飯菜遞給他吃，這就是「工錢」了。

一個月後，姑丈的信來了。明仔嚷着要跟姑媽去聽人讀信，可是又給隔壁的老闆叫做工去了。晚上回來，姑媽還在等他。

「甚麼時候回去？」明仔問。

「我……你……」姑媽腦裏有點混亂。

「出了什麼事？」明仔問。

姑媽看着這個懂事的侄兒，鼻子一酸，差點哭起來。

「鄉間遇到旱災，耕種有困難。最近又有猪瘟，家裏的那條母猪也死了。姑丈担心不能養活你，叫我不要帶你回去。」

明仔聽得呆住了。這是個多好的姑媽。他不知道爸爸的樣子是怎樣的，他只是模糊地記得媽媽。姑媽是他最親的人了。離開姑媽，他不忍想下去。他知道姑媽疼愛他。

「明仔，你說該怎麼辦？」姑媽的臉背着昏暗的火水燈，明仔看不清她的臉，可是聽得出哽咽的聲音，姑媽急得哭了。

「姑媽，你回去吧！他們需要你呢！」明仔說得很平靜。「不要惦掛着我，我會想到辦法的！」

「姑媽救你出虎口，却又丟你進大海哪！」姑媽喃喃地說：「我怎麼對得起你死去的母親！」

「那一年如果不是你救我來香港，我還不讓那個閻羅王『德爺』治死嗎？那裏還捱得到今天！」明仔說得很慢。「你想想，他們打我、餓我，日間要我拚命做工，晚上不讓我睡覺。你再遲幾天救我，我早已沒命了！」

「其實葬你母親時大家已經湊了一筆款，那個死德却硬說要辦得體面些，拿了一點錢來。」姑媽頓了一頓，「那筆債，害得你被他捉去當了幾年長工，差點連命也貼上，債却還是愈還愈多呢！」

「姑媽，你快點回去想辦法，不要讓姑丈借債。」明仔忽然想起了什麼，「我可以到黃老闆那兒做工呢！」

「那麼辛苦的工作，你做得來嗎？」姑媽使勁地搖

頭，昏暗的火水燈照着姑媽那模糊的影子也在灰黃的牆上幌了幾幌。「記着你只是十三歲！」

明仔聽見這句話，意見可多啦！他講出許多他能夠勝任的工作。「黃老闆也稱讚我呢！」最後他這樣說。

姑媽同意明天去問黃老闆。

包辦筵席的工作眞多，一早起來，洗洗掃掃，跟着準備餸菜的作料。剪冬菇、剪蝦、浸翅、煲鮑魚……只要師傅說一句話，就夠明仔做半天。

「明仔，來吃飯！」黃老闆親熱地叫。

明仔難過的心情有點舒展了，姑媽走了以後，黃老闆是唯一的依靠。他很好呀！你看，他笑得多慈祥。孩子的心裏原就藏不得什麼憂傷。何況生離死別，在明仔早就經歷過了！

老闆今天特別和氣，他一再叮囑明仔添飯。有一兩次，明仔竟然啣着那雙洗得有點發白的黑筷子，怔怔地出了神，他想起和姑媽一起吃飯的情形來啦！高師傅倒沒有說什麼，低着頭一個勁地吃飯。黃老闆比高師傅還要好，明仔想。

黃老闆扒完了最後一口飯，把碟子裏剩下來的兩條菜心夾到明仔的碗裏，笑了笑說：「吃多一點，快高長大！」他臉上的肥肉堆到上眼尾，嘴巴差點咧開到耳邊。

「等會你推木頭車，載架生、材料，跟師傅去！」

明仔正在夾起那兩條菜往嘴裏送，聽到這句話，張着的嘴梗着不動，他忽然覺得這兩條菜有骨——木頭車運「架生」，責任不輕啊！

下午，明仔準備推車的時候，黃老闆高聲叫着他——忘記了帶芥醬、辣醬。推起木頭車「嘎吱嘎吱」的走了幾步，高師傅又叫他等一等——他忘記了拿東西。高師傅出來了，黃老闆又走上前來，對明仔講話，這回倒是嚴肅極了：「小心不要摔爛東西，要扣工錢的！」

秋天的天氣有點凉意，明仔身上却淌着汗。一百幾十斤重的東西，十二三歲的孩子推得很吃力。他記得鄉間秋天行船，水淺船重，涸在沙堆上，「德爺」家的人硬叫他也跳到河中去幫着推，現在可眞像陸地推船呀！

一塊樹葉隨風飄下，落在那堆「架生」中間，多了一片樹葉，木頭車似乎更重了。樹葉眞頑皮。跟我過不去呢，明仔心裏想。人家說「燈芯變成鐵樣重」，樹葉也會變成鐵樣重的——如果揹得久了！

他不敢停下來，怕高師傅責備。高師傅却停步了，望了他幾眼。師傅又要罵人啦，明仔想：我才不理你，連看

也不看你一眼呢。有本事你來推推看，你就是只會拿刀拿鑊鏟，我這個小孩子也比你好氣力，搬的東西比你重得多……。

可是明仔想錯了，高師傅突然伸手過來，明仔縮了一縮，望一望高師傅。師傅手裏拿着兩張紙片。「抹抹汗。」師傅把那兩張紙片朝着明仔遞了一遞。明仔把木頭車推到人行路旁放下。接過了師傅的兩張紙片。師傅沒有再作聲，明仔望望他，他額角上的皺紋似乎少了兩條。明仔默默地抹着汗，一陣風吹來，他覺得非常凉快。

「繼續走吧！」師傅又開腔了：「再遲就要來不及了！」

明仔又推着木頭車起行。奇怪，木頭車比剛才似乎輕了一些。

明仔把「架生」、食物作料，搬到人家擺酒席的家裏。擺好東西，聽候師傅差遣，他遞這樣，取那樣，在廚房裏忙得團團轉。一直忙到人家散了席，才幫着執拾東西，用木頭車把它運回來。煲了熱水，洗完碗碟，已經很晚了。師傅叫他去睡，老闆說明天沒有接到酒席，可以遲一點起床，今晚要把銅煲擦乾淨。於是廚房燈光亮着，明仔一個人在使銅煲變成鏡子。一點鐘，他把燈關上，黑暗中摸到一張大圓枱面，平放到地上就是床，他蜷縮地睡着

了。

「起來，起來，」朦朧中明仔聽到有人叫他，他覺得腿上被什麼東西撞了幾下，有點痛。睜開睡眼，看見老闆在踢他的脚。爲什麼要踢我，明仔心裏很憤懣，可以用手推我的呀，而且昨天晚上分明說清楚今天早上讓我遲一點起床的。明仔一骨碌轉身爬起床（其實應該是「起枱」），閃縮避過老闆繼續踢來的脚。

老闆吩咐明仔送他的女兒去上學。明仔服侍她吃過早餐，替她挽着藤書包出門。她有時跑，有時停，忽然又叫明仔跑過對面馬路去買一點糖果或者什麼的。明仔疲於奔命，送她回到學校，已經弄得神經緊張萬分了！

送「大姑娘」上學回校之後，明仔跑着回店舖裏洗衣服：老闆夫婦的衣服、幾個月大的「三官」的尿布……然後又跑着到「大姑娘」的學校門口，等着接她放學。大姑娘和同學一起走出來。明仔上前要接書嗯，大姑娘沒有理他。他站在旁邊呆等。

「這是什麼人？爲什麼老盯着我們？」一位小姐厭惡地盯了明仔一眼說。

「不害羞，看着人家女孩子談話！」另一位小姐輕蔑地呶一呶嘴唇。

「那是我家的學師，來接我的，」大姑娘被大家說得有點不好意思，把不滿都轉到明仔身上，「眞不要臉，走到人家女子學校門前。」

明仔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女校男校，被她們這樣一說，才發覺從學校裏出來的都是女孩子。孤單一個男孩子站在這裏是難爲情的。明仔想把脚挪過幾步，想起老闆的命令，却又像石像似的站立在那兒。

「替我拿回去！」大姑娘一聲叱喝，把書嗯照面飛過來。「不准跟着我走。」大姑娘說着和同學嘻嘻哈哈地邊跑邊跳地走向前。明仔楞了一楞，想起老闆的吩咐，連忙追上去，可是遲了，大姑娘不見了。好呀！是你叫我不要跟着你的，我可以一面走一面數汽車了，明仔心裏嘀咕着，自個兒挽着藤嗯走回店舖。

老闆娘見明仔一個人回來，馬上沉下了臉，老闆也放下正在用來切肉的刀，追出來問明仔。明仔如實講了。心想：這不關我的事，是你的好女兒難服侍罷了。

「你玩得太利害，失去了三魂了！」老闆娘咆哮起來：「連照顧大姑娘放學也做不到，你只懂得吃飯。」老闆娘愈罵愈兇，明仔不明白她爲什麼那末兇，她又罵了：「你說謊，寃枉大姑娘，看來你這塊蕃薯非得用蕃鉋來鉋」

下不可……」老闆娘突然揚起了手，明仔還來不及弄清是什麼回事，就被打了兩下嘴巴，血從嘴角爬了下來，像掛了一條紅蓆。

明仔咬着嘴唇，沒有哭。他不習慣哭的，特別是被人無理打罵的時候。她希望大姑娘這時候回來對老闆說個明白。

大姑娘這就回來了。做父母的連忙趨上前去問話。有沒有被嚇着，有沒有被車碰傷……「乖女，你爲什麼不讓他照顧着回來？」

女兒看看父母的臉色，知道不大對頭。「他……他……爸爸不要再讓他去接我放學了！」

「爲什麼？」做父親的可緊張。

「他取笑我的書友，又自顧自的跑去玩，全不顧我呢！」大姑娘裝着滿肚委屈的神情。

「你說謊，」明仔顯然被惹怒了。「你自己跑去玩却——」

他後腦突然挨了一掌，踉蹌地仆了兩步，第二掌接着又到，屁股又挨了一脚。「不准你駁嘴，」老闆像打雷一樣厲聲喝罵，「你是出爐鐵，要打才成器。我的女兒也會說謊的嗎？告訴你，你再欺負大姑娘，我就取你狗命！」

明仔知道再講也是沒有用的，他從早幾年在「德爺」家做工得到了經驗：講的越多，「錯」的越多，多講多打。他不要哭，哭，打的人就痛快了，那個比他大兩三年，比他高出半個頭的大姑娘就會更得意了！

老闆叱喝着叫他以後好好的侍奉大姑娘，然後叫他到廚房裏去開飯。擺好了饌菜，用木飯桶盛好了一桶飯出來，舀好飯，老闆叫他去買東西，買幾樣明天趕着用的。買完回來，早吃完了飯，枱面還有些油膩沒有抹乾淨，飯菜却搬走了。他抹好枱面，掃好地上的骨頭，要到廚房吃飯，可是老闆說他今天犯了事，又沒有做工夫，不准吃。

「媽媽，有沒有山楂餅？」大姑娘問。「我吃得太飽了！好辛苦啊！」大姑娘說着瞟了明仔一眼。

「乖女……」

明仔沒有聽下去，他走去了廚房，他不明白，老闆昨天還是好好的，爲什麼今天却變得這樣兇，連他的女兒也欺負我。明仔拚命想找事情做，他不去想着肚子餓，可是肚子却咕咚咕咚的響起來，他咬着牙，不理它。

高師傅沒有做聲，繼續埋頭煮東西。他忽然端了一碗飯來，放在明仔的面前，上面放着一些隔夜的「菜脚」。他指一指放在濕漉漉的地面上的那張小櫈子，意思是叫明仔

坐。明仔接過那碗飯，坐下來，小小的腦勺正對着三個燒得火紅的爐子，他低下頭來吃飯，可是忽然又抬起頭來看看師傅，爐火映照着明仔眼睛裏晶瑩的淚珠。孩子想起了姑媽。

明仔在這裏一做就是兩年。

兩年裏，老闆對他越來越差。他起早睡晚，一年到頭沒有一天休息，年初一，舖頭放假，所有的師傅都休息了，他也放假了。可是老闆的孩子也放假呢！他們一放假，換出來的衣服就多起來了，你看，家裏穿的衣服，探親的衣服，燒炮仗時弄髒了的衣服……明仔在年初一也要「大展鴻圖」，拚命工作了。老闆也眞沒有虧待他，年卅晚替他結算了全年的工錢，一次過發了給他，共四個「雙毫」——八角錢，可以買好幾條毛巾了。

過年以後，明仔挨打挨餓的次數更多了，高師傅走了，沒有人會給他送一些吃的東西。新來的師傅是老闆的堂弟，打起明仔比老闆還兇。最難受的是明仔有時無端端被老闆打了一身，過後弄清楚才知道是大姑娘做的手脚。

明仔越來越覺得老闆是另外的一個「德爺」，夠兇狠的。他有時喝罵明仔，說話聽得不大清楚，意思却是挺明白的：明仔你要好好的替我做工，你飛不去的，你無親無故。

街頭印務館的工友常常看着明仔推着一車架生或挑着一担什麼的走過，總是同情地高聲談論起來。日子久了，見明仔走過就問候幾句。見明仔鼻青臉腫，不用說是被巨掌打了，一條腿一拐一拐的，不用說，又被踢傷了。「明仔眞是搭着賊船！」工友們憤憤不平地罵。

有一天工友們把明仔藏起來，請明仔在廠內打掃地方做雜工，可是不知怎的走漏了風聲，被黃老闆衝進印務館裏，拉走了明仔，臨行聲稱如果誰再引誘明仔逃跑，就控告他拐帶。因爲他用錢把明仔買了，工友們一時奈何他不得，只好眼送明仔再陷魔掌，不用說，明仔又挨了一頓毒打。

可是明仔終於逃跑了，逃到一家旅店裏，投靠一位大嬸。大嬸在旅店裏補衣服。明仔躲起來，輕易不敢露面。大嬸守護着他。

大嬸就是高師傅的妻子。

第二天，旅店裏來了一批星加坡的華僑。他們吃飯剩下了一些冷飯殘餚。大嬸拿來給明仔，於是他吃了一頓飽飯——很久以來沒有吃過的一頓足夠的飽飯。

第三天，高師傅來了，帶着一位工友同來。高師傅還是那樣很少開腔。可是他說的都在節骨眼上。

「你去做學師，好嗎？」他顯然很有生氣地說：「躲在這裏會養懶身子的！」

「你跟着我做火鷄撐！」那個叫做齊伯的工友見到明仔目瞪口呆的樣子，解釋說：「火鷄撐就是西廚的學師！」

明仔還能夠選擇嗎？高師傅是他的「親人」了，高師傅沒有能力養他，跟着高師傅或者高師傅的朋友工作一定會很好。如果不去，只有回黃老闆家或者去乞食。五歲那年他乞食過的，那時在財主家幹活的外婆也沒法分身去照顧他。外婆一死，他就成了「德爺」家的「長工」。他不明白爲什麼「德爺」、黃老闆那樣兇，高師傅却這樣好。

明仔跟着齊伯上山頂的住宅區那兒做工。那是「鬼頭」的家。

齊伯帶着明仔穿過一個小花園走到後門。開了門，看見一些傢呀，櫃呀什麼的，可是却看不見柴。齊伯告訴他這是廚房。旁邊有一個小房間，收拾整齊，「這是我們住的地方。」齊伯指着叫明仔放下那兩件僅有的衣服。

這地方潔白明亮，一定會很舒適的，明仔心裏禁不住有點興奮。

三

一連兩天，明仔都在廚房裏轉。

齊伯教他生爐子。齊伯手裏只拿着一盒火柴，什麼也不用，旋一下那顆黑鈕子似的東西，擦亮了火柴，奇怪，爐子就燃起火來。

這叫煤氣呢！眞好玩。但這不是玩的，弄不好，會死人的。會死人？那麼嚴重！如果用完了忘記關上這一顆黑鈕似的東西，煤氣走漏出來，會令人中毒，叫煤氣毒！會全身瘀黑的。唉，眞怕人！

十五歲孩子的眼中什麼都是新奇的。喝茶要加上牛奶和糖，不吃飯却吃薯仔、麵包，吃肉要動刀動鋸的，那些鑊長着像鏡子似的一枝長柄，平底，那些油是一塊塊的……

廚房通到廳外的門常常關上，偶然打開了，聽到了一些聽不懂的嘰哩咕嚕的聲音，那是一男一女的答話。明仔很多次想探頭去看看究竟，齊伯總是及時叫着他。廳外是怎樣的呢？主人是怎樣的呢？

明仔終於看到廚房外的情形了。那是第二天的晚上，齊伯緊張地搞完了一大堆食品，依次序地捧完了一碟又一

碟之後，用一個閃着耀眼光芒的銀盤，托着一壺茶兩隻杯和幾件小玩意似的用具，這些用具都光潔明亮，發出潤澤的光芒。齊伯叫明仔捧着出去。

明仔小心翼翼地端着小銀盤。依着齊伯的指點，把它放在一張長桌上。他靜靜地站在桌子旁邊，看着齊伯跟那個鼻下長着鬍子的人嘰嘰咕嚕地談話。在長桌另一端坐着的那個女的有時講兩句什麼，齊伯又轉向她答話。講了幾句，小鬍子揮揮手，齊伯就領着明仔回來。臨走進廚房之前，明仔扭頭看一看大廳，可眞大呢，但他來不及逐樣看清楚，就已經關上門了。

齊伯告訴他明天開始工作。

第二天一早，齊伯叫醒明仔，要他把臉洗抹乾淨。洗杯、洗碟、洗壺……花的時間遠比洗臉多。

齊伯把這一套東西放到小銀盤上，着明仔捧起來，跟着他。出了廚房，走了好幾步，明仔把茶放到昨天晚上「鬼頭」食飯用的那張長桌上。齊伯搖頭表示不對，「送床口茶！」齊伯說。

他帶明仔登上樓梯走到一個房間的門前，敲了兩下，裏面有人應了一聲。齊伯開了門，叫明仔把茶放到床旁的小几上，然後兩人退了出來，又忙着準備早茶去了。

這一天，齊伯帶着明仔試做了一整天的工作。早茶、小食、午餐、下午茶……從早上六點鐘一直忙到深夜。明仔在這所高大的房子裏轉來轉去，身上很疲倦。可是他覺得一切都很新鮮。光滑的地板，走起路來可得留點神，潔白的牆上掛着一幅幅的畫，柚木的櫃台上放着一簇簇的鮮花……眞是奇特的環境啊！

帶着一種奇異的感覺，明仔進入了夢鄉。他夢見自己進入一個奇形怪狀的地方，那是完全陌生的，完全不屬於他的地方，他在園子裏和一大羣孩子跳着玩着，突然走到露台和主人喝下午茶，女主人替明仔的茶杯裏放了幾塊糖呢……

可是他的夢醒了，新的一天工作又開始。齊伯教他除了捧餐以外的事，怎樣「做茶」，怎樣烘「多士」……

吃午飯的時候，幾個僕人一起在廚房裏吃。主人「鬼頭」並不包伙食的，要食就要請齊伯代勞。主人吃得很豐富，僕人吃得很簡單。主人吃的東西難得有剩，剩下好的如牛扒之類要用來餵狗，剩下鷄零狗碎的一些什麼則連明仔也沒有胃口去吃。

負責洗熨的二姐吃了一碗飯就放下飯碗了。

「還有飯呀！快多吃點！」齊伯要替她盛飯。

二姐把碗縮回，用手捂着肚子說：「不知道是不是衣服洗得太多，腰腹都痛了。」她補充說：「剛才洗衣服蹲腰太久。」

銀姐呶長了嘴說：「你單做洗熨，有什麼辛苦！難爲我這個照顧嬰兒的，整天磨磨蹭蹭的就在那張嬰兒床前打轉，連咳嗽也不敢放聲！」

二姐不服氣，「好，我們調換做一下，好嗎？」可是她立即又說：「要我照顧嬰兒，唉，我受不了，孩子整天嘩哩嘩啦地哭，太太整天在你耳邊嘰嘰咕嘀地督着你做工，我不悶死了才怪！這工作是你才做得了！」

「不是嗎！我早說你這份工作清爽，洗完衣服，可以去睡覺，醒來，衣服乾了，三扒兩撥的熨好了，就可以找人談天去。」銀姐半諷刺半羨慕地說：「五十斤柴——一「樂」（絡）也！做好工夫，去看看我們怎麼個悶法！」

二姐剛想回答，可是銀姐很快地扒完最後一口飯，飛快地跑出去了。因爲她聽到主人的叫喚。

二姐用手按着腹部，開始那漫長的熨衫工作。她突然覺得胃部一陣抽搐，痛得她踉蹌地趴了一下——

「下雨了！」齊伯說。

三個人立刻同時放下工作，搶着去收衣裳。明仔從晒晾架上抱着一大捧嬰兒尿布、衣服之類，不知該放在那裏，就站在通路上團團轉，這却阻住了大家的去路。「心急反而入不了城。」二姐埋怨說。明仔警見了放衣服的架子，就跑過去放好。

「哎呀，不好了！」二姐叫了起來，她迅速拿開了熨斗，下面被壓着的白襯衣烘成了一塊焦黃。剛才突然間胃痛，接着搶收尿布、衣服，竟忘記把熨斗移開，現在這件衫，唉！她嚇得臉色發白，喃喃地說着：「壞了！壞了！」

明仔不明白她爲什麼那末緊張，那件衣服還是頂好的嘛，又沒有絢爛，明仔的衣服不是常常破爛了也一樣穿在身上嗎！可是年紀大的三個「拍檔伙計」都沒有心情再閑談了。明仔想知道兩個人的工作究竟誰較辛苦也沒有了下文。

明仔很快洗完了碗——這些碗不必那麼着意去洗，這是齊伯說的——又開始準備下午茶。初夏的天氣是沉鬱的，下了幾點雨，更覺得煩躁。明仔不知是因爲昨晚多夢，睡得不好，還是因爲早幾天睡得多，成了習慣，總之他的眼皮提早搭拉下來。他坐在一張小櫈上背靠着牆打起瞌睡來。齊伯突然猛力地推醒他：「快，快送下午茶。」他一驚醒過來，霍地跳起，匆匆的放好用具，捧起銀盤就走。

通到露台的門關上了，大概是剛才下雨時爲防飄雨關上的吧。明仔伸左手去旋門把手，他用力過猛，地面又太滑，身體一歪，向前仆去。說時遲那時快，他死命用頭頂住門旁的那堵牆，再騰出左手來支住身軀，重新站穩，他嚇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消，那扇門開了，沒有扣牢，「砰」的一聲再拍回來。他看看右手托着的小盤子，謝謝天，茶具都還完好無缺，也沒有摔到地上。

他聽到後面女主人的嘰咂咕嚕的響聲，他沒有在意，小心地開了門，把茶放在籐桌上。

女主人的聲音愈來愈大，夾雜着男主人的聲音。後者忽然衝出露台，指着明仔又指指那扇門，一直是嘰咂咕嚕地。明仔不知他想幹什麼，看樣子却是瞪眉突眼，來意不善。不知道這些語言不同的人這種表情算是什麼意思，那撇鬍子一上一下倒眞是有趣得很。可是明仔笑不出聲，因爲——

「噼啪！」明仔挨了兩下耳光。跟着男主人舉起腿來一腳照明仔屁股踢去。明仔想走開。「鬼頭」一把揪住他的衣領，又出力把他翻過來，揪住他胸前的衣裳，一面又高聲地說着什麼，揚起手來又要打。忽然響起了齊伯的聲音。明仔斜眼從男主人高大的身軀看過去，看見齊伯微笑着對主人講話，齊伯是很少笑的，看見齊伯那張笑臉的樣子，明仔難過得差點哭了起來。他出力一掙，從「鬼手」中掙脫了身，躲到齊伯背後。齊伯講了一會，才拿起小銀盤，拖着明仔回屋內。走到門邊，指一指門旁的臘板地上，有幾點晶瑩的水珠：「這是你淌了的茶！」齊伯小聲地說。

一霎時，屋子裏的薑花不再香了，那一扎叫做什麼「刀蘭」、「劍蘭」的也顯得臃腫累贅，盡裏的人咧開血盆大口要吃人……

齊伯叫明仔用布去把臘板地抹乾，他自己換過了一套茶具，再泡了一壺茶，親自捧去。主人剛才說用錯了茶具呢！

明仔再也不想瞌睡了，他的面頰和心口都像火燒火燎似的。

晚上十點多鐘，二姐、銀姐突然走到廚房裏找齊伯商量。那件熨壞了的襯衣害得二姐要執包袱走人。銀姐憤憤不平地叫二姐再去跟主人理論，齊伯也答應陪着去。可是二姐不願意，「這種見鬼的工夫，我不幹了！一天換三四套衣服——從底衫到面衫——兩個人合起來一天差不多換十套衣服，加上每天換床單，整天洗、晾、熨……哼」二

姐滔滔不絕地數說起來：「害得我的腰痛肚痛，不如現在乘機休息！」

明仔不明白爲什麼主人會換那麼多的衣服。二姐告訴他，主人每次出街回來就把身上所穿的衣服全部換過。

明仔忽然覺得那些清潔明亮的房屋、用具、衣物……都在惹人討厭。

第二天，二姐把行李收拾好，請女主人來點查清楚，之後，昂起頭走了。四個人望着她。女主人一走，大家擁到窗前，看見二姐已經穿過小樹，從後門走遠了。

整個早上，大家都有點沒精打采。

下午，明仔又坐到小櫈上欠伸時，齊伯遞來了一杯奶茶。「喝一口，你會振作起精神的。」

明仔低下頭喝着，喝着，覺得這茶眞甜！

明仔在「鬼頭」家做了一年多。「鬼頭」打人很兇，連駕駛私家車的司機也給他打了一次。對齊伯倒是不錯的，齊伯煮菜巧手，「鬼頭」請客人回家晚餐，齊伯替他爭得了好面子。齊伯護着明仔，總是及時提點他，因此後來明仔倒是少挨了一些打。

日本鬼子侵略中國，「鬼頭」的「祖家」極之關心他們在上海租界的利益，一些軍人應召前往，「鬼頭」也要調職去上海。

齊伯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不能帶着明仔去。明仔不想牽累高師傅，自個兒走去街頭賣報紙。

報紙的銷路很好，人們關心戰爭的情況。大家對國民黨政府發出的戰報很驚忤：打了勝仗，轉移有利陣地，却轉到自己老遠的後方來了。日本鬼子有一點是敗了的——它行軍的速度追不上國民黨軍隊的撤退！

一些人要明仔交錢，明仔交了，另一批人又來。明仔應付不了——賣報紙幹嗎要那麼多人來保護的。

就在這個時候，高師傅的朋友强叔介紹明仔到船塢裏學師。明仔已經是十七歲了。

四

大清早，明仔隨着工友走到閘口前。

嗨，人眞多，從四面八方走來。大家手裏都拿着一塊「牌仔」，到閘口先生那裏換取了自己的鐵牌。向廠房走去，把寫着自己姓名的鐵牌拿到工作部門的出席欄去張掛。

明仔望着一羣又一羣的工友走進了閘口。有的走得匆

匆忙忙，有的却是從從容容邊走邊談。只一會工夫，閘口就變得空洞洞的再沒有什麼人。

強叔帶着明仔向「牌仔先生」招呼了一下，入閘了。明仔已經在工目的「館口」那裏見過這位牌仔先生，昨天說好了今天上工，所以現在也向他招呼。

「他的工牌可以發出了嗎？」強叔向牌仔先生問。

「還沒有製好，過一兩天才發吧！」先生向着明仔。「林遠明，明天你自己上工時，招呼一聲就是了！」

明仔點點頭，跟隨着強叔進廠。人家都叫他林遠明而不叫他明仔，他知道自己漸漸長大了。

遠明四處張望着。這地方眞大！那邊是高高的鐵架，一條繩在吊着什麼，這邊是一艘大船，船上有兩個人正在向站在岸上的一個人高聲叫着，……遠明忽然踢着一堆硬東西，險些跌倒。

「小心些！」強叔聲音短促嚴厲。「這裏到處有危險。你踢着錨鍊了。」

遠明看看地上躺着幾長串像蜈蚣似的長鐵環。每個鐵環彼此緊扣着。一直爬向很遠。要爬落海吧，誰知道？他覺得到處都很新鮮，想到處看看的念頭壓抑不下，但看看強叔的嚴厲臉色，他知道還是專心走路的好。

強叔把他帶到「架生房」，管工安排了工作，於是遠明開始了入船塢第一天的工夫——抹螺絲釘。

這樣抹着抹着，他抹了一天又一天，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

工作是單調的，把一大堆螺絲和一大堆螺絲帽抹好了逐個配對，再分格放好。最初他把配對當作遊戲，重複又重複後，遊戲失去了魅力，他知道不能打呵欠，但有什麼辦法呢，呵欠迫人而來。

一些日子以後，他開始登船，落艙底，拾起那些完成了工作後躺在艙底的螺絲，然後讓它躺在麻袋裏，麻袋靠在遠明的肩背上，這樣它又重回到了「架生房」。

不落艙底的日子他落塢底——輪船躺在船塢裏，暫別了海水，在藍天下舒展地臥着，讓船底裸露在空氣中。敲打鐵銹的鎚頭響，窩釘的鉚槍響，一百幾十磅重的「搬手」（鈴士）碰擊響……暫時成了輪船的呼吸。遠明在支撐着船身的木墊條中穿插，彎腰拾螺絲帽。拾起了螺絲帽，留下了汗水。

輪船眞高呀，從塢底望上去簡直望不到頂。

工程趕得很緊，管工不時來巡視工作的進行，他的臉色有點像天氣變幻時的海水，由藍變成墨綠，帶點黑色，

陰沉沉的。

很多日子過去了。遠明跟着師傅福全叔開工。在車床前轉來轉去。

「小心點！」福全叔向遠明大喝道。「小心你那個笨腦袋，『電排』來了！」電排是廠房中能走動的起重機。它轟隆轟隆地走來，遠明却站在那兒看着一架機床定了神。要不是師傅這麼一喝，他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福全叔的脾氣今天不大好，從開工到現在已經把遠明罵了三次。

工件由電排運來了，要把它放在工作台上。師傅指揮着雜工和遠明去做。前者頭上緊張得滲出汗珠，後者却笨手笨脚地瞎幫忙。

「啪！」一聲清脆的耳光打在遠明的臉上。

「蠢得像隻豬！」福全叔在罵着：「連上『夾餅』也不會！」

當然不會啦！捱了這一記耳光後，還得勞煩雜工和師傅的雙手。遠明的臉紅紅的，一半是掌摑的印，一半是憤怒和委屈。

這裏和「德爺」、黃老闆那兒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不都是一樣打人嗎？唉！

一直到五點鐘放工，遠明也沒有再講一句話，有什麼話可說呢？這是啞巴年代哪！只是他心裏恨透這個無端端摑他的人。

一連幾天，福全叔都是這樣暴躁。接下來的日子比較好一些，但在遠明還來不及重新建立起對他的好感時，他又故態復萌了。

放工的時候，管工突然來通知遠明，今晚開夜班。遠明想開聲說句什麼，管工却不耐煩地揮揮手，「快點吃飯，回來準備好『架生』（工具）。」

開夜工就開夜工吧！反正可以「補水」（過時工可以領取額外的工錢）。

忙了一整天，朝七晚五，（那個時候是九小時工作的），中午沒有時間休息，整日在廠裏到處奔走，替師傅們拿物件、取工具、搬東西、煲茶水……現在還要開夜工，眞要命！

還好，第一晚只做到十點鐘就完工了。

可是管工似乎不再理會遠明的年齡和體力了，夜工接連而來，有時隔晚，有時却一連幾晚。有一晚，竟然通知他「通夜連下」，那是說要到第二天早上六點鐘才收工，收工後，休息一個鐘頭，又是新的一天開始。

單是這一晚通宵達旦，遠明也已經吃不消了，積聚下來的疲倦束縛着他，何況新的這一天工作並不輕鬆。好容易放工號響；收工時間到了，他的眼蓋像「衝床」（向下插的機器）一樣，拚命要壓下來，他頭重重、脚浮浮，整個身子彷彿散了，要靠窩釘來把它重新接駁好。他剛走到櫃面（船面艙房）時，突然天旋地轉，手一鬆，脚一滑，頭向下倒，接着，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這是哪裏呀？……爲什麼四周是黑沉沉的……媽媽，你在什麼地方？媽媽，你聽到我嗎？啊，不好了，那兩隻走失了的鴨子呢？是黃老闆捉去了嗎？德爺拿着刀追來了，怎麼，天掉在海裏了？德爺爲什麼長着鬍子的，那是「鬼頭」呢！他舉起脚要踢來了。拿着刀的德爺，拿着棒子的黃老闆，他們一起追來了，媽媽，你在哪裏？……

遠明突然醒來了，他努力想睜開眼睛。四周很靜，機器的聲音消失。眼睛終於張開了，他看了幾眼，軟弱地重又合上。他想不起這是什麼地方。再睜眼張望，還是想不起。他想用手臂支撐着起床，左手還好，右手一動就痛入心肺。他忽然發覺自己渾身乏力，要起來實在不容易了。

他第二次醒來時是護士叫他吃藥。之後，也不知是藥力發作還是疲倦，他再次睡着了。

迷迷糊糊的聽到有人講話：「他臉色很蒼白。」

「不死已經是奇蹟了。流了這麼多血，那能不蒼白！」

「他醒來了？」

遠明果然醒來了。前面站着幾個人：强叔、華叔、學師的阿洪。

「那麼多人來看我，我應當起來。」遠明剛要動，强叔就叫着他：「躺着，不要起來。」

華叔問他吃過了東西沒有。遠明把頭搖了一下。彷彿覺得屋頂也搖了一下。他知道自己眞的是很虛弱了。「這是什麼地方？」遠明問。

「醫院！」强叔答。「你知道你怎麼會睡在這兒的？」見遠明一派茫然的神色，他接下去：「昨天放工，你跌落艙底，昏了過去，流了一灘血。大家把你送到這裏來。」

「有吃東西嗎？」華叔問。

遠明不想搖頭了，他答：「沒有！」他動了動嘴唇，大家以爲他想提出什麼。他嘴唇有點顫抖着，說：「謝謝你們！」他停了一停，「你們眞好！」

華叔告訴他跌倒以後的事：他躺在艙底，工友們立即去救，可是老闆不打算理，修理輪船比修理一個人重要。工友的想法相反——於是遠明就住進了醫院。他入院一整

天了，從昨天晚上到現在是二十四小時，醫生還未弄清他究竟傷了幾處地方。看來一個人入塲大修不比修一條船花的時間少。

「放心靜養，不必担心醫藥費用，」華叔講完了這句，結束了他的說話。

「我們會照顧你的，」强叔輕輕拍拍遠明的左手。「不要担心你沒有親人。」

「我們幾個師兄弟都問候你。」阿洪到這時候才想出這麼的一句話：「你就什麼也不管，放心醫療好了。」

有一滴眼淚悄悄的爬過面頰，向着右耳流去，遠明剛想伸出左手來抹，强叔已經用手替他揩去。「要忍住痛，是很痛嗎？」强叔問。

「不，不痛，」遠明答得很快，「你們待我眞好！」

老闆不答應醫理遠明的事，惹得一些工人、學徒不滿意。經過商量，派人向外藉職員交涉，沒有答覆。

遠明住了幾天醫院，弄清楚是斷了右臂。在流血的傷口初步痊癒後，就準備離院回家醫治。

午後，强叔來到他的病床前，要接他出院。護士出示的賬單嚇了遠明一跳。他眼望着强叔，簡直呆了。强叔從唐裝衫的錶袋那兒掏出一叠鈔票來，照數付了，餘下的放回到袋中。挽起執拾好了的衣服雜物，扶着遠明下樓回家的時候，强叔舒了口氣，接着問：「能行走嗎？脚步浮浮，是不是？」

「怎麼辦？」遠明喃喃地低語：「這麼大的數目！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的，別怕，出了醫院，坐人力車就是了。」

「哦，我是說用錢太多，不知怎麼辦！」遠明一片感激之情。「謝謝你替我付了賬，可是我那來這麼多錢呢！」他蒼白的臉上皺着眉，這個年青人過份成熟了。

「大家叫你放心養病！這些錢是大家的。」强叔叮囑他：「記着，到我家裏住的時候，你就放心養病，做太公婆——讓人家服侍好了，否則，你的手就別想復原！」遠明同意了。

强嬸見到遠明已經是下午三四點鐘，强叔當然早已講明去接遠明回來的事，因此，替他放好了衣物，整理好床舖以後，强嬸就忙着搞點吃的什麼。遠明一直記着强叔的話，讓他一家人替遠明張羅，擺放好床舖衣物——他就睡在早就執拾乾淨的冷巷床位那兒。床位原是强叔兒子的，現在他搬到强叔住的尾房裏，實行「朝行晚拆」的睡他的

帆布床。……見强嬸要爲他遠明弄點吃的東西時，他終於「忘記」了强叔的吩咐，親自去幫着擺弄了。

「喂，不要亂動，要聽師傅的話！」强叔的語氣頗嚴肅。遠明聽得楞了一下，但隨即發覺師傅——强叔——是在說笑，不禁也笑了起來，「我是餓得慌了，要趕到厨房去吃呢！」遠明說着，走進厨房去。他從來沒有讓人家服侍過的，何況是師母！

可是强嬸已經把湯捧出來了，是鷄湯，煲了好半天。

「湯要多喝，肉也要吃。」强嬸把湯擺到尾房的圓枱面上，要遠明坐下。

師傅不喝，師母親自端來，遠明紅着臉不敢喝。

强叔的語氣很柔和：「喝吧，這是大家的心意！」他揮一揮手，「老闆不理你，我們要理！」

「你也喝一點兒吧！」遠明囁嚅着說。

「是你流了血，是嗎？流血就得補一補。」强叔的聲音很雄亮，「聽話，身體要緊！」

「我沒有什麼積蓄，停工就沒有入息，我……」

「別老掛着錢，不是告訴你放心養病嗎！」强叔想起了一件事，「這一期的工資已經結算，每天二角五分的工錢，就計算到你受傷的那一天。多一天也不給，眞是！」

「我的手如果醫不好，就會負累你的！」

强嬸走回到尾房，聽見遠明的話，插口說：「不要老是憂這憂那的，『又憂千年無米煮，又憂無命煮千年』，年紀輕輕的，爲什麼這樣多憂慮！」

「也難怪他，他一直在憂慮中過日子！」强叔有點感喟，「單身一個人，流離浪蕩，無親無故，無父無母，一直受老闆欺負——不欺負他又欺負誰呢！舉目無親，有冤無路訴哪！現在跌傷了，老闆又不理！」强叔激動起來，「別怕，有我們理！今天跌倒你，明天又知道跌倒那一個？」强叔從牆上取下唐裝衫，掏出一叠鈔票來。「這些都是大家湊集起來的錢，他們知道你要用一筆醫藥費，先集了這一些，以後準備下次出糧時再湊集一些送來，你就記着大家對你好就是了！」

遠明坐了下來，準備喝湯。强叔又說了：「你的師傅福全叔問候你呢！」

「福全叔？！」遠明把湯匙放下，眼也瞪大了。「他也會問候我？！」

「他不可以問候你的嗎？」强叔反問。

遠明聽得出强叔有點不高興，可是他還是說了：「他幹嗎要問候我？他不是頂憎我的嗎！」

「他以前與你無冤，現在與你無仇，憎你？爲什麼？」

「不憎我？那爲什麼他常常打我！」遠明滿肚子冤屈。

强叔定眼看了遠明一會，語氣有點低沉：「那一次他摑你一掌，我知道！可是你知道他被鬼頭踢了一脚嗎？你剛剛走開，鬼頭巡視，只因爲他蹲在地上阻路，就一脚照他的屁股掃去。他仆倒了，憤怒得捏緊了拳頭！鬼頭呢，昂着頭一直走過，理也不理。他滿肚子氣無處發洩，剛剛遇着你做錯事，惹他生氣，他就打了你。」

「難道他經常被『鬼』踢的嗎？他打了我幾次了！」遠明還是憤憤不平。

「他近來確實遇上了不少的麻煩！」强叔皺了皺眉，「一次『通夜連下』，疲倦不支，瞌睡了一下，被『鬼頭』見到，召了他上去寫字樓，臭罵了一頓。一次他的工具失了，向廠方報告。廠方對他報失的私人工具不肯賠償，還要他賠償廠方的工具，多扣了薪水；他依時上工却說他遲到……你想想，他能夠好脾氣嗎？」

遠明開始有點同情福全叔，他閃過了一個想法，原來他受了那麼大的委屈，我爲什麼不多去問候他。可是他還是有疑問：「福全叔幹嗎不去跟『鬼頭』理論？」

「鬼頭不會理你的！」强叔嘆了一口氣。「誰叫我們的國家這麼弱！」

遠明靜下來了。他忽然又問：「什麼時候我們的國家會强起來？」

「誰知道呢？」强叔的臉上掠過一絲笑意。「也許不會很遠吧！」

兩師徒都靜了下來。

强嬸有點感慨地說：「馬善被人騎，國弱被人欺！」她轉向遠明，「快點喝，湯都快凉了！」

遠明喝了兩口，停下來，問：「在廠裏，我們人多，鬼頭還不到二十人，爲什麼那樣怕他們？」

「我們的人不齊心！人家『槍打出頭鳥』，那一隻冒頭，就殺那一隻。」强叔忽然記起什麼，「福全叔那天本來想探你的，後來他改變了主意去開工，」他很有深意地望着遠明，「他把工錢送了給你！」

遠明把正在喝着的一口湯差點咳了出來，他抬起頭望着强叔，好一會，他沒有說話也沒有喝湯，突然他的眼紅了，鼻子一酸，爬下了一滴淚珠。

心却是甜的！大家待我眞好！他想。

五

一場戰爭把一切都改變了！

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鬼子發動太平洋戰爭，妄想實現它的「大東亞共榮圈」和在太平洋海域上稱霸的迷夢。法西斯頭子的瘋狂變成了億萬人的苦難。戰雲籠罩，彈雨臨頭，日寇何等囂張氣燄。

香港如同其他同受侵略的地區一樣，遭到日寇突然的襲擊。幾天後，九龍淪陷，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的守軍也豎起了降旗。從此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苦難的日子。許多年過去，人們還會從睡夢中突然驚醒過來——當他夢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

幾個船塢都沒有停頓。日本侵略者用其中的一個船塢修理軍艦，其餘的修理商船——這些船不少是被打傷了的。

工人們被迫留下來。有的被剃了頭送去星加坡和南洋一帶的船塢替「皇軍」服役。不願做「順民」的就想法逃走：幸運的逃過了日軍的防哨，到當時西南地區的政府那兒過顛沛流離的日子，不幸的就會在半途犧牲。沒有機會逃走的船塢工人，和留下來的一百幾十萬同胞一樣，受盡了姦淫擄掠，家破人亡的厄運。掙扎在飢餓綫上，苟存了性命的人，誰也搞不清爲什麼能夠僥倖生還。

法西斯分子就像一條八爪魚，觸鬚所及的地方就是死亡。

往往是這樣的：早上一家人分頭出外「搵食」（那是眞正的「搵食」，只要有吃的東西就行了，想想看，有幾十萬人餓死，就知道飢餓的嚴重！），到晚上還沒有回家的，他或她就可能永遠不再回家！死在什麼地方，是什麼原因死的，可能永遠也沒有人知曉。一次戒嚴，或者一次空襲，就做成了不知多少人的死亡。每天運載街頭屍體的大車裝滿了一車又一車。其中有些「屍體」還沒有嚥氣的，但已經虛弱得再沒有呼救的氣力，疊在屍體堆中一同毀滅了！

侵略者的罪惡將永遠被人記着的，他們也沒有好的收場——屠殺換來了仇恨，壓迫換來了反抗，侵略者終於在戰火中焚身！

日本侵略者走了，逃亡離港的人重新回來。

遠明也隨着人們再回到這兒來。他回到這個埠已經是勝利半年後的事。幾經辛苦才籌到旅費回來。幾年來他受盡顛沛流離之苦，幹過七十二行，行行都是出賣勞力，也

行行都是半餓肚子。

他想過去探姑媽，可是姑媽家鄉也淪陷了。他想過回鄉，想起「德爺」的橫行霸道，不回去也就算了。像水面上的水浮蓮，隨着風飄來蕩去。在流徙的途中，遇上了另一朵水浮蓮——於是他們結了婚。

遠明在妻子的家鄉住下，疾病、飢餓、疲勞幾乎要了他的命。可是他們終於挨到了勝利。

遠明單人先行返港，看看情形，再接家眷。

他差點兒認不出香港的面貌。一九四六年的春天來得特別遲，天陰沉沉的，連平日不分春夏秋冬四季常開的時花也瑟縮地躲在一旁。看着那處處頹垣斷壁，人們的心是沉重的。那些廢墟中，埋藏着多少人的屍骨！埋葬了多少人的歡樂與希望！

船塢也遭受到戰爭的毀壞：防空洞的門口曾經受炸，一個塢被投彈，幾百個正在開工而又走避不及的工人被炸死炸傷。

遠明重入船塢開工了，他不時四處張望，看有沒有强叔和華叔他們。

放工的時候，他忽然驚喜地叫喊：「阿洪！」

阿洪正在放工出閘，一見到遠明，驚喜地走過來，拉着他的手親熱地問：「什麼時候回來的？」

「今天！」遠明很高興遇到阿洪。「我們一起出外談談。」

兩個人把記錄開工的「牌仔」放回到牌仔房的小鐵兜內，就一起到附近的大牌檔吃飯去。

「『蒸餾水』要不要？」阿洪一坐下，就興緻勃勃地問。「『蒸餾水』是雙蒸酒。「賀一賀我們重逢，呵！」

遠明從筷子筒裏取過筷子，放到阿洪面前：「不要喝了，這樣大飲大食，會連『架生箱』也吃光。」

「還是那樣：不抽烟，不喝酒，不賭錢？」阿洪有點稱讚地。

「酒？喝的，不過現在還未到喝酒的時候，現在還很精神嘛，很疲倦時才喝，賭錢，無錢可賭；烟却是抽上了。」爲了證明末尾的一句話，遠明掏出一盒熟烟來，遞給阿洪。「來一根『針嗹』，怎麼樣？」

阿洪沒有接。「連飯也沒顧得上吃，還去學吃烟，那三年零八個月差點沒切去自己的肉來煮吃吧了！」阿洪有點感慨，「半年過去了，我還是忘不了那段悽慘的日子！」

伙計送來了飯。兩個人都有點沉默下來。遠明想：劫

後餘生，有些人拚命用各種方法去忘記戰爭的苦難，變得「今朝有酒今朝醉」了；有些人却不是那樣，想到自己生存下來不易，想到死去的親人，更加不肯忘記戰爭的苦難，更加要好好做人……

遠明把自己所想的告訴了阿洪。

「你講得好！」阿洪第二次稱讚他。他跟遠明談起三年零八個月的日子……

那邊柏有幾個船塢的工人坐下來，阿洪跟他們招呼了一下，又回過來對遠明說：「你有沒有發覺，大家都不戴帽子？」

遠明被這麼一問，倒記起在船塢中所見，看看那邊坐着的幾個工人，也是沒有戴帽子的。這在過去是少有的事，遠明問爲什麼。

「那是日本鬼子的『德政』，」阿洪憤憤地說：「每次經過皇軍的崗哨，都要脫帽行禮，忘記了的就倒霉了，會招來一頓毒打，甚至因此被殺。後來大家就只好不戴帽！」

遠明記得那段不是人過的日子，雖然他經歷的時間很短，但印象却深。

阿洪繼續講述日本鬼子的「德政」。一個日本工程師一次見到一個工人打瞌睡，他一時「興到」，動了一個主

意，强迫那個打瞌睡的工人站到一個盛滿了水的大油桶裏，然後開動大水喉，讓水迅速滿上來，眼看要沒頂了，日本鬼子交給他一個水殼，讓他舀水，這樣不致淹蓋口鼻。水不斷注入，工人不斷舀。那個日本鬼子站在旁邊看得哈哈大笑，直到他認爲折磨得夠了才罷手。這個工友本來就夠疲倦的，經過這一番折磨後，就像輪船斷了主軸，癱瘓在那裏。這樣的處罰只是出自一個日本工程師之手，其他的軍人的兇狠殘忍可想而知。

遠明和阿洪要講的話太多了，每一件都是彼此要急於知道的事，說到後來，遠明什麼也不想談了，他急於要知道强叔的下落。

阿洪遲疑了一下，有點黯然。「那時候，工夫拚命加，飯拚命減，沒有時間休息，有時警報一響，連跑去防空洞也沒有氣力，這樣的體力又怎能站在高空上工作呢？强叔和大家商量，想法跟『通譯』講，不理，後來他和大家準備去交涉，不料却被『密偵』捉去了，以後沒有再回來，有人說親眼見到他……他死了！」阿洪的眼睛有點遲滯。

遠明剛才不願太早先問，就是担心聽到這個消息。這是他最親的親人哪！一霎時他想起跌斷手臂時的那些日子，想起他自己臨逃離香港時强叔的叮嚀，强叔因爲妻子的風濕病重不能行走，留下來陪她。到後來再想離開却是無法偷渡了。

福全叔在大空襲中，走避不及，被當場炸死了，和他一起炸死的還有幾百人。警報解除，日本鬼用槍指着留下來的工人去搬運屍體。阿洪親眼看到福全叔悽慘的死狀，抬他上車時，那些血把阿洪的手都染紅了！

阿洪問起華叔的下落。遠明知道他偷渡回內地，之後就斷了聯絡……

這頓飯吃了很久，大牌檔從人擠變成人疏。伙計沒有關照他們幫忙讓位，因爲阿洪是這個大牌檔的熟客，他難得坐這麼久的。

分手的時候，阿洪看着眼圈紅紅的遠明，關切地說：「很多人都失去了親人，傷心不能把他們起死回生。我們自己應當振作，也要幫助別人振作！」

這一句話很有用。遠明獨自一個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一面走一面這樣勉勵自己。可是他又怎能忘記這樣的好師傅，好親人呢！

他想起那次跌斷臂膀以後，每天要花三塊錢去看跌打醫生。三塊錢，是他工資的十多倍，何況他又沒有開工，是他最親的親人哪！一霎時他想起跌斷手臂時的那些日

錢從那裏來。可是他的臂膀還是痊癒了，是大家用血汗替他把臂膀敷好的。他第一次懂得工人之間這樣深切的關心！

而現在，這樣關心他的人都一個一個不在了！這樣好的人，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命運？！

六

八點鐘，開工的汽笛響過之後，碼頭就開始熱鬧起來。

拖砵（拖輪）在波浪的起伏下一幌一幌地擺動着。

工人們陸續來了，彼此高聲地談論着，一面熟練地跳上船，有的揀背着陽光的位置坐下，有的却隨便地站着，繼續他們的談話。

遠明和阿洪今天都「開河」，到泊在昂船洲附近海面的大船上工作。

「來，開檔開檔！」一個穿着黃色夏威夷恤的人在大聲叫嚷，「工夫淡薄，不如賭博，有癮者來！」他拿出一副紙牌，開始洗牌。

有幾個人圍上前去。有人邀遠明一起，遠明搖搖頭。

阿洪正在和遠明談工資少物價漲的問題，問遠明接了妻兒來港後，生活怎麼樣。遠明說有點担心。阿洪忽然停下來，向正在聚賭的一個人招呼說：「耀叔，你過來一下！」

耀叔似乎聽不見，阿洪再叫一聲，耀叔發作起來，「別阻頭阻勢，礙着我贏錢！」

阿洪想不再答腔，可是想了一想，還是說了：「耀叔，爲家庭着想，不要賭錢了！」

「我就是爲家庭着想才賭錢，工資不夠用，爲什麼不搏一搏。」他把眼睛從紙牌上移過來，望着阿洪：「你算是什麼人，要來管我。」

阿洪有點氣，可是講話却還是挺柔和：「不賭是贏錢，何必把辛苦掙來的血汗錢這樣糟蹋了。」

幾個工友移脚步過來，看看是什麼回事，有的停下了談話，注視着這邊。

有一個工友也走來搭腔，「賭得飛沙走石，提防傷了『手足』和氣！」

阿洪和耀叔都不再作聲，其他的工友却議論開了。有的認爲賭錢無礙，有的認爲賭錢有害，談到後來，却都說起工資太少了！

「再下去非得吊沙煲不可！」一個說。

「現在我一家也快要餐粥餐飯了！」另一個半開玩笑半認眞地說。

「這樣的工資眞得要加一些才成！」阿洪說：「否則我們快要回到六兩四、三兩二的日子！」（日治時候，最初每個居民可以配給白米六兩四，後來變成三兩二，甚至完全沒有。）

大家談得很熱烈，以至速度很快的拖船衝起一陣陣的凉風，大家也不在意。太陽從背後射來，在前方的水面上投下耀眼的光芒。水面上的陽光漸漸不見了，一艘大船橫在前面。

大家開始靠在右舷上，準備登上大船。

穿黃衣的那個人突然走到阿洪的身旁，推了阿洪一下，惡狠狠的說：「老子賭錢，你竟來過問！」他握緊拳頭在阿洪面前幌了幌：「你知道我是誰？你死過了沒有？」

阿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沒有理他。穿黃衣的以爲阿洪胆怯，用力再推阿洪一下。阿洪不提防有此一着，險些跌倒。遠明立即扶住他。人們哄的回過頭來看着他們。

「要不要領教一下，」穿黃衣的很囂張。「看你下次還敢那樣『牙擦』不！」

阿洪輕蔑地瞪眼望着他，聲音却是很冷靜。「你這算得什麼英雄，開賭『滾』人，撩人打架，只是說明你沒有道理！」他提高了嗓子：「你這樣英雄，何不替大家搞好加薪！」

穿黃衣的橫行霸道慣了，很少遇到這樣的反駁，一時被阿洪的威武樣子嚇得窒住了，可是他還是「死鷄撐傻蓋」——死硬到底，「我就是不講道理，怎麼樣！」揮手要打阿洪。

阿洪這次倒是有備無患的，一閃閃開。早有兩個工友搶上前來把他們隔開。旁邊有些工友說：「不講道理可不成！」另一個工友說：「我們不是深山大野人，要講道理！」

衆怒難犯，黃衣漢看看阿洪，身體倒是蠻結實的，打起來他自己未必撈到什麼便宜，於是不再那麼聲勢洶洶了。

拖船已經靠在船舷梯旁，前面一些工友開始上了大船，在大家工友說好說歹的勸說下，阿洪與那個人一前一後的握着梯子的扶手，一步一幌的走上大船上去。

從甲板經過櫃面船艙，再沿着疏鐵枝做成的梯子走落車房的時候，遠明稱讚阿洪：「你眞夠勇氣，敢捋老虎鬚！」他壓低嗓子說：「他叫馬浪，是賣鷄蛋的——包打！」

阿洪淡淡地回答他的稱讚：「這算不得什麼！」他停了一停說：「他不是老虎，是老鼠——你坐着不動，牠鬧得屋子裏天翻地覆，你一動，牠就跑了。」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補充：「其實如果能夠好好地談，不至弄到講打講殺的，就更好了！」

遠明却不是這麼想，他覺得阿洪不怕壞人，敢於去講道理——這是自己萬萬及不上的。

中午一輪汽笛鳴響，汽輪送飯來了。

車房裏雖然有鼓風機轟隆轟隆的送來一陣陣風，但還是夠悶熱的，大家就索性走到櫃面船艙走廊那兒，揀陰凉的地方坐下吹海風。一邊吃飯一邊又談起加薪的事。

大家談起生活艱難，「銀紙有得睇（看着老闆一年一年賺大錢），肚餓有得抵（捱肚餓）」。談到後來都憤憤不平。

「你猜老闆會不會加薪給我們？」一個年輕的工友說。

「你以爲太平山老虎上吊——吃得人多，難過了？」一個年紀較大的工友說：「他那會有這麼好心腸！」

幾個人議論開了：

「我們要他加薪！」

「這是老虎口裏搶骨頭——他不炒你魷魚才怪！」

「怕什麼，這樣的工錢，買鹽不鹹，買糖不甜。被炒魷魚還可以迫着到外面找份好工作。我認爲應該要提出加薪！」

「派誰去講？」

「大家一起去！」

「不成，一窩蜂湧去，太亂了！」

「應該派代表去見鬼頭，看他們怎麼個回答！」

「派阿洪去，就說是我們的代表！」

「一個人去，不成！」阿洪認眞地說。

「怎麼啦，讓你去當英雄，却害怕了！」一個工友開玩笑地說：「你這樣英雄，何不替大家搞好加薪！」

「我不是害怕，也不是去逞英雄！」阿洪還是很認眞。「加薪是大衆的事，大家要我去做，我一定做。只是獨木不成林，要多幾個代表才成！」

事情愈談愈實在，一頓飯的時間，竟然談出一個大概來：要到各部門去向工友講，再由各部門選出代表去和廠方辦交涉……

遠明說話很少。他覺得很新鮮，這樣要求加薪能成功嗎？他想不出答案。可是他在下午就開始照着決定做了。

他關心人家生活過得怎樣，然後提起工資太少，物價漲得太快，最後問要不要加薪。……

一連很多天，廠內很多地方，都有人在談論：各廠房、大修船上、拖輪上、船塢底、架板上、「架生房」、大牌檔……大家都談開了。

各部門選出了代表，大家商量好，決定請工友們共同簽名表示態度。

一張又一張的簽名紙收集起來。

遠明很興奮，覺得在辦着一件大事。他很努力去徵求大家簽名。可是他暗暗有點担心，這樣做會不會讓鬼頭踢屁股的？

阿洪更忙了，探訪貧病的工友、和代表一起商談……他熬得眼睛也佈滿紅絲。

一天，阿洪和遠明都沒有「開河」，中午放工，阿洪跟兩個工友邊談邊走，來到「牌仔」房，人很多，大家排着隊準備交牌仔出閘，馬浪不知打那裏鑽出來，硬指阿洪插隊不守秩序，揮拳就打。阿洪閃開了。遠明衝上前攔住馬浪。阿洪是代表，隨便打代表怎麼成，大家動了公憤，把馬浪圍着，硬要他到寫字樓去理論。馬浪不想去，大家不答應。跟隨馬浪來的幾個人，眼見人越來越多，溜走了。馬浪見沒有辦法，再拖下去，被打的將不是阿洪而是他自己，就跟着十多個人去。

上到寫字樓，管理人聽完大家對馬浪的指斥，答應處理，留下馬浪，其餘的走了。

大家覺得事情不簡單，要阿洪注意。後來談到遠明，說遠明沒有那麼怕事了。遠明想想大家說的話，覺得自己眞的是這樣，有點高興。

那邊管理人對馬浪申斥起來：「看你！要打架也不選擇個地方！」

簽名紙收集得很快，代表們一張一張地檢查核算着。有的名字寫得很伶俐，有的橫直開杼像搭棚，可是看得出是一筆一劃很認眞地寫的。

當大家要求加薪最高潮的時候，華叔回到廠裏來了。

遠明握着華叔的手，高興得忘記了講話。他記不起當時華叔講了些什麼，其他工友又講了些什麼。他彷彿記得自己笨口笨舌的講了一些說話被大家工友訕笑。但這算得什麼呢，最重要的是：華叔回來了！

這是我唯一的最親的親人哪！我終於盼望到你回來。遠明興奮地開工去。

華叔又窮又病，幾次籌到旅費，都因爲病而花光了。歸期一改再改，到現在，剛好趕上大家要求加薪。他立刻跟大家一起忙開了。

經過統計，絕大部份的工友都簽了名。代表們在商量好以後，正式向資方提出。

雙方反反覆覆的商談、交涉，廠方終於答應了加薪，從每天八角工錢加到一元三角五分。

「你眞成！」遠明放工後跟着阿洪說：「替大家搞好加薪，你眞英雄！」

阿洪很嚴肅。「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是大家齊心。只要齊心合力，誰來當代表還不是一個樣。你來當也可以！」

七

這是加薪後幾年的事。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很多貨物都不運到這兒來，輪船也因爲無貨可運，不來香港，連帶船塢也淡了。奇怪，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這些船都完全失去了蹤影的？

大家都希望這只是短時間內的事，可是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情形却愈來愈嚴重。

半年了，遠明在最近的三個月裏只工作了四天。他向工友舉了一筆債，去維持一家三口半的生活——他、兒子和懷了孕的妻子。妻子快到產期了——生活很艱苦：住木屋、吃米碌、隔餐食白粥。單身工友有積蓄的，都願意幫助有家室的人。阿洪更沒說的，連準備結婚用的戒指也化成銀紙再變成遠明的粥或飯。

阿洪的年紀不少，三十多歲了，應該結婚。和愛人商量好的結婚日期到臨時，却碰上大家「吃谷種」。兩口子再商量，決定「有心唔怕遲」，延期一下再說。

這些天遠明都留在家裏，一方面廠方通知大家工友盡可能保持聯絡，一有大修船到就立即回廠開工；另一方面是準備隨時侍候妻子去醫院分娩。

華叔到來探問他們，通知遠明到一間細廠去做散工。遠明答應了，他知道這是師傅對他的關心。

第二天，遠明把妻子托好心的鄰居三婆照顧一下，上工去了。晚上回家，左鄰右里都來告訴他，妻子進了醫院候產。妻子入院前叫三婆不要打電話給他，免他連工也不上跑去醫院守候。他一聽完，立刻跑去醫院，可是孩子還未出生。

第二天，遠明提早一些放工，跑去醫院探望。孩子依然躲在媽媽肚中，未願意出來看爸爸媽媽挨苦。遠明四面望

望房子裏到來探「病」的人，忽然目光停在一張床上——那是耀嬸。

遠明走過去問候耀嬸，耀嬸的神情落寞。問起耀叔，她一句也沒有答。

第三天，遠明去到醫院，不見妻子。耀嬸告訴他妻子半夜去產房。遠明向護士詢問，找到妻子。她很虛弱，但欣慰地告訴他孩子順利誕生，是個男的，遠明很高興。嬰兒暫時由護士照顧。第四天，遠明去探望時，很幸運，他想辦法看到了孩子。孩子皮膚黝黑，口大面闊，「有點像他的老子。」遠明想。

耀嬸也住到這房間裏來。聽妻子說，她也是生了個兒子。耀嬸身體瘦弱，孩子却很健康，八磅重。

見到兒子使遠明很高興。可是妻子却不是這樣好情緒，「工夫這樣淡，多一把口就更艱難了。」

遠明泰然地說：「不要怕，這兩天不是有工開了嗎！」

「那是飯滾工夫，滾幾下就飯熟了——短期工怎能解決長期困難！」

「又憂千年無米煮，又憂無命煮千年！」不知怎的，遠明突然想起强嬸的那句話，他用這句話勸導妻子，「大家工友好，會幫助我們的。」

和妻子談了一會，遠明過去探望耀嬸。

「恭喜你，添了一個兒子！」

耀嬸一點也沒有笑意，淡淡地說：「女兒不是更好嗎？」

遠明摸不着頭腦，可是他說出自己心裏的話：「是的，男孩子女孩子都一樣！」

「不，生個女兒好，」耀嬸眼眶紅了，「我爲什麼不生個女兒呢?!」

「聽說你的兒子八磅重，比起我的兒子來，他重了兩磅多，」遠明改變話題，「嬰兒出生健康些，先天充足容易照顧，一定生長得好！」

「他應該是個女的，他偏不是；他應該瘦弱些，他又偏偏生成八磅重！」耀嬸嗚咽起來。「唉，苦命的孩子！」

「這麼高興的事，你怎麼反而難過起來呢？」遠明有點手足無措。「你不舒服嗎？」

「我當然不舒服，孩子要賣給人家了！」耀嬸想歇力忍住，但還是哭起來。大房裏各個來探訪的人都向這邊張望，弄得遠明很狼狽。這消息來得太突然，遠明非追究不可，「爲什麼要賣？賣給誰？」遠明問。

遠明是她丈夫的工友，這件事一定得告訴他。耀嬸想

着，就强忍住眼淚講述了經過。

耀叔這半年來收入奇少，他却連這麼少的工錢也拿去輸乾賭淨。靠一個孕婦做家庭工藝能掙得多少錢呀！家裏幾個孩子要照顧，再多養這個孩子，非得全家一起沉下海不可。要放孩子一條生路，只得把他出賣。醫院裏有人知道她家困難，在她候產期間跟她說好，如果產下來是健康的男孩，就替她把孩子賣給人家，價錢是五百元。以後終生不准母子相見。「後天就要把孩子抱走了！」耀嬸又哭起來。「爲什麼他偏不是個女的？」

床邊突然靜靜的站了一個人。是耀叔，滿眼紅絲，滿腮鬍子，形容憔悴，樣子很怕人。

耀嬸一見他就火起來。「你還記得來看我母子倆?!你是來送喪的吧！讓我死給你看！」

耀叔也眞是的，什麼吃的用的東西一點也沒有帶來。他遲遲疑疑地說：「我是來跟你商量要孩的事！」

「輸光了，想走來把骨肉錢也拈去賭了吧！別做夢了，我把錢拋落鹹水海也不給你！」耀嬸把積壓下來的憤懣都爆發了。「有本事你自己生一個拿去賣錢！」

耀叔被罵得有點臉紅。「我……我是想來叫你不要賣……」

「你還有骨肉情？哼！」耀嫦太激動，大哭了起來，說不下去。

護士來干涉了。其他觀看着的人趁這個時間議論開來。遠明眼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就對耀嫦說：「你好好休息，不要動氣；讓我和耀叔出去談談。記着，孩子千萬不能賣，如果收了定錢，立即要把它退還，雙倍奉還也得還！怎麼，沒有收定錢，唔，那很好，記着，不能賣！」

遠明跟妻子招呼了一下，拉着耀叔走了。妻子掙扎着起床去安慰耀嫦。

走到街上，耀叔舒了口氣。

遠明誠懇地說：「耀叔，幾年前阿洪已經勸你不要賭錢了，爲了你的家庭，你不應該賭錢！」

耀叔沉默着。

「賭錢不好，你一定懂得的，」不知怎的，遠明有點替這個工友難過。「想想看，連孩子也得賣掉，就知道賭錢的害處了。誰不愛自己的親生骨肉呢！」

「我也捨不得兒子呀！」耀叔喃喃地說。

「可是你沒有盡父親的責任！」遠明有點責備地說。

「我沒有盡責任?!我決定不賣孩子，我已經跟貴利陳商量過，明天借二百元，交清醫院費用，買點藥材給我女人補身！」

「你借貴利？這是吞刀仔養命，現在你可以不賣孩子，結果你要賣全家。」遠明說得很沉痛。「耀叔呀耀叔，借貴利，賭錢搏殺，都是要命的呀！」

「難道我想賭錢的嗎？」耀叔痛苦地叫起來。「這兩年我已經很少賭錢了。可是現在工夫淡，船塢不要我們回廠，却叫我們在家裏候工，大家整天呆在一起，怎樣打發日子！於是開始打打麻雀。打打玩玩，越來越見錢眼紅，開賭的人又多計謀，引我們入局。」他突然抬起淚眼望着遠明。「你以爲我眞願意賣兒子嗎？你以爲我是母兔，要親口咬死自己初生的小兔！」

遠明輕輕拍拍耀叔的肩膀。「孩子不能賣！貴利陳那裏也不要再去了！明天我帶你去××廠開工，有一份打磨工作等着人做。起碼有十多天工程！」他輕聲地試探：「晚上如果有空，我帶着你到工友家坐坐，探訪一下工友好嗎？」

耀叔突然停下脚步，執着遠明的手，哽咽地說：「你眞好！我如果再賭錢，我眞不是人!!!」

遠明也眼圈紅了，腦裏閃過了童年的往事，他想起「德爺」的高利貸，想起自己賣身爲奴，想起他一生見不到父母親……可是他突然咧嘴强笑起來：「這就好，孩子再不

用賣給人家了！」

就這樣他把自己的那份工作讓給了耀叔！自己却借了別人暫時不用的架生，担着箱子上街叫嚷：「補雨傘，配鎖匙！」

八

大家在互相照應下度過了最困難的兩年，並且爭取到各種應得的待遇，其中最顯著的是過時補水，晚上六點至十點開夜工，要加薪百分之五十，晚上十一點至早上七點，通宵工作應加薪百分之一百。

遠明跟着阿洪、華叔等人，越來越親炙了。

有一次，在廠內工作，一個名叫羅便臣的外國人對住他勾手指，示意叫他前來。他記得這個羅便臣是曾經用這樣的手勢去呼狗的，他沒有去。羅便臣很憤怒，隨手抄起「士巴拿」，氣勢洶洶地衝過來。遠明剛剛用圓鐵通套着六角匙去旋緊車刀，見他來意不善，就舉起圓鐵通站定，一眼不眨地望着他。羅便臣看見圓鐵通比「士巴拿」長，看樣子遠明一點也沒有不敢迎頭痛擊的意思，不知道外國詞典中有沒有「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句，總之他衝到半路，舉着的「士巴拿」變了方向，變成指着遠明大罵。遠明聽不懂他罵的詳細內容，對於罵遠明不聽話這點却是不必聽也懂得。

「我不是狗！」遠明說。「不能像呼狗一樣叫我！」

大概他罵得夠了，贏了采，放下「士巴拿」走了。

有些工友遠遠的問鄰位的工友發生什麼事，鄰位知道的就代爲說明，有的跑來問遠明，有的稱讚遠明又有勇氣又冷靜。

到這時候，遠明才有點心慌。再一想又覺得不對頭，慌什麼呢？怕炒魷魚（開除）——那有這麼容易，怕被傳上寫字樓痛斥一番——明明是我有道理嘛……後來才突然省起：過去一直害怕外國人踢屁股呀！「好，有道理的事就不要怕！」遠明終於替自己來一個決定，「刀對刀，叉對叉，圓鐵通對士巴拿，怎樣來怎樣抵擋就是了，整天担心也不是辦法！」

遠明原以爲那個羅便臣會來泡制他，可是很多天過去了，還沒有什麼動靜，相反，態度倒比以前好了！

遠明還沒有明白，爲什麼會發生了變化呢！

事情發生後的二十多天，遠明被傳上去問話。來了，遠明心裏想，二十多天後才發作呢！

「爲什麼你安裝幾枚落地螺絲也花了八個鐘頭？」管理人這樣問遠明。

遠明給弄糊塗了，怎麼不是「審」我有關抗命的事？安裝落地螺絲是把機器鑲在船上的工程，雖然螺絲很大，要花很多工夫，但總不至於用八個鐘頭呀！遠明想了一會，才記起什麼回事。

「啊，對，那次安裝落地螺絲是用了八個鐘頭。」遠明說。

管理人冷笑了一下。遠明接着說下去：「可是有六個鐘頭是等候簽字去領料的！」

管理人搖搖頭表示不相信，「爲什麼等這麼久？」

「那就得問羅便臣先生了！」遠明平靜地答。「我怎麼知道呢，聽說他是去了喝酒了！」

「眞的？」

「雜工、倉庫管理員可以證明！」

管理人似乎下不了台，他清一清喉嚨，提高了嗓調，說：「下一次不要這樣了！」

遠明離開時才想到，這個吵架的外國人不簡單！

三天後下午放工時，工目通知遠明和他的一伙，說工程緊，要通夜連下，那是說要直落工作到明天下午五點了。遠明想到幾天沒有回家吃飯，今天上工時妻子特別囑咐，沒有事辦，至緊回去吃飯飲湯；就是有事辦，也要先吃飯才去做。她準備用青蘿蔔紅蘿蔔煲一煲好湯。現在臨時通知通夜連下，是不能回家吃飯了，只好托住在附近的工友代講一聲。

在大牌檔胡亂吃過晚飯，又回到靠在塢裏的大船上去開工。十點鐘吃完宵夜，精神稍爲振作了一下。到半夜四點多鐘，實在太疲倦了，連站也站不穩，一個踉蹌就順勢蜷縮在地上打起瞌睡來。一驚醒發覺快要六點鐘，遠明連忙繼續工作。

第二天，早上，羅便臣傳遠明上去，責問他們爲什麼半夜打瞌睡偷懶，「廠方花錢請你們來打瞌睡的嗎？」

遠明據理力爭。可是羅便臣輕蔑地搖搖頭，表示要處分，並且不讓他們講下去。

第二天晚上，又突然通知通夜連下。半夜，有人到來巡視，一會走了。過了一會又來，如是者幾次後，他索性坐下來看着工友們工作。工友問他幹什麼。他說：「上頭吩咐，監視你們不准偷懶打瞌睡。」大家一聽，當堂氣炸了肺。

雖然憤怒使神志清醒了一下，但是手脚都是疲倦得軟了，眼皮也漸漸不聽使喚。這些年來遠明當然熬慣了通夜，却總是忘不了那回跌斷了臂膀的教訓。不過在未有取

得改善時，工友們還得要執行廠方這個規定——不准打瞌睡。

好容易捱到早上七點鐘，遠明請工友特別提起精神，不要在收工時放鬆注意，弄得一頭栽下去。大家一起告訴工目，請轉告羅便臣先生，我們今天不開工。工目急了，「工程趕得緊呀！輪船公司要求廠方盡快起貨，廠方已經簽妥了合同了！」

「對不起，我們不是鐵鑄的！」遠明說：「我們一下眼皮也沒眨過，今天再開工，非跌死不可！」

一伙工友，互相提醒要小心走好，出了廠，回家休息去。

這件事迅速在工友中傳開了。通夜連下，却連眨一下眼皮也要受處分，這怎麼說得去呀！誰有這樣本領的請他來表演，不要說不停地做氣力工夫，就是讓他三十六個小時接連地或走或坐吧，看看他能否不打一下瞌睡！

遠明想到這件事牽連到大家工友，要跟大家好好地商量對策。就同阿洪、華叔和大家工友一起談，結果決定讓廠方碰軟釘子。

工人們除了休息時間外，很少偷懶，更沒有打瞌睡。廠方接到這樣的報告，很高興，幾天過去，通夜的加班工作也加了幾次了，工程却完全沒有完工的跡象。

廠方開始覺得問題不尋常。時間就是金錢，沒有那一個船東願意自己的船在埠頭無緣無故地多逗留一天的，因爲一天的開支實在太大。廠方如果沒有及時把輪船修理好，逾期交貨，就得賠償損失。廠方當然不會那麼疏忽大意的：總管、總工程師、洋管工、工目、做手（工人），工作的限期一層層報少，如果船東要求十天完工的，到了工人手上則只有五六天時間做工夫。估計不能依期完成的就要加開夜班，工錢自然多花了，但這是船東付的賬，反正每一個勞動日廠方得到的錢是工人的兩倍半至三倍。不要担心廠方會在錢銀上有疏忽，細微得像木撐（木墊條）費、船旁安裝架板費，甚至工人的工具費……都會把賬單交到船東手上。船東對於付賬是沒有什麼討價還價機會的，過了限期却得讓船東講話了。——過期不得，廠方的負責人經過商量作出了決定。

遠明他們接到通知，派出代表去寫字樓談談。大家派遠明、阿洪和華叔三個一起去。

管理人不在房間裏，三個代表只好等一下。房間裏除了管理人自己的一張座椅外，再沒有其他椅子，代表們只好站着。

管理人來了，態度很和藹。一坐下就跟代表們開始談了。

「我們這樣站着談不大合理，」遠明表示了他的不滿，「這只是訊問，不是商談！」

管理人的白臉上唰的紅起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我已經吩咐僕人搬椅子來的了。」他按一按對講機的電鈕，「我吩咐叫人搬三張椅子來，爲什麼還沒有到？」然後轉過來對三位代表說：「請等一等！」

很快地椅子搬來了。三位代表坐下，遠明把大家工友的意見詳細講清楚，最後特別强調指出，我們不是小偷，爲什麼要派人來座鎮監視。過去工人們不都是依期起貨的嗎？洋職員解釋這是廠方的行政，大家應該遵守，廠方這樣做是想及時了解工程進行，提高工作效率……

阿洪說這是想迫工人加快工作，要更加搏命。華叔指出修船是重工業，件件機器工件都是又大又笨重，經常在高空上工作，稍爲精神差，就會做成傷亡，廠方應該要爲工人的安全着想。

管理人把代表們提出的意見記在簿中，答應認眞研究，不過他請工人不要再拖慢工作，時間要緊。遠明說，如果廠方不撤走那個「午夜監督」，就表示廠方沒有誠意，工友們是

不會滿意的。誰高興被人家帶着侮辱性質的無理監視呢！

離開寫字樓以後，華叔打趣地上下打量遠明說：「這就是那個經常被師傅打，被鬼頭踢，只懂得哭的學徒嗎？」

阿洪摟着遠明的肩膊，親熱地說：「你眞行，講起話來像打大鎚似的，句句夠力！」

遠明剛才還是斬釘截鐵地講話的，現在却腼腆起來：「我如果有點什麼頂用，都是你們的功勞呀！」

經過了兩三次談判，廠方沒有正式同意代表們的意見，可是那個「午夜監督」却是撤了。處分的事也不再提起，有一點是正式接受代表們的建議的：如果晚上要加時工作，要在下午四點半鐘前通知，不要弄到放工出閘才「拉伕」那麼狼狽。

遠明記得阿洪的話，這次談判成功，完全是因爲大家齊心合力的緣故。

其後遠明還跟大家一起，跟廠方談判，爭取把架設在船殼外懸在半空中的架板從一塊增爲兩塊，這些架板通常是一呎闊，三吋厚的船尾拆舷或裝舷部份，由於要打大鎚，所以要加爲兩塊；制水時候，廠內裝了八個水箱，儲水供工友們飲用；廠內設立救傷站，工傷事故、傷亡的要賠償……後來又提出工傷病假，退休金等。

廠方不答應付退休金。但過了一段時間，却同意在工人退休時付一筆「恩恤金」……

遠明越來越忙了。你愈關心工友，你要管的事情就愈多。妻子有時對這個「食無時候，瞓無竇口」的丈夫有意見，但見到他回來時興緻勃勃地講起工友之間的好事，又覺得不應埋怨他。

阿洪早就結了婚，阿洪嫂有空時也會來坐坐。工友家屬們走在一起，談的也是工友間的事。談得多逐漸成爲習慣，每個月總得有幾次你來我往的互相問候探訪。華叔的妻子兒女留在鄉間，但他也關心工友間的家庭生活。

遠明覺得妻子能夠出外探訪工友家屬是好事，因此有時回家沒有飯吃他也沒有什麼意見。遠明的妻子覺得：你不埋怨我，我好意思埋怨你嗎！這樣一家四口倒是相處得非常融洽。

有一次，孩子們問起爲什麼親戚這樣少，遠明趁機把童年的事都告訴了他們。孩子們大都能夠明白，有些却沒法理解。

講起童年生活，就觸發起遠明的心事：姑媽、高師傅、

齊伯，這麼多年，都沒有消息，難道他們眞的在抗日戰爭中死去了嗎？還是混在這幾百萬人的城市裏彼此無法相遇？

遠明再寫一封信給姑媽。很多年前遠明寫過很多封信了，可惜都沒有回音。寫這封信他實在也不存什麼奢望。出乎意料，一個月後，他放工回家，兒子告訴他收到一封信，拆開一看，寄信人的名字很陌生，看清楚，是姑媽的兒子寫來的。

姑媽的兒子？遠明從沒有見過。他不就是我的表哥嗎！他高興地對妻子兒女說：「來，聽你們表叔寫來的信。」

信裏說，幾年前接到遠明的信，就很快回信了，可是寄了兩封都沒有得到回覆。（遠明想起：那次我寄信時是住在木屋區。寄信不久，木屋區被大火燒燬，自己就忙着和大家一起解決住的問題，東奔西走，把寫信這件事也忘了。後來印象裏就只剩下姑媽沒有消息。）

信裏說，姑媽的身體還很健康。抗日戰爭時期，他們一家到處流浪，姑丈在一條荒村中病死。抗戰勝利後，很多年過去，姑媽才回到鄉間住。（遠明想起，難怪早年寫那麼多信，姑媽也收不到。）姑媽收到遠明的來信很歡喜，很希望遠明一家回去探望她。她渴望在她有生之年能見到這個她曾經捨命去照顧過的侄兒。信裏特別提出這是姑媽說的：叫遠明快點回來，鄉間的生活很好，跟以前完全改了樣，放心回來吧，再沒有什麼「德爺」了！

信不很長，遠明讀完後，看完又看，怔怔地出了神。三個人都知道，爸爸又想起童年的苦難，是想起了上吊自殺的母親嗎？還是想起乞食時的孤苦淒涼？抑或想起「德爺」對他的折磨和凌辱？

啊，都過去了，姑媽現在照顧孫兒，安度晚年。「好，我們找一個假期，回去探望姑媽！」遠明開朗地笑了笑。

「爸爸，」年小的兒子問：「你媽媽住的房子還在嗎？我想回去看看！」

是要回去看看的，姑媽住的地方離遠明的鄉下不太遠，要讓他們回去看一看結束了母親一生的屋樑。遠明想。

回鄉看姑媽的計劃被突然打亂了。

年尾時候，遠明的一家都準備停當，要在舊曆年廿六回鄉下去。

年廿四那天，放工時候，遠明和耀叔一起走。耀叔憤慨地告訴他，陳伯今天上午被開除了。

遠明問陳伯下午有沒有回廠理論，耀叔說沒有。

「被開除了也應該跟大家知會一聲，」遠明緊鎖着眉頭。

「這樣吧，叫他明天回廠來跟大家商量，再去見見管理人。」

「不成呀，」耀叔嘆了口氣。「他連工牌也被繳了，管理人已通知閘口除名。陳伯不能入閘。」

遠明覺得事情嚴重，他請耀叔一起去訪陳伯。陳伯不在，聽家人的口氣，陳伯是心灰意冷了。遠明請他轉告陳伯，第二天早上來訪。

遠明希望耀叔有時間多關心陳伯，耀叔現在不賭錢，可以騰出時間來，就答應了。

和耀叔分手後，遠明趕去找阿洪和華叔。大家商量過，覺得由遠明代表大家負責去交涉最好，因爲陳伯是遠明那個部門的工友。遠明沉吟了一下，答應了。

回鄉下去探姑媽是全家人半年前就計劃好的一件大事。現在要修改，他覺得爲難，怎樣對孩子們說好呢？

他回家很晚，全家人都睡了。

第二天年廿五，他本來已經請了假在家執拾行李的，現在正好利用來探問陳伯。孩子未起床，他和妻子商量，妻子同意了。

他很早來到陳伯家，可是陳伯外出去了。他坐下等候，九點多陳伯才回來。

陳伯很怕事，一直以來很少跟大家在一起，過去跟遠明不大談得來。見遠明到來，知道是關心他，友善地斟上一杯茶。

遠明問起事情的經過。陳伯簡單地講了：昨天上午管理人傳他上去，說他兩次在垃圾池旁偷懶，觸犯條例，立即叫他結算工資走人。其實當時他只是站在那兒鬆一口氣罷了。不過兩次都被碰着，那就合該倒霉。

遠明問清楚有關的細節。知道陳伯在船塢工作了三四十年；還有幾個月就退休，現在開除只計算至當日上午的工資。連下午的工資也不發，退休金更完全沒有下落……

遠明問他爲什麼不據理力爭。

陳伯嘆了一口氣：「人家做管理的，當然方法很多，我這個打工仔能有什麼作爲！」

「我們將替你力爭！」遠明說。

「你的好意我心領了！」陳伯顯得頗爲冷淡。

下午，遠明回船塢上工。他和四個代表一起去見管理人。

大家指出這件事情不合理。用這樣的理由去除人，會做成人人自危；計算工資方法不近情理；要發還公積金（退休金）。廠方應該恢復他的工作，否則就應該作好補償。

管理人眼見講代表不過，發作起來：「要他自己來講就是了，何必你們來管。」

遠明也氣往上湧，說：「你早就把他的工牌繳了，不准他再入閘！他飛進來嗎？」

管理人有點尷尬，氣燄消了一半。到最後，他答應把代表們提的意見商量考慮，三天後再次商談。

放工回家的路上，遠明有點躊躇了，怎麼跟孩子們說清楚呢？把半年的希望一天內搗毀。

一進門孩子就追問，明天動身嗎？眞的不回鄉了嗎？

遠明把陳伯的遭遇詳細地講了，要關心陳伯。這次回鄉的事要告吹了。

「姑婆不是很失望嗎？」大兒子說。

「不單姑婆失望，我們大家也很失望！」遠明很體貼孩子們的感情。

「陳伯只是一個人的事，一個人拖累我們這麼多人，眞不好！」小兒子說。

「不，他家裏當然還有人啦！」大兒子糾正弟弟。

「他有一家人，我們也有一家人，爲什麼他們一家人要勝過我們一家人？」弟弟不服氣。

「這不是誰勝過誰的，……」

媽媽講話了：「他們一家被人欺負，我們不理，好嗎？」當然不好。

媽媽接着又說了：「你想他們一家像你祖母那樣，像你爸爸孩子時那樣，有苦無處訴，有困難解決不了那樣嗎？」

弟弟搖搖頭。

做哥哥的反而有意見：「是應該幫助他們，可是幫助他們，我們却回不了鄉，爲什麼其他人不去幫助，却要爸爸去！」

「如果要爸爸去幫助，爸爸說我要回鄉；要別的叔伯去，他說我有事情……那麼陳伯不是投訴無門了嗎？他結果不就像你可憐的祖母！」媽媽動了感情。「我們再不能眼看着有人走投無路，上吊自殺！」

遠明感激地望着妻子，稱讚地點點頭。他轉向兒子說：「陳伯的事不是他一個人的事。如果陳伯可以隨便被開除，其他的人不也是一樣嗎？什麼時候工友有困難，我們就應該在什麼時候去幫助！」

兩個孩子沒有做聲，臉容却舒展了。

遠明接着說：「不錯，我們和陳伯兩家人都有難題，陳伯的困難如不立即解決，他永遠也沒有解決的機會，我們如果遲些時候回去，姑婆知道原因，她會更加欣慰的。」

「好，我們這次過年不回鄉好了！」大兒子同意了。

「我們不願意見到姑婆却失去了陳伯！」

「我也要幫助陳伯，」小兒子重新活躍起來。他忽然眼光碰到那些收拾好的行李和買好的糖果，有點惋惜。

「要送給姑婆的糖果現在沒有用了。那是我們積蓄了很久的錢呢！」

「不要緊，我們把它轉送給陳伯家，好嗎？」遠明向兒子徵求意見。「他們一家，今年過不了年哪！」

兩個兒子都爭着要去，媽媽願意帶他們去探望陳家。

三天後，管理人告訴遠明，事情還在研究中。

半個月後，在工友們的反覆催問下，在遠明的反覆交涉中，事情終於有了結果。陳伯不再被錄用，但廠方發還八千多元「恩恤金」給他。「下一次不要這樣了！」管理人習慣地說。

能夠發還八千多元工積金對於陳伯是好事。他的一生獻給了船塢，再沒有「下一次」了！他比很多在意外中死去的工友幸運，他能夠僥倖地活着，並且取得了退休金！

陳伯親自上門來向遠明一家道謝，要請遠明他們去飲茶。

「謝謝你，這些錢是血汗錢，不要把它亂花掉。」遠明誠懇地勸陳伯：「這是用青春、用生命換來的。往後的日子你就得靠這筆錢了。要節約使用。」

陳伯執意要請。「即使我請完這一餐以後我去乞食，我也要請你，我眞心感謝你！」

遠明嫂插嘴說：「他呀，一生人難得上一次茶樓！」

陳伯再三邀請不成，想裝作生氣，後來還是感慨地說：「我聽馬浪說過，你替人家辦事，是『過水濕脚』——任何經手辦的事都要從中得點利益。可是我連請你飲一餐茶也辦不到！馬浪這樣的人眞不是東西！」他掃一下那一頭迅速開始斑白的頭髮。「只是我有一個疑問：我過去一直和你不大好朋友，爲什麼你也替我出頭呢？」

遠明態度很認眞：「你過去很少和大家一起，聽了馬浪這樣的閑言閑語，對大家工友就更見外了。其實，工友之間，何必分彼此呢！不是我來幫你就是其他的一位工友幫你，或者是你來幫我，反正都是一樣。你以爲是嗎？」他注視着陳伯的反應。「我們大家的命運相同呀！」

是的，再不應讓勞苦的兄弟姐妹「貧而無告」了！只要我知道，我捨了命也要幫助他，再不能眼看有人經受着父親和母親經歷過的苦難！遠明這樣想。

挑戰

眞璞

一

從厨房出來，脫下濕淋淋的水靴，回頭看看牆上的古老壁鐘，原來已經是九點多了。

吃過晚飯，育羣撂下飯碗就跑出去，說是工友的互助組裏有事情要辦。我收拾好碗筷，替大寶、二寶洗過澡，還洗了大堆髒衣服，直至這時才能喘一口氣。

那邊小寶又在喚我了，唉，這孩子總是愛撒嬌，就是不知道媽媽累得要命。我煩得很，也顧不得大寶正在做功課，便吆喝過去：「快去哄妹妹，別讓她吵。」

這個家亂糟糟的，像個白鴿籠。我本來就不是一個長於管家的主婦，加上地方少，雜物多，就顯得更加不像樣了。

房門外，透過薄薄的房板，傳來了陣陣收音機發出的聲浪、孩子的嘈吵聲、師奶們的大嗓門，這些聲音，在現在聽來，一點也不覺得吵耳，反而是無限親切。

這幢舊樓住了八伙人，大大小小有三十多口，厨房、厠所擠得轉不過身子，可就連這樣的房子也不能再住下去了。

我倚在床邊，不知不覺地想得有點迷迷糊糊了。

醒來的時候，發覺大寶和小寶橫臥在床上，都呼呼入睡了。孩子們就是這樣，什麼事情都不曉得，不知道愁也不知道苦，看她們睡得多香啊？

我輕輕地把小寶抱到小床上，給她蓋上了被子。

大門那邊發出了熟習的聲響，我知道是育羣回來了。他哼着歌，興高采烈地跑進來，把房門推得砰然作響，我責怪地瞪了他一眼，不滿地說：「看你，輕點不行嗎？差點把孩子吵醒了。」

他伸伸舌頭，脫去外衣，高興地說：「你知道嗎？我們工廠的工友互助組正式成立了，大家齊心起來，你說我能不樂嗎？」

「樂樂樂，快連住的地方也沒有了，看你住街邊才樂哩！」我沒好氣地頂過去。

育羣一聽，也沒話說了。他悶着頭脫去鞋襪，洗澡去了。

我躺在床上，心緒總不能平靜。我環視一下房間，就憂地想：還能在這裏住多久呢？

這座樓宇不能算太舊，還遠遠不是拆的時候。早在半年前就聽到一些風聲，說業主很快就要把它拆卸改建了。

由於那只是傳聞，我們都沒有放在心上。兩個月前，那封不該來的「律師信」來了，通知我們盡快遷出，這幾個月來，業主都沒有來收租，我們找他又無處可找，現在法庭又來了通知，限期一個月之內搬出，這幾個月的租金則可免付。

從跟育羣結婚開始，我們就住在這裏，雖然伙數較多，但大家都相處得很融洽，而且租金很便宜，一個房間才不過幾十塊錢，現在往那兒找啊！

一個月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可是要找一間適合的房子又談何容易呢？

育羣做工收入不過五百多塊，我在家裏做點手工業幫補一下，而支出却多得數不清，大寶唸小學，小寶也進幼稚園了，百物騰貴，幾百塊錢入手，不消幾天就快花光了。

聽人家說，外面出租房子貴得驚人，一個小小的房間就要二百多，我們那能住得起呢？

我瞪着眼，怎樣也不能入睡，育羣洗澡回來，輕聲問：「阿貞，還沒有睡？」

他看出我焦躁的心情，笑說：「別乾着急，慢慢找好了。」

「只有一個月啦！慢到什麼時候？」

「你乾着急也不見得有用嘛，明天我跟工友說說，請他們留意一下吧！」

「唉，住得好好的，忽然又要拆樓，其實這房子也不是很舊呀！」

「這地區繁盛呀，業主有他的算盤，這幢舊樓，他能收到多少租金呢？拆了它，改建新大厦，他賺的錢就不知翻了多少翻了。這當然也離不開當局推行的三高政策，我們窮人的生活實在越來越難過了。」育羣在慨嘆。

我想：要是那些大老闆能顧念一下窮人的辛勞，那就好啦。一轉念，我不禁又暗笑自己的天眞，他們本來就是吸我們的血致富的，怎麼可能發善心呢？

二

這年頭，有孩子彷彿是犯了罪。

我不能不暫時放下了那些手工，滿街地跑。下午，小寶放了學，我拖着她，一邊走一邊留意貼在牆邊、燈柱上的紅色招紙。

招租紙倒是不少的，但幾乎都標明有孩莫問，或者是歡迎單身免炊的。

有時抱着姑且試試的心情按地址跑上去問，房東一見拖着孩子立即就把門關上了。

跑了幾天，累得腿也酸了，仍然沒有結果。

我想，在這個地方，大概人人都得無親無故、不食人間烟火吧！

同樓的師奶近來見了面總是那麼一句：「找到房子沒有？」她們互相探問，也互相安慰。大家的環境都差不多，誰也不比誰好一點，不可能幫上什麼忙。

那天，在煮飯的時候，肥嫂說起不知是不是有石屋木屋之類出租，張師奶却說：「不容易找啊！現在樓租太貴，很多人都搬到山上的石屋去了，要買也難，何況租呢？」

育羣下班回來，連晚飯也不吃又趕着出去了。我心裏有氣，不覺粗聲大氣地喊：「去吧，不要回來啦！反正你心裏沒有這個家。」

育羣不知我的氣打那兒來，楞在那裏，後來才道：「你怎麼啦！」

我委屈得要哭，哽咽着說：「我從早跑到晚，不是有孩子不租就是租金太貴，你說二百多三百元，我們怎麼住？可你一點不急，成天不見人影……」

「原來又是爲這事，阿貞，難道我不急嗎？中午我沒吃飯，跑到街上轉了幾圈，看了幾處房子，都沒有合適的，工友們答應替我找找，可是現在不容易呀。」

一聽他中午沒吃飯，我又急起來了：「你看，中午沒吃，現在回來又不吃，你眞打算把自己熬壞嗎？」

他開朗地笑說：「你看，我不是好好的麼？我倒沒什麼？只怕你愁壞了。阿貞，有一個工友病了，我馬上要去看看他。」

我有什麼理由阻止他呢？他是爲工友們的事情忙啊！

大寶看見我總是不肯笑，也有點不高興。她噘着小嘴說：「媽媽，你不要生氣，我們不要搬嘛，你告訴那壞蛋，說我們不喜歡搬家！」

這孩子，聽她說的倒挺容易哩！

三

臨急抱佛脚，我們在沒有辦法之中只得去申請什麼協會的廉租屋宇了，明知希望很渺茫，而且萬一接受申請也不可能在半個月之內分配到房子，但終於還是試一試。

肥嫂是全層樓中人口最簡單的一家，只有她和她的婆婆兩人，她前幾天高興地告訴我，她的工友介紹她到山上的石屋租一個房間，租金很便宜。

我也爲她高興，可她昨天却問我要不要去看房子。我奇怪地問：「有別的石屋出租麼？」

她有點不自然地說：「是啊，你去嗎？」

我當然欣喜地答應了，晚上，我們摸黑上山，石屋不大，房間很暗，但總比捱貴租好吧。

我在房裏觀看時，却聽見房東在廳裏跟肥嫂在說什麼。

房東的聲音：「肥嫂，你嫌這兒不好麼？怎麼你不租却介紹別人來了？」

「不是嫌不好，只是她比我更難找房子，我想先讓她住好了，我慢慢再找。」是肥嫂壓低了的嗓子。

我驀地明白了，怎麼能夠這樣呢？肥嫂無兒無女，丈夫早逝，剩下年老的婆婆要她奉養，她每天担泥也賺不了多少，她的環境不比我好些啊！

我馬上跟房東說我不租了，就匆匆地離開。路上，肥嫂追問我不租的原因，我却反問她：「那你爲什麼不租？」

肥嫂眞好！

四

期限已經到了，迫不得已，我們搬到一幢新大厦的一個小房子中。

這房子沒有窗，七十方呎左右，租金是二百五十元，佔了育羣工資百分之五十强。

實在是無可奈何，難道眞要睡在街上麼？

原有的傢具雖然不多，但房子太小，左放不是，右放也不是，收拾了兩天仍然沒有弄妥當。

孩子到了新環境，倒是很高興的，成天鑽來鑽去，不一會便跟房東的孩子混熟了，可是隨之而來的是吵架和打罵，我只得把孩子關在房裏，免得惹是生非。

我盤算着，以後的開支該怎樣安排呢？突地增加了那麼一大筆的支數，眞叫難啊！

夜裏，我在等育羣回來，跑到大廳上站着，看到一排排堂皇的大廈，燈火通明，煞是好看。那麼多的房子，就是沒有我們窮人安身之處，我們住到這裏，也是惶惶不可終日的。

育羣回來了，我煮了點麵條給他作宵夜，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樣子，我想他一定是餓慌了。

這晚，我心情比較平靜，就跟他說着閑話。

「育羣，我忽然想起了以前我唸書時讀過的兩句話，杜甫曾經希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你還記得嗎？」

他點點頭。

「我剛才望出街外，果然是廣廈千萬間，可是你說，窮人住進去能歡顏嗎？人們或者更願意住木屋、舊樓吧！」

育羣被我的話吸引了，不禁沉思起來。「對啊！阿貞，我們住進廣廈，可是終日要爲租金、水電雜費憂愁，我們是迫不得已才住的。爲什麼有屋不願住呢？答案不是很明顯嗎？」

「育羣，我覺得自己很傻，前些時愁得簡直吃不下，對你經常出去也有意見，我實在眼光太淺，經常想到的只是自己，事實上，跟我們命運相同的又豈是一家兩家！」

「對，阿貞，難得你能夠悟出這些道理。是應該把胸襟放寬啊！這幾年來也太委屈你了，你操持這個家，沒一點空閑，不能參加集體的活動，漸漸把眼光局限在小家庭中，以後我盡量抽時間幫你作作家務，讓你出去，我們一起進步，好嗎？」育羣激動地說。

我們夫妻倆好久沒有這樣傾心地談過了，這一談，使我們的了解又加深了一步。

五

那天，我高興得要死，那個什麼協會來了通知，派人來量度地方，可能會分配到一個單位。

這樣貴的租金實在是難以捱下去，越快搬出就越好。

我盼呀盼，總算盼到了它的通知。

我滿懷希望地跑去指定的地點辦手續，可是不用多久我就完全失望了。

我們申請的屋宇，是規定住客的收入在五百元以下的。我想我們應該是合適的。

那職員查問我們家的情況：「你先生每天收入多少？」

「大概是十七、八元左右。」

「星期天休息嗎？」他在計算着。

「沒有。」

「那就不止五百元，而是五百一十或者是五百四十了。太太，這樣不符合我們的規定啊！」

我急起來了：「可是他做的是散工，不是天天有工開的，有時候連四百元也賺不到哩！」

他抱歉地對我說：「我是按規章辦事，別的我不能拿主意。你的申請資格被取銷了。」

我完全呆住了。

我頹喪地回到家，癱軟在床上。這些官老爺們那來這麼多規章制度啊！左一個不行，右一個禁止，也不講講情理。

育羣放工回來，我急不及待地把經過告訴他。

他被這個突兀的消息弄得有點愕然，可是很快又不在乎地笑了：「這些衙門辦事就是這樣的了，取消就取消吧。阿貞，今天工友告訴我，有個地方可以讓我們住。」

「眞的？」

「他在安置區旁的空地上搭木屋住，隔鄰還有個空位，他叫我們也搭一間，你說好嗎？」

我聽見是自己搭屋，心裏有點不大願意，怕風怕雨，而且那些地方是不准搭屋的，經常有人來拆。但一想，姑且去看看吧。

六

安置區的木屋一行一行的，像整齊的街道一般。我們穿過了狹窄的小巷，到了一片密集的木屋面前。

育羣的工友老王早在屋門口等着我們了，他是個高高大大的中年人，很熱情。

我哄着大寶和小寶：「叫叔叔啊！」

她倆都乖乖地叫了，老王高興地塞了些糖果在她們手

中。

他把我們帶到屋外的空地上，指着一堆爛木板說：「以前這裏是有屋的，也有人住，後來那家人搬到徙置區去，那些人就把屋子拆掉了。你看，在這裏搭屋不是挺好嗎？前面不遠處有街喉，也可以駁電綫，很方便的。總比住貴屋好，是嗎？」

我總是有點躭心，要是那些人又來拆怎辦呢？育羣看出我的心思，便提出來問老王。

老王豪邁地說：「嫂子，不用怕，那些人是要來拆的，隔一段時間就來一次，他們要交差嘛，拆就拆吧，只要他們不拿走木料，不用一天，我們又重新搭起來了，我們住在這裏就是這樣，拆了再搭，再拆再搭。而且，我們大伙靠緊起來想辦法對付，也迫使他們拆的次數減少了。」

啊，老王他們多麼堅强啊！

回家的途中，我滿懷信心地對育羣說：「我決定來這兒搭屋了。老王的精神感染了我。」

育羣很高興，或許他盼我說這句話已經盼了好久吧。

「阿貞，應該學學老王，敢於向生活挑戰。生活的風浪是永遠不會平息的，尤其是這個社會的窮人，更不能設想能夠安穩地過日子。要堅强一點啊！」

這些日子以來，我第一次舒暢地笑了。

（「角」接第119頁）

我經常說要隨時隨地做有益大衆的好事，可是這麼一件事明擺在眼前，讓自己去幹，但我光懂得埋怨、憎恨。用消極態度處理問題，不懂得積極的爲人羣謀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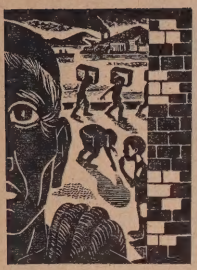
是誰靜靜地做了這件好事呢？我希望得到答案，感謝人家啓發了我的思維，今後對待事情都要採取積極態度，我應好生的向人家學習。

我不斷的自我反省，心裏一陣陣的內疚。潔明來了，她拿着鐵絲、鉗子，勁直走向鐵門。我恍然大悟，這一切都是潔明幹的！

我跑過去緊緊地握住她的手，更懊惱自己以前看不起她，現在她不聲不響地做了一件好事，幹得這麼出色，比自己走先了不知多少步哩，我得迎頭趕上。

潔明謙遜地拉着我，把手中的鉗子遞過來。我們二人合力把鐵門角包得更穩固。像魔鬼的角被拔掉了，再包上厚厚的繃帶似的。它再沒有傷害人身的危險了。

心底的洞



·雷 驀·

以前聽誰說過，小病是福，現在到工廠去做工之後，愈加體會到這句話的道理所在。太遙遠的且不說，就說我現在在家躺了兩天，因爲是小病（大抵是感冒，加上做工幾個月積聚下來的疲勞），愜意稱心的躺在床上，一會兒閉上眼睛養神，一會兒扭開收音機聽些什麼，不然，或讀讀小說，或做點隨想，這一切，眞使我有了享福之感。

算起來，是隨想的時間佔多。隨想的好處是沒有邊際：可以想到我將來有朝一日，乘坐太空船，直奔火星，去會一會聞名已久（在科學幻想小說中）的火星人；想到我在工廠裏，那些要切的紙張突然變得輕飄飄，我毫不費力便托起一大捆，眞快樂；想到爸爸的一頭白髮變成一頭黑髮，於是再度精神矍鑠地往公司上班，於是我便再度蹦蹦跳跳（一定這樣子！）上學去……。但隨想的壞處也正是沒有邊際：我想到爸爸日漸衰老了，恐怕現在這份看更人的工作也做不了多久，那時雙親與兩個弟妹的生活便全部由我負責，担子是夠重的嘍！哼，也是爸爸不好，他衰老得太早太早了；或者，哼，是我投胎不合時，偏要在五兄弟妹中居中，不然，做大哥二哥，現在早已結婚，做四妹五弟，有三哥打頭陣，但我偏偏做着三哥，早知如此，做隻了哥還好，快樂得整天唱歌。我又想到工廠的工友，他們有的使我快活有的使我發愁。那個來的才兩個星期的什麼李榮光（這名字土氣之濃，足夠使人發嗆），別的不說，光看他的模樣已使人有如困愁城般的感覺。

明天返工，祝願李榮光已經跑了，阿彌陀佛，阿門！李榮光，也不是我心狠呀！是你自己實實在在的使人討厭。我不是空口說白話，呃，你的

衣領，那次我偷偷的看見了：像你身上的鹵泥那般黑；在休息時間，你常常喜歡向我問字，問數，老實說，那些東西，只有小學一、二年班的學生才不懂的，而你已經有十四歲，該是「中」學生了；再老實說，我對着你，簡直等於殺鷄錯用牛刀，我好歹差兩年便中學畢業啦！那次你來向我問數，遠遠已是腥風撲鼻，而我是頂怕吃魚的，我差點沒反胃，憋住口氣，匆匆說幾句便打發你走了，你知道你的十個指頭的黑指甲和你蓬鬆而有異味的亂髮是如何怕人的嗎？你又是那末鈍！

呃，打住，打住，不要沿這條綫索想下去了吧！

咦，門鈴響了，是誰呢？該是找包租的或找中間房的吧？好像不對，脚步聲愈走愈近的，莫非……？

果然，是幾位工友來了：爲首的是阿方，之後是姚如蘭，阿林。他們甫進來，第一件事就是向我問候。我面紅紅的說，我已經是好人一個了，此刻躺在床上，好像是病壞書生的格局，究其實，不過是躲懶罷了，現在勞煩諸位工友騰出寶貴時間來訪，眞是抱歉萬分。阿方笑道，施樂你別客氣，既然彼此份屬工友，無事也可以登三寶殿的，況且，今天除了向你問候之外，也是因爲李榮光要向你道別的。

「他這個傢伙要跑了嗎？」我問，心中竊喜。

姚如蘭向我瞪了一眼，好像很不高興我這樣說似的，自然嘍，要是在李榮光面前，我才不會在口裏這傢伙這傢伙的叫他哩！好歹也給他三分臉子嘛！

驀地，像變戲法似的，李榮光竟然從阿林背後走出來，是高大的阿林成爲他的屏障，哎吔，我應該老早憑着那股腥味判斷出還有誰來了啦！現在，眞叫我難爲情。

李榮光怯生生的向我點點頭。

「你，你轉廠了嗎？」我吶吶的問。

「不，是返船去。」他吶吶的說。

「哦。」我說。

「嗯。」他說。

頓了頓，他又說：「謝謝你教我的字和數。」

「那裏那裏。」我臉上無光的說，從何說起呀！總共不過十來廿個生字，幾條加數，而已，而已！大抵由於接近，除了豈有此理的腥風撲鼻之外，還看見了李榮光的臉色：黑而青，青而白，好像因爲皮層缺少了微絲血管的緣故。

他們坐了一會，李榮光問我厠所在那裏？我心裏嘆息：可憐的他竟然連這點禮節也不懂！李榮光往厠所回來的時候，身上除了腥味還多了某種藥油味。

他們多坐了半個鐘頭才離去。

過了不久，門鈴又響了，我於是轉身開門，門外是幾張焦急的臉孔與使我吃驚的景象。李榮光剛才是直着出去，現在是橫着進來！

「怎辦呀？怎辦呀？」我六神無主的叫道。

他們把李榮光抬進我的房間去，讓他躺在我的床上。我不由得暗暗叫苦，這張床給李榮光睡了，相信數天後還是腥風猶在，這幾天，我沒有安樂覺睡了。

「藥油！」

「熱開水！」

「太熱了，凉些！」

「太凉了，熱些！」

我只是團團亂轉，我以往常常笑人家手忙脚亂，想不到我更是不濟。

李榮光悠悠轉醒了，但渾身無力。

接着的第二步，是送李榮光去醫院看醫生。他們說不用我去，但到了這般田地，倒不由得我不去了。

醫院的醫生診斷說，李榮光是嚴重的貧血，非馬上住院療養不可。我想，這原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我這末年輕也懂得這一句老話：病向淺中醫，而且，以李榮光這副身子，如果藉此得到調養，那末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我看看李榮光，他除了習慣的滿臉抑鬱，還增添了焦灼、不安的神色。

我心想，說他沒有見識就是沒有見識，聞說水上人是頗多迷信思想的，其中是否有生不入官門，病不入醫院這一條？唉，既然李榮光這末關心我——我已經悟起，剛才李榮光到訪不久便要去厠所，準是不適，擦了藥油回來，不哼半聲，堅持了半個鐘頭——，我也好歹勸勸他吧！

當我們走到一旁，等候辦手續的時候，李榮光果然說無論如何也不住醫院，要馬上返船去，那船凌晨三時前就開行了，而這時已接近午夜十二時了。李榮光說：船在開啓前，是有許多功夫要做的。

「先養好身體，再說其他吧！」我說。「進醫院養病，也不算得大不了的事情。有一些大闊佬，動不動便留院，看成是享清福的。有的人則相反，寧願花掉買餸錢，甚至東挪西借，却是爲了求神拜佛，不看醫生。」

阿方、姚如蘭和阿林在這關鍵時刻，只是問李榮光爲什麼如此堅持？李榮光一個勁的搖頭。我心想：這號子人眞使人討厭呀！枉費了我一番唇舌，他自己不懂事，又偏要這末頑固、執拗……。

阿方等扶了李榮光起來，向醫生說了幾句還算中聽的

理由，便不待對方反應，扶着李榮光走了。我冷眼旁觀，人家的反應也不太熱烈。

我們直把李榮光送到一個黑黝黝、靜悄悄的海灣，遠近守候着大大小小的怪物。沿途上，阿方等沒有說什麼，全神貫注的照顧李榮光。我則感覺自己對李榮光是既可親近，又不可親近。不過，我同時覺得，對李榮光愈是熟悉，愈感覺出他可親近的一面，也愈是發覺了他不可親近的一面……。此際，我們該是送佛送到西了吧？然則該怎個送法？我不由自主的瞧瞧阿方。

李榮光正答覆阿方道：「街渡收工了，但可以試試。」

結果，我們搭上了街渡，在船夫的操縱下，小艇輕盈穩健地朝着外邊滑出去。小艇在一艘高大的木船旁停下來。付了渡費後，我們便要使用臂力登上那艘大船。我們先順次的合力幫助李榮光與姚如蘭上船，然後是自己。

海風吹來，使人渾身清爽，我彷彿化成了一隻海燕，在海風中滑翔，脫口讚道：「在這裏睡覺，多寫意呀！」

「你來做什麼的呀？」姚如蘭在我耳邊說。

船上的人給驚動了。經過李榮光的介紹，我們知道來者一個是他的二叔，一個是他的二嬸，還有他的母親和四五個孩子。我心裏浮起了一個疑問：李榮光的爸爸呢？於是我問道：「李榮光，你的爸爸呢？」

我這隨口的一問竟然像一個颱風中心，頓使周圍的人們像風暴來臨前的如膠止狀的草木一般。我愣了一愣，得趕快使颱風中心消散哩，便說：

「呃，我只是問問，呵，好大的風！」

「不要緊，他的爸爸死了。」李榮光的母親憂悒地說。呵，看來我眞是說溜了嘴了，倘若不是感激我們對李榮光的照顧，他們恐怕會用沉默抗議的方式對付我們哩！

「我說他沒有死吧？」李榮光的二叔說。

「吉人天相，吉人天相！」李榮光的二嬸說。

「爸爸是死了。」李榮光深沉地說。

噢，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起初我以爲他們是措詞上的錯誤，他們的語氣與臉色推翻了我這個懷疑，但因爲這樣，使我更加渴望知道事情的眞相。

談下去，才逐漸摸出一個梗概：約三個月前，李榮光的爸爸隨一艘蝦艇出海，預算是個半月之後回來，但現在時間已經超過原定時間的一倍，還不見回音。按他們的習慣，出海的時間總是大致和原定時間相符的，因此也不多備水和糧。過了這麼久還不見回音，多半已遭不測了，只是屍骨也找不到。屍骨，給狂風惡浪吞噬了！

呵，怪不得李榮光總是鬱鬱寡歡了。

還了解到，爲了維持一家今後的生活，李榮光和母親到這位疏堂二叔的船上幫手，掙點生活費，撫養四個失去父親的雛兒。李榮光到工廠做工，是因爲那時間船的機器在維修中，他趁着這個空隙，掙取一點家用。這天晚上，船要出海了，他也跟我們告別了。

剎那間，我百感交集，其中佔較多的是慚愧。

我看着李榮光，愈發覺得他的可親，我知道他不需要別人對他的憐憫，這等於不着邊際的溫情或掉在沙漠上的幾滴雨水；同時，我却發覺了自己的不可親。眞的，我醒悟了，恐怕在工友眼中，以爲不可親的，倒是我自己。

或者，我要妒忌李榮光吧？不行，慚愧還來不及哩！

我急於把握時機，彌補自己感情的缺口，便對李榮光安慰道：「我想，你的爸爸會回來的！」

「他回來，我們也當他是鬼的了。」李母幽幽地說。

我鼻子也酸了。

李榮光的臉色更加蒼白。

「你多一些休息才好。」我由衷地說。

「我也不知道他的身體這末壞，他平時幹起活來，就跟他的爸爸一個模樣，輕重、份內份外都不分！二叔說」。

「船上的活是很吃重的，開了船，就沒有休息時間。」

「我習慣的了！」李榮光簡簡單單的說。

這時，我只覺得他頂能幹。

「有空就來找我們，我、我多給你教生字和計數。」我又說。「你很用功哪！」

「我們給欺負夠了！魚市場欺負我們，我們千方百計，自己把魚穫拿上岸去賣，常常被拉被罰，而且我們幾個年長的又不懂計數，經常吃大大小小的虧！指望孩子們嗎？他們稍爲懂事便要幫活，出海一趟，少則一兩天，多則一個月以上，有什麼學校會歡迎我們的孩子去做它的學生？你這樣說，我們眞感謝你！」二叔說。

「我很蠢！」李榮光說。

「誰說的！」我說。我說：「誰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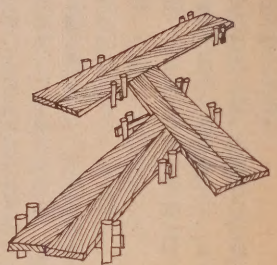
一陣沉默，這時，聽見了一種斷斷續續的輕微聲響，原來是姚如蘭給一位小妹妹剪指甲。

「你知道嗎？好孩子要保持清潔，常剪指甲，天天洗澡，你有六歲吧？該可以不麻煩別人，自己動手了！還有，要勤洗頭，清清潔潔，才是好孩子呀！」我眞心實意地對那位小妹妹說。「你要做一個好孩子嗎？」

小妹妹聽了，不解的看看我，低下頭，沒答話。我不

雨下遐思

君別



沒想到下了那麼大的雨。連綿幾天的季節性的大雷雨，下得嘩啦嘩啦響。

從窗外望出去，白濛濛的，盡是雨水一片，較遠處的景物都在這雨箭中模糊了。

街下會是怎樣呢？倚着窗沿望下去，雨水積成水流，隨着街邊低凹的地方，像小河流般瀉下。

樓宇，街道，像垂淚的老人，在嘆息着，淚水不斷往下流。

晴天的時候，還可以看到一點城市的美麗的外表，一碰上下雨天，印象好像一下子消失了，消失得那麼突然，好像美麗的肥皂泡突然被刺破了一樣。

這都市的美麗外表，往往是掩蓋了更多的醜惡。

晴天的時候，我從這所近山邊的學校經過的時候，琅琅的讀書聲，整

禁心灰灰了：難道這些孩子果然比較蠢鈍？

「你想到那裏去了？」姚如蘭以責備的口脗對我說。「我剛才問過她，她說，這裏沒有淡水，吃的水，用的水都要往岸上取，然後設法把淡水運回來。你懂嗎？」

我唔唔嘆了口氣。

我這是第幾次碰壁了？一個晚上，連碰這許多次壁，在我個人來說，大抵也算得是一個空前的紀錄。我承認，這樣的碰壁，即使額上凸起了許多疙瘩，也是值得的。當然，因爲疙瘩裏的慚愧不易消失，這許多疙瘩也不易平復。後來證明了這是事實，也證明這不是壞事。

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天晚上，我們在船上逗留了很久，我不知道阿方等懷的是什麼心事，嗯，待我明兒記得問問他們；我當時却是忙於做塞洞的工作，然而至今還沒完成，故我心底裏，現在還有那個由慚愧蝕出來的洞。

潔宏偉光亮的校舍，寬敞的籃球場，幸幸學子的笑聲，老校工總喜歡站在校門口，跟我打個招呼，清潔女工友阿蓮姊，老遠看見我就喊着說，「上班啦？」

這個時候，一切都改變了，暴雨籠罩着學校，雨聲掩蓋了讀書聲，老校工和阿蓮姐，穿着雨衣，正忙着清理校道上的積水。

積水是那麼多，球場、走廊、通道滿地是水。

沒有再看到多一個人，雨聲之中，看到的彷彿就只有他們兩個人，以及竹掃把掃去積水的聲音。

學校失去了平日的光彩，灰暗代替了光明，靜寂代替了平日的喧嘩。

走過學校，學校的前邊，是一條寬大的交通要道，馬路旁的車站上，滿是人，這樣的雨天，穿着雨衣，持着雨傘，就使那公共汽車更加擠擁。

只要車子一到，也分不得誰是男是女，一下子就是拚命湧向車門，一直到把車門塞得關不上。

好一陣子騷攘，車子才喘着氣開走了，輪胎在沉壓下有點凹陷，有時候凹進較深的水窪裏，濺起了水花，把過路人全身都濺濕了。

這現代化的馬路，一碰上下雨天，竟沒有排水的能力。街邊的通水坑道口堵塞了，垃圾隨着水位上升，一直漲到了坑口鐵閘上面。

垃圾，不只是在坑口流蕩，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彷彿一下子間，全都把垃圾集中起來了。

滿街是垃圾紙屑，隨着流水一直在流着，流着……

牆上貼滿的色彩繽紛的廣告招貼紙，受着雨水的冲洗，褪下了，露出了斑斑汚漬的灰牆，與殘存的彩紙比較，特別顯得刺眼。

起了點風，牆灰就又脫了下來，終於露出了內牆。

霓虹光管的廣告招牌，滿目的塑膠廣告招牌，頂不住風雨的刮淋，有的跌了下來，或斷開了，或破裂了，或燈光綫路失效了，吊兒郎當。

夜晚，燈光就失色了很多，少了閃耀的燈光的裝飾，夜晚就只有顯得灰暗，悽清。

夜總會、俱樂部、大酒樓的燈火可仍是那麼熱鬧，風雨彷彿與它們無關。

刺耳的喇叭聲，變幻的燈光。醇酒美餚，沉醉在朦朧中，它們再也看不到外邊的東西，聽不到外邊的音響。

輾轉不能成眠的，是座落在山邊、半山區黑壓壓一大片的貧民區的屋子內的人們。

夜來風雨聲，一陣比一陣緊，緊扣

着人們的心神。抵不住疲勞，孩子們倒在父母親的懷裏睡着了，不時被駭人的雷鳴聲驚得跳了起來。

屋子頂的嘩嘩雨聲，像一陣陣鼓槌，緊擂着大家的心。

沒有一個人睡得着，他們要担心，一是屋子漏雨了，怎麼辦？一是屋子旁邊如果山洪冲瀉了，怎樣逃生？

夜雨難眠，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走出門口，或許他們才發現，鄰居的屋子已經倒塌了。

再下了一天雨，山洪就暴發了，捲着石子沙土，直向市區冲去。

黃泥山水，一下子繞過了膝部，大街小街，頓成汪洋大海。

現代化的街市，竟成澤國。柏油馬路、街道成了河床，汽車半身浸在水裏，人們涉水而過，沒有孩子們敢於在水中玩耍。

雨更大地下着。

對於這不平常的現象，孩子們直覺得驚奇和可怕，他們也許不明白爲什麼一下子有那麼多的水湧出來，平時留在他們腦海中的街道印象，一下子被山洪冲破了。

刺耳的救火車、救傷車的叫聲，由遠而近，然後又由近而遠，一輛又一輛。一看見這些車，一定是有什麼不幸事情發生了。

扭開收音機，電視機，新聞報告的是：某地的一層舊樓倒塌了，有多人被埋在土礫中，掘出屍首多具，失蹤者下落不明。

然後是一幅大火燃燒的畫面，是某地發生了火災，火勢猛烈。

樓宇塌落、火災成了交替畫面，重複出現。

到災場一看，喧嘩聲，哭聲，喊聲，雨聲亂成一片。

沒有寧靜，有的只是掙扎與悲哀。這種悲哀與苦難，在晴天時候也許還被隱隱掩蓋着，一到了雨天，這不穩的支架終於不支塌下了。

雨水冲脫了粉飾的脂粉，使城市這個打扮得妖艷的女人，顯出了她的本來面目——滿面疙瘩，百孔千瘡，雖然還殘存着一些脂粉，斑斑白點，就更顯出其醜態來。

兩個大市區交接的一條通道，因爲山洪的泛濫，半個小時的行程。延長了兩倍半，三個小時。

積水掩蓋了附近數條街道，車子一駛進災區，就戛然停了下來，沒法子再啓動。

商店、餐廳、茶樓的門口，因爲來不及安上閘門，污水灌了進去，即使只是要買個麵包，也不是容易的事。

夜晚，天色一黑，下起雨來就更

可怕。夜市的人們瑟縮在街邊，沒有開市。

更黑暗的一角，孤零零的佇立着一兩個模模糊糊的身影。

在夜晚裏謀生活的人們，只好勒緊褲帶。

每天的新聞，搶劫，非禮，打鬥，車禍，謀殺，在大雨中並沒有絲毫減少。

雨聲，像在低泣，嚎哭，又像在控訴、狂喊，……總之，不論怎樣，雨聲總像一首哀歌，哭哭啼啼。

這現代化的都市，因爲一場雨，雨水冲垮了整齊的堤岸，洗滌了胭脂面粉，終於使人們看到了平時所不能看到的眞正面目。

面罩撕下來了，我們終於看到了美麗的內容，看到了隱藏着的毒瘤。

像一個腐爛的水果，外表還是美好的，引人食慾，咬一口下去，已經滿是霉味，吃不得，包藏在裏面的爛肉，更多異味。

但，同樣是這雨，它也幫助我們認識了較深的一層。在別的一些地方，比如說，就在橘之彼岸吧，那兒的都市，可就存在着一種眞正的美麗，不論是晴天、陰天、雨天，都有不同的鮮艷景色；雨後的蒼翠欲滴，更已成爲一項深深吸引着我們的力量。

氣球

戴清

（一）

白色的根莖
托盛起繽紛的朵朵
——像花
花下，響着一把孩童的叫賣：
「氣球！氣球！」
小手，緊緊攫着
莫讓它自握中掙脫
眼光，在人叢中努力追索
願你——
都來採一個美麗的瓣朵
——這一個輕盈的笑靨
送你
或轉送你的和我一般年紀的兒女
這換取你兒女歡樂的滿意
這換取我童年果腹的粥米

（二）

在一束浮游着的氣球前面——
「多少錢？」
是一個母親的問
而小女兒期待着
「三毛錢！」
是一個少年的答
而小女孩期待着
「呵！貴！貴！
阿女，我改買一隻咸蛋給你！」
母親拖着女兒的失望
遠去——
而少年
扭着這束漲了成本的氣球

無言

呵，童年
這貶了值的童年

（三）

碼頭像一個侷促的砂碉
一束漂亮的氣球伴我迅走
我剛從聯歡會上回來
一股歡樂還停留在我的心頭——
唉?!
有一個小女孩跟在我的身後
——她無采的目光
——她捧着小膠杯的小手
多少天了，她跟着盲眼的母親行
乞奔波
我相信她的用意
我掏給她一個毫子
而她推拒——
「你能給我一個氣球麼？」
青白的臉上泛着她的童眞
氣球下閃動她期待的眼神……

碼頭像一個侷促的砂碉
空着手，我緩慢緩慢地走
我剛從聯歡會上回來
但有不平充滿在我的心頭

圈套的聯想

·香子·

在複雜的社會上，常常有許多害人圈套。

從報上看到一件常見的新聞，談起來似乎不大「文藝」，但却是慘淡的現實——幾個女孩子，誤交阿飛爲友，被騙去參加野火會。在野火聯歡後，阿飛們兇相畢露，幾個女孩子結果在利刃脅迫下，慘被姦汚了。

這件新聞引起了我的聯想。

野火會，本來是活躍的年青人的一種健康的活動，然而，在烏烟瘴氣的社會風氣下，却被阿飛用來做害人的圈套之一。

那羣女孩子參加野火會，是因爲她們活躍好玩，而阿飛却利用她們貪玩的弱點，以野火會作爲一種集體活動的號召，使她們在麻痺大意之中墮入了圈套。

這件新聞的發生，社會因素是主要的，而女孩子們經驗不足，誤交損友，則是具體的原因。

經驗不足，分不清好壞，常常會使我們陷入一些壞人的圈套。

這又使我聯想到香港報攤上的刊物。

一份好的報紙或雜誌，往往就像我們的良師益友；但是壞的報紙或雜誌，則很容易把我們引向眼光短淺，而至墮落。

有許多壞的報紙雜誌，讀者是一目了然的，自然會唾棄。但是有的却像阿飛那樣設下了「野火會」般的陷阱。他們在讀者面前，披上了畫皮，在一些衆所周知、顯見易喻的道理上，故意講眞話，或評擊時政，或斥罵壞人，但在關鍵問題上，却放一枝暗箭，讓讀者在潛移默化中，陷入圈套而不自知。

記得莎士比亞在《麥克佩斯》中說：「魔鬼爲了陷害我們起見，往往故意向我們說眞話，在小事情上取得我們的信任，然後我們在重要的關頭便會墮入他的圈套。」

魔鬼假如不講點「小事情」上的眞話，就沒有市場，阿飛假如不用甜言蜜語，女孩子就不容易上當。在圈套前面，披上的，往往是美麗的輕紗。莎士比亞的這段話，在現在來說，不是還有相當的現實意義嗎？

角

莉菁

每天，我上學和放學途中都經過一個兒童遊樂場；這個遊樂場的管理處的門是一扇鐵門，上半扇終年打開，底部和小孩子高度平齊，它倚在一角落的牆，還突出鐵門角，門臼早已生滿了銹，推也推不動。

鐵門尖銳的角發出猙獰的青光，就像一隻倒掛着的魔鬼，靜悄悄的埋伏在那兒，時時刻刻準備着吞噬路過的人。

每當我經過這裏，我就油然滋生一股厭惡甚至憎恨的感情，也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個月前的一件事來。

一天，放學的時候，我和潔明肩並肩一起回家，在學校過了一天生活，現在我們兩人把今天學到的和碰到的事都一古腦兒說出來，不管是快活、是煩惱的事都說個不停。一路上有講有笑。

前面就是遊樂場。

經過遊樂場再走不遠就是家了，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滿懷感觸的說：「潔明，我們將來畢業後，我想一定要做有益於人羣的事，才不負父母師長的期望，不論做的是什麼工作也好。喂，你怎樣？」

她沒吱聲，我因爲越說越興奮，不管她答不答我，接着說：「我還替自己訂了一個計劃——要隨時隨地做有益於大衆的事……」

她還是不聲不響的，我發覺不大對頭，詫異地回過頭來，咦！人呢？她怎麼不見了！我很是生氣，人家和她談正經事嘛，她偏偏和我開玩笑。我只有四週去找尋她。

「嗤」的一聲，有人在那邊偷笑，我趕忙走過去，哼，原來她躲在那裏。

「好呀，你眞壞透了，悄悄地躲了起來。今天非教訓教訓你不可！」我邊說邊追着她來打。

我們一直嘻嘻哈哈的追逐着，跑進遊樂場，繞過鞦韆爬上滑梯，再溜下來……

「來呀，快來捉我呀！」潔明不停的回過頭來逗我。她跑呀跑地，一拐彎，來到管理處，忽然完全停頓下來。我趕忙追上前，高興的喊：「這回還不捉到你！」接着輕輕地搥了她幾拳。

她沒反應，也不還擊，雙手緊緊地捂着腦子，彷彿害怕天快要掉下來了。嘴和臉痛苦地扭歪了。我奇怪地凝視着她。

我的笑容突然僵住了。

血！我瞧見一滴鮮血沿着她的指縫流下來，鐵門上也染有血漬，敢情是她撞到鐵門的角，腦殼破了，血嘩嘩地流着，我手足無措地望着她。

「嘎」，一輛的士停在遊樂場門口，車上的司機招呼我們上車。

「可是我……我沒錢付車費！」我在猶豫着。

司機叔叔焦急地揮了揮手：「救人要緊啊！這骨節眼上還顧得上這些，快上車吧！」我連忙扶着潔明登上的士。

圍觀的路人議論紛紛。這個說：「這個的士司機眞好！」那個說：「這半扇鐵門經常撞破小孩腦袋的，小孩子一不小心就遭了殃！」「可不是嘛，我家鄰居那小孩子早幾天就撞破了頭！」「小孩子經常在這兒進進出出，危險眞大！」

一個婦女忿忿地說：「管理處連自己的門也不管理，這叫什麼管理處！」

車子很快就開走了。可是剛才人們所說的話我們兩個都聽得清清楚楚。潔明滿臉血污，看不到她的反應。我呢，就這樣憎恨了這扇鐵門，每經過那兒，我就想把它的角拆了下來，向它索討我的同學的鮮血。

今天，我又經過這裏了，當然忘不了血的事故。雖然已經過了幾十天，但我的憤恨並沒有被時間所冲淡，反而變得更深邃更劇烈了。

我習慣地，睨視地瞪了它一眼，忽然發覺鐵門的角被人用蔴包袋包裹了起來，雖然包得不大美觀，但這情景像暴風雨夜晚的閃電一樣，在我腦海裏閃了一下，剎那間照亮了我的靈魂深處。我清楚地看到自己思想境界的低微，慚愧得低下頭來。

（轉第105頁）

一天的行脚

唐書韻

汽車跟着其他車輛慢吞吞地爬行在公路上，朝着郊區駛去，周圍的景物都讓它拋在背後。建築地盤、橋樑、樹木、小屋、靠岸的船以及遠處蜿蜒相連的羣山，像走馬燈似的在眼前轉過去，逸向後面。

車子駛進兩邊是一塊塊平坦的田地，展現出一片淺黃光禿拋荒了的田園。有的田土乾的龜裂，雖然陌上壠間亦有些少野生雜草，但却孱弱的可憐，稀稀疏疏的小葉，發出慘淡的綠影，配稱不上是個春天應有的景象。

有好幾口池塘，亦已是乾的快將見底，盛着那麼一點死水，就是投塊石子進去，亦激不起個漣漪。池邊有幾株小樹，搖曳着垂落的葉子，大概是柳條吧，原來的綠色上面，多施了不均勻的土黃粉，顯得暗淡的憔悴。

從時序上說，現在正是春光明媚的時候，但自去秋以來，老天就沒有下過一場像樣的雨水，小雨雖下過幾場，它稀疏的落進泥土，泥還未濕透，就停了，又來連串晴朗亢旱的日子。幾個月來都是這樣，淨是蒸發，早就把去年存水，揮發的七七八八了。

聽說過去這裏亦曾有過這等乾旱的年份，不下大雨的時間比今年此時還要長些，但缺水情況却沒有眼前的嚴重；這幾年來情況不同了，稍爲遲來正常雨量，旱象就會特別的明顯。同樣情況却有不同現象，爲的是什麼？令人感到費解。

看着郊區的荒田，車子突然「嘎」的一聲，在一座廟觀前停下了，大伙從車上魚貫下來，雖然同在一起郊遊，各人却各有不同喜好：有人對廟門口的石刻作出研究，有人對琉璃瓦表示欣賞，自然亦有人喜歡時人所作的「對聯」。孩子們最有興趣的是廟外如墟的擺賣。這些沿道的小食肆上：油豆腐，炸蝦麵，熟玉米，冰棒，冰淇淋，鹹酸，脆辣，煨薯，鹽焗蛋等，充分表現出五方雜處諸色食品的特點。玩具用物亦不少：泥虎叫子，口吹響鷄，尼龍

絲編的飛禽走獸，紙風車，銅錢劍，還有草帽，竹笠，鴨舌涼帽等等，一切都在引誘遊客破慳囊，孩子們走在這道上，目不暇給，無論食的玩的，樣樣都想要。

這裏的郊區，一切都只爲哄哄遊人。在在顯得風格上的不調和，建築物一般是仿造的，亭子，橋，牌坊，你會覺得它們彷彿都在什麼地方見過，西湖，上海城隍廟，頤和園……，但可仿造得離題千里了，而且放在一切洋化的環境中，也顯得格外的不調和。但這却反映出：衆多的遊人是喜愛中國的民族風格的，他們憧憬着內地許多古典建築物，却沒有往遊的機會，因此來到這裏，對着這些仿造的東西，亦使人獲得聊勝於無的慰安。

轉了幾轉，再加一段頗長的舟車顚簸，亦有點倦意，就在路邊一個茶檔借張椅子坐下，要了一杯清茶，這茶檔的主人是個老婆婆，滿臉的皺紋，稀疏的白髮，粗糙的骨節眼，看來，說明她一定是個勞動婦女，看來約有七十歲的樣子。我趁呷着茶同她話起家常來。

「阿婆，你老人家今年幾歲呀」我怕她聽不見，特地放大嗓子伸出一隻拇指間着兩指小指：「有這麼多嗎？」

她老人家微笑答道：「沒有這麼多」，停了一下裝好空杯的茶再說：「我呀，五十歲。」

叫人眞難以相信，但那亦不奇怪，不是說：「艱難歲月繁霜鬢」麼！自然，城市中某些養尊處優的富裕人家婦女，五十歲還要扮的像隻彩雀呢。像這年紀的一些演員還在那裏扮演「情竇初開」的少女哩。

「阿婆，你是本地人麼？」我問。

「好幾代人囉，都住在這裏。」她答。

「種田地還是討海掠魚？」

「種菜，養豬，種禾，就在那邊村裏。」她用手一指，我順着她指的方向望去，不遠處在一片林木底下錯落的有好幾幢中國式的單屋房子，旁邊亦有數椽簡陋的木屋，周圍是田園。她說：

「現在想種菜都不成了，只好假日在這裏賣賣茶，求個兩餐。」

「爲什麼不能種菜呢？」我詫異的，亦帶着惶惑的問。

「呶，那路邊的田地就是我的，沒有水，菜怎能種的活呢？」的確，那路邊的田土光禿禿的荒廢着，有一隻老牛躺在那裏歇息。

「對了，已經好久沒有下雨了。」

「天久無雨是實，但是以前無雨還可用溪澗的水，現在這些水都被截斷的半點不剩了。」

原來自從這裏修建儲水塘，修塘的人爲了使水塘水滿可以生利，便不管遠近多少農田的需要，把附近大大小小溪澗河流的水源，都築渠引進水塘去。農民用水這就只有聽天由命了。

說話之間，天氣驟然起了大大的變化，烏雲瀰漫，黑壓沉沉，陣陣疾風，揚起地上的塵沙，隱隱約約還可聽到悶雷在響，看來一場暴雨就要到來了，賣茶的老婆婆忙着收拾茶具避雨，我亦趕快付了茶錢，到廟中香積廚等待午飯。

雨下起來了，風夾雨勢，嘩啦啦地嘯個不停。雨像戳破了的水袋，一個勁兒的沛然如注。被困雨下的一餐午飯，吃的時間特別長，足足有個多時辰，都在雷鳴電閃中度過。

頗長一段時間的狂風暴雨過後，終於，風靜下來，雨疏下來，我們趕快同登歸程，打從原路回駛，原來公路變成有幾吋水的小溪，車子只好涉水，早上所見那些龜裂的田土，也已變成了澤國。水，到處都是黃水橫流，一些低下的小屋有半截淹浸在一片汪洋裏，浮起的樹枝、木塊、紙屑什麼都隨着行水四處竄闖，急遽奔流，死了火的車輛淹在水中，有的陷在泥堆裏，到處一片狼藉，使人辨認不清它本來的面目。

雨中行旅，自然不免有些狼狽；但我們都十分欣賞這場好雨。它是及時雨呢！由於我們知道賣茶水的那位阿婆，希望有這場雨的到來，不，應該說，這裏的衆多農民都希望有這麼一場透田的雨，來解救這荒蕪了的田園，維持各家各戶最起碼的一點生息。我們樂於做它一次落湯鷄。

可是，這場雨來的這樣猛，下的這樣多，現在是滄波橫流，是福是禍，頗成疑問。幾千年來，我們靠天食飯，現在生活在這個環境中，亦是這樣：人還躲不開自然的威力下，無雨乾旱苦，雨澇水浸苦。但是回憶起在內地歷次旅行中，看到的是，到處斷江截流，蓄水養魚灌溉，大小水庫，無慮萬千，山上橫空而過的水流，已經不算稀有的奇景。這一切都爲農田水利所需，不是用作私利買賣。人們把山上水流導入水庫，又把水庫的水通過灌渠引入農田，天旱不怕，水庫裏的水源源而來；雨澇不怕，水庫可以兼容並蓄，多了就打開洩洪閘，讓水流一湧而去……自然服務於人，人成了自然的主宰者。江南、塞北，是春天，就到處一片青翠；是秋天，就到處一片金黃。逃荒，飢饉，一一成爲歷史上廢棄了的稱號。

車子在水浸的公路上奮進，水花四濺，把窗玻璃潑成一片迷濛。我的思潮還是滾滾而來，一時遏制不了，也不想怎樣去遏制它。

昭磅和燒鴨

(泰國)隆・臘蒂旺作
沈逸文譯

作家簡介

隆・臘蒂旺

隆・臘蒂旺，泰國的青年名作家兼報人；擅長著作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散文及詩歌，作品頗豐。

隆・臘蒂旺誕生於泰國東北部的高原，當在家鄉修完中學課程後，父親希望他成爲一位小提琴家，而把他送到曼谷來。可是，事實却與願違；因他私心暗藏着一個想做作家和報人的理想。在曼谷，作者一面攻讀機械學，一面利用課餘時間大量閱讀國內外文學名著，並幸運地結識了同時寄宿於曼谷越閣佛寺僧舍中的泰國名作家藍綠・納羅巴功，因此，有機會閱讀了名作家的大量藏書、刊物，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豐富的學識，奠定了日後成爲作家的基礎。

當在越閣佛寺寄宿期間，每天傍晚課餘之暇，作者、藍綠・納羅巴功、和另一位當時正在攻讀藝專大學的名作家越・巫拉納三個人，總喜歡圍坐在佛寺前的廣場上一起聊天，話題亦總離不開文學的範疇，而且往往一談就非談到深夜一二點不可。因此，漸漸地觸發了作者

的寫作興趣，於是，他一連寫了好多篇短篇小說，分別投寄到各家報刊去，可是，結果沒有一篇獲得發表。直至有一次他寫了一篇題爲《她的價值只在於不准接吻》的短篇小說，投寄到一份著名的周報去，才首次獲得發表。從此，他對寫作更加充滿信心；不久，便正式投入《屏泰》和《沙炎尼功》日報工作。他起初的工作是當一名管理電版的工人。六個月後，他被調到編輯部當校對員；不上三四個月，又受擢升爲記者，從此，他的報人生涯便正式開始。他一面採訪新聞，一面把親身的經歷寫成短篇小說；可是，由於未能把握住短篇小說創作的竅門，以致所寫下來的十多篇作品，沒有一篇可用。當時，他曾心灰志餒地停寫了一個時期，而視創作短篇小說爲畏途；他把全副精力集中於報業上，有時亦提起筆來給副刊撰寫一些散文、詩歌和專欄文章。這樣過了三年，結果在好友們再三鼓勵之下，他又鼓足勇氣，重新執起筆來創作了一篇題目《隆綿橋下的黃昏》的短篇小說，結果，這篇作品終於如願以償地發表在當時著名的文藝周刊《比耶密》上。這無異是一劑強心針，使他那灰餒了的心志，重新活躍起來。此後，他日以繼夜，廢寢忘餐地寫下去，一直寫至隆·臘蒂旺這個名字逐漸地在文壇上爲人所熟知。

在作者十多年的筆耕生涯中，共寫下了四部長篇和百多篇短篇小說；至於出版爲單行本的短篇小說集，則只有《棉絮和星星》及《昂然與世長爭》兩種。在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短篇有：《魅鬼》、《隆綿橋下的黃昏》、《初墾田》、《六月福》、《雨點》、《昭磅和燒鴨》及《我們的命運真只如此而已嗎？》等。他作品最可貴的地方便是能客觀地、忠實地反映出目下社會的種種現象，並賦予作品以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強烈的正義感；因爲作者很深地認識到：

「……創作中所反映的事件，完全是現實生活中永無休止的弱者與強權之間的鬥爭，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生命的掙扎……！」

——譯者

今天一早，在爸未往工作之前，便先叮囑道，爸要提早回家，因爲工廠裏老闆的兒子，要舉行結婚典禮，必須利用工廠前的廣場，擺設筵席，宴請客人，老闆遂宣佈停工半天。

「巴不得讓老闆有上三打兒子，我們才有休息的時間可以透一口氣。你說是嗎，拉綿？」爸歡愉地大笑，他喜形於色地瞧着媽：「你亦應該停賣半天炸芭蕉呀！……」

「爲什麼？」媽不解地問。

「噢！」爸以嚴肅的口吻說：「我們才能像夫妻們般相處在一起呀！」

媽白了爸一眼，同時舉起手來，爸慌忙地退開大笑。

「權，……不知在胡謅着什麼？兒女已一大羣了，還不懂得害臊！」媽臉頰緋紅，舉起手來要打爸，爸轉過身，把手伸上前來按着我們每一個人的頭。

「害臊！嗯，媽會害臊，便顯示媽還年青，對嗎，孩子？爸去工作了啦！」爸作着要走下梯階的姿勢，但忽然又想起什麼似地再轉過頭來對媽說：

「哥忽想吃起燒鴨來，別忘記吩咐昭磅去買一些來吃吧，拉綿；哥將順便前往探視昭曼，他的妻子生產，可能晚歸一點。」

說罷，爸便神情歡愉地邊步下梯階，邊嘴裏吹着愛泰國歌口哨，我們看見媽在俯下身去攪搗那個大米良鍋的薯粉之前，眼睛却直瞧着爸的背影，而且嘴角顯現了愉快的微笑。每一次瞧見爸神情歡愉，我會覺得非常快樂。至於我那個步上七歲，個子高大的弟弟昭磅，和那個已步上五歲，最小的妹妹，還未具備此種像我這個已十四歲大的孩子一般，對事物產生共鳴的感受。平常，爸是一個沉默的人，但心地却是很善良。我約略知道，爸是因爲工作太過疲勞，才告沉默寡言。每天，爸必須自早上七點便工作到傍晚五點。試想想看吧，在這漫長的時間內，爸只獲得一小時的休息時間。工廠畢竟是工廠，機器聲，油渣的氣味，空氣不流通，詛咒聲和吆喝聲混成一片，不絕如縷地流出來的汗水，是沒有機會能夠乾掉的。爸的掌心，粗硬得結成繭。爸的嘴緊閉，以及由於寒冷而使眸子裏一片乾枯。爸總是帶着這些情況回家，媽和我們（主要是指我而非那兩個弟妹）十分了解爸，因此，才經常對爸感到既敬愛又自豪！

我們的家庭，哎呀，華麗極了！——說起來眞羞煞人！——爸爸、媽媽、我和兩個像猴子一般頑皮的弟妹。我們一共有五個人，居住在這條大巷裏盡頭處那排簡陋的木屋，跟左隣右舍的隣居們同住在一起，大家有着各不相同的職業，打自機器技師、木匠、拉垃圾車的車夫、駕駛機器三輪車的車夫、補鍋匠、賣火炭商人、以至雜役等等，要我一時唸出來亦唸不完，總括一句就是，各人雖然有着不同的職業，但有一點絕對相同的，便是貧窮。當交談的時候，大家都是異口同聲的訴說着窮苦的事情，與及另一件，便是不大夠吃的問題！

我們的貧窮，是容易瞧得出的；它只決定於住和吃這兩項而已。

如此一來，閣下是否已能夠約略推測得出，爲什麼我爸才以那種風雅的態度，喜氣洋洋地開口囑媽吩咐昭磅，

往買燒鴨前來充作晚餐的菜饌嗎？

在我們這條巷口，有着一家兩間舖面，販賣燒鴨的店子。午餐的時候，從四方八面前來光顧的食客，會把整家店子擁擠得幾乎沒有賸下空的桌子，算得上是一家最受曼谷人賞識，馳譽遐邇的販賣燒鴨店子。我就是其中的顧客之一呀！老實說，它的味道委實太使人饞涎欲滴了！雖則輪到我們得吃時，只賸下一些兒黏附在骨頭、翅膀、頸項、和鴨頭上的屑肉而已。儘管如此，我們仍覺得太豐富了！

每一天，當前來光顧的客人走光時，已是接近下午三點的時刻了；同時，列隊停在店前的轎車，亦隨之一輛一輛地駛離開去。店子裏亦就開始着清潔的工作，以便準備着繼續販賣晚餐和晚上這兩場生意。這當兒，屬於我們這班孩子的重要節目便告來臨。我們總是成羣地集結在店前置放燒鴨玻璃櫥邊的一角，玩着「擲旋銀子」或「擲壓銀子」（都是賭博的玩意兒——譯者）。有的帶着籃子，有的帶着摺好而藏於褲裏的厚紙袋。每當那位販賣燒鴨的老伯伯步近櫥邊大砧子的時刻，我們便一齊蜂湧上前，把他團團地圍住，手裏則握緊着一塊錢或五十士丁的硬幣。那個嚷着要頸項和鴨頭，不必切碎；這個嚷着要鴨翅，有的嚷着只要鴨脚，與及有的則嚷着要每一種混合着。

「你有多少錢？」老伯伯伸長着臉，對那個叫着要每一種的唉羅問。

「一銖半！……我必須要每一種，能得多少就多少吧！」

老伯伯搖着頭，大伙兒則哄然大笑，唉羅生氣地朝大

家睨視了一眼。

我怎會不熟悉這種情景呢？……對於這些賣賸下來的鴨脚、鴨翅、和鴨頸等等，打自我的弟弟昭磅還未出世，我便不時跑出來購買給爸爸了；直到昭磅誕生而長大得頗爲驍勇時，他才接替我這個職位。我可以坦白地承認，那一餐我家裏有添上這些鴨骨，會使我們感到這一餐多麼可口而告胃口大開，不管是把它煲湯或炒菜這麼平常的菜饌，因爲它的味道委實太美妙了呀！可惜的是，一星期之中，只有添上一次或兩次而已，有時甚且被忘記。

而且，幾乎每一次有添上此種特別的菜餚，爸總得先喝下一兩小杯白廊酒，然後會胃口大開地吃進很多的飯。吃飽之後便坐下來，一面燃上一根芭蕉葉烟，心情暢快地抽吸着。就在爸的心情這樣暢快的情形下，我曾經向爸問道：「爸從那兒來？」爸總是直瞧着我，然後反問道：「你需要爸從那個地方來呢？」唉，這眞是一個頭痛的問題，我只有支吾着。爸見狀會大笑，然後把我拉近前去緊緊地摟住說：

「孩子呀，……我們從那兒來，是不重要的，問題在於我們要怎樣才能夠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爸經常在想的問題是，要怎樣做才能減輕你媽日常的工作，讓兒女們吃得飽些，與及有機會上學去讀書；爸所需要的雖然只有這些，但爸已不大能夠做到。還有你那兩個弟妹呀！」

「但是，爸不是每天都前往工作嗎？」我駁問。

「雖然是，……」爸頹然地說：「但是，總有一天爸的氣力會消耗盡的！」

「到那時，也許我已長大成人，能夠工作，幫助爸和媽了呀！」

「但是，你必須讀書，爸就是因爲沒有讀書，才不能把生活改善。你絕對不可像爸，昭磅和小炳亦是一樣的。」

「我多麼想找工作做，……像爸那樣做才能幫助爸和媽。」

「不行的，孩子，……你必須讀書，爸渴望讓你日後能像人家一樣成爲達官貴人！」爸說。我嚴肅地直瞧着爸的臉，爸仰起臉來，我們的眼光遂告碰在一起。

「有什麼不對嗎？榜。」爸叫着我的名字問。

「我懷疑，爸渴望讓我成爲達官貴人，那……那麼，爸渴望成爲什麼呀？爸。」

「多麼會盤問！」正在忙着洗滌盆裏的盤碗的媽媽，禁不住插起嘴來：「爸就成爲你的父親呀！來，來幫助媽媽把盤碗拿去收起。」

爸大笑地輕輕拍着我的頭兩三下，一面推着我起身：「去幫助你媽，然後懷疑才會冰釋。」

我是不必懷疑多久的，就在那年秒，爸便患上了腸熱而告病倒，必須停止工作在家裏治療了好久。在那段時間裏，我必須幫助媽工作而忙得透不過氣。剛好爸的一位朋友曼伯伯，把我帶去寄在一家車塢裏，至於我的職位，却是每一種工作的助手，打自洗滌各種機器零件，收拾工具，打掃垃圾，和剷除汽車的色油等，代價却是每天三銖錢。我耐勞克苦地幹下去，直到現在每天已有六銖錢的收入。可是，打自那個時候開始，讀書一事便跟我風馬牛不相及了！

爸病倒直到痊癒，前後達三個月之久，才能獲得新的工作做。就是那家老闆的兒子要結婚的工廠呀！

在那三個月裏，我不想誇口提及我是多麼滿懷高興地代替了爸，而成爲家中一員主力將；爸亦打自那時開始，便停止再跟我談及讀書的事了。我只有暗自下定決心道：我絕對不願讓我的兩個弟妹重蹈我的覆轍，我一定要以大哥的身份幹着一切的工作。

「呀……幹嗎一味茫然地呆坐着呢？快七點了呀，榜。等刻是會趕不及上班的時間的，媽已替你把午餐的飯盒子準備好了。」媽高呼的聲音，從盒子房裏傳了出來，把我從幻想中喚醒，慌忙站起身走進盒子房裏。媽把亞魯米良飯盒子遞給我：

「今天快點回家來，跟爸一同吃晚飯吧，孩子。」

媽再三地叮囑，我答應後步至屋前的梯階，昭磅和小炳正在屋前玩得入神，當時，昭磅已是準備要上學去了。當我步下最後一級梯子時，驀地，腦海裏一轉，於是，我靜悄悄地把昭磅喚近前來，邊塞給他兩張皺舊，面額一銖的鈔票，邊輕聲地對他說：

「今天，當你從學校回來時，媽要叫你前去購買鴨骨，剛好哥哥身上有餘錢，特託你順便買兩銖鴨肉來給爸，別忘記吩咐老伯伯切那胸前肉呀，磅，同時好好地記住，別把它失落呀！」

昭磅點着頭接受我的吩咐，然後把錢塞進褲袋裏去。

我感到無限歡樂，雀躍萬分地走出去。絕無疑問，昭磅一定會使爸的晚餐吃得特別有滋味！

那天，看起來一切都顯得完全特別，打自爸早上愉快的心情，媽那久久難得一見，充滿嘴角的笑容，供給昭磅購買燒鴨胸前肉的那兩銖特別的錢；與及那天傍晚，車塢主人竟於五點前讓我放工回家，好像預先知道我的心意，

急於要回家去跟爸一同進晚餐似的！

在沿着大馬路走回家的歸途中，我心中還感到躊躇不決；爸也許會對於我之拿錢給昭磅前往添購鴨肉加予責罵，而責斥我揮霍無度，不懂得省錢。不過，我可以這樣向爸解釋道：那是昨天我替一位富有的顧客洗車，而獲得他特別賞賜的錢，久久一次，爸也許不會計較的吧。同時，如果爸眞的不滿意，以後我便不再那樣做，事情就會完結，然後我們便團團地圍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起那一餐來，如此而已！

一路上，我邊走邊自我安慰地沉思着，不覺間，竟走到進入我家的巷子中央，距離我家只不過幾十公尺而已。在這一段路程之間，是要打從那擁有這一帶全部土地，身爲地主的富婆的大廈門前經過的。這是全巷唯一築成鋼骨水泥的一段路。屋前的長度，佔了整座大廈前面約達一百公尺。這一段路，便是我們這班孩子喜歡到來玩耍的地方呀！雖則不時要遭受大廈裏的傭人吆喝驅逐，但是，我們可不怕，結果，對方終會自告心灰意餒。至於我，已取消到這裏來玩耍好久了，而由昭磅接替。他甚且還是孩子羣中的主要人物啦！

此刻，展現在我眼前的景象跟平時一樣——昭磅和四五個朋友正在大鐵門前聚精會神地玩着投擲圓石子。昭磅正蹲在地上，伸出舌頭頻舐着嘴唇，瞪大着眼睛，勒開手指，作出準備彈射圓石子的姿態，他簡直已忘記整個世界的存在了。唉！……此刻爸可能已等得心焦了！

我十分生氣地疾步上前，曲起手指，朝這個頑皮的弟弟的頭顱敲擊了下去：

「唉磅，……爸是吩咐你前來買鴨的！」

「哎唷，哥哥，多一下子我便會大獲全勝的。此刻，我正要回家呀！」昭磅頻頻地撫摸着頭說。

「鴨肉在那兒呢？」我喝問。

昭磅把手朝向深埋在近大門邊，那高及腰際的圍牆上面，密密麻麻的鐵圍籬指去，那包鴨肉正搖來曳去地懸掛在那形狀美麗的鐵柱子上。

「去取下來，然後馬上回家！」我吆喝。

昭磅還來不及站起身，唉羅的聲音便高聲地叫了起來：

「喂，……避開！」

驀地，大家慌忙從大門前散開，不約而同地回頭去瞧。一輛流綫型金壳蟲翼色，閃閃發光的轎車，迅速地駛了進來。當抵達大門前時，便按了一下震天價響的汽笛聲，門兒

才告打開，轎車便迅速地駛了進去。儘管它怎樣迅速，我還是能夠瞧見車裏直挺挺地坐着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以及一隻把頭打從車窗伸了出來，「安紗昌」種巨大的紅毛狗。

然而，當車正駛進去，而鐵門兒還來不及關上的剎那間，我看見那隻紅毛狗敏捷地從車窗上躍了下來。而且，不但不像平常一樣朝大廈裏直跑進去，牠反而迅速地回頭朝那正要關上的鐵門直衝出來，好像牠已嗅到那正在等待着、可口餌物的氣味般；以致使那個正要把門兒關上的傭人來不及把牠捉住。

牠從門縫逃脫出來，一面厲聲狂吠，就在我和每一個孩子大感駭然的剎那間，那隻紅毛狗已像脫弓的箭一般躍上圍牆，一口把那包搖來曳去地懸掛在鐵圍籬上的鴨肉咬了下來，然後轉過頭去朝着門兒；那包鴨肉，則咬緊在牠那張大大地張開，以至能夠清楚地瞧見密佈在口中每一顆鋒利的牙齒的血盆大口。在牠要跑進門裏去的當兒，牠又再厲聲地怒吼。

就在那一眨眼之間，……我的天呀！我只聽見昭磅不

知狂喝了一聲什麼，緊接着，我那頑皮的弟弟便飛也似地疾衝上前，把那隻紅毛狗的後脚緊緊抱住，以致連人帶狗失勢地一齊跌倒下地面去打滾，儘管如此，昭磅還是至死不願把捉住那隻卑鄙畜牲的後脚的兩手放開。他使力地把牠勒緊在自己的胸前，一面高聲地哀號：

「榜哥快來幫助……榜哥把牠殺掉！」

那隻紅毛狗把口中的鴨肉包甩掉，牠憤恨地怒吼，同時扭轉身來對着我的弟弟，兇惡地亂咬和亂摔，人和狗惡鬥所發出的聲音，令人聽起來毛骨悚然！我恢復了理智，隨手抓起一塊適手的石頭，不顧性命的躍上前去幫助。我出盡氣力，朝那畜牲身上的每一個部位痛擊下去，一面憤怒地高聲狂呼。當一見殷紅的鮮血溢滿了弟弟的臉上，我越發憤怒萬分地握緊手中的石頭，對那隻卑鄙齷齪的畜牲亂擊，同時，復用口對牠猛咬。我的耳裏轟然地響，我的眼淚不停地流，我非把牠殺掉不可！

我發覺被人猛力地拉開，我遂告脫離了那隻畜牲。這個及時到來救我的不是別人，正是我的爸爸呀！我瞧見爸爸把手中的木棒子高高地舉起來，可是，那隻畜牲却已先覺察到，牠一溜烟地便逃進門裏，跟着大鐵門亦「碰」的一聲同時關上。爸把木棒子拋掉，俯下身去把昭磅那一動不動的軀體抱進臂彎裏。

「快回家去告訴媽媽，爸要帶磅去找醫生！」爸氣喘咻咻地轉過頭來吩咐，一面抱起昭磅朝巷口走出去。

我帶着一顆震顫不已，毛骨悚然的心，轉身跑進巷子裏的盡頭。

在診療室裏，磅呼吸微弱地躺在床上，半邊臉龐被貼上了白色的藥膠布，殷紅的鮮血，還不停地沁了出來，兩隻手臂亦同樣被纏上綳帶。媽坐在床邊淚眼汪汪地嗚咽着，爸緊緊地握住磅的手不願放開，我則呆站在床尾。在整個時間裏，我們三個人不曾互相對視過。

磅移動着身子，接着發出一陣輕微的呻吟聲。他的眼皮緊閉，嘴唇顫動了一會兒之後，終於發出一陣囈語道：

「爸爸……我已買燒鴨來給爸了呀，爸爸！」

我仰起頭來，看見爸淚眼盈眶地微笑，至於媽，則張開兩臂，把磅的身子緊緊摟住，同時放聲大哭起來。

附記：本篇選譯自一九六九年十月份「密那拉出版社」所出版的《昂然與世長爭》短篇小說集。

王應插圖

析中庸之道

思嚴

「中庸」的尾巴

「中庸」這兩個字，本來是《小戴禮記》第三十一篇的篇名，據說是孔子之孫子思的傑作。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這樣說：「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

《中庸》的來源既然如此，那麼，這篇書的目的，是要宣揚孔子的儒家思想，不言而喻了。從宋代開始，這一篇就被列入爲科舉應試必讀之書，與《大學》、《論語》、《孟子》合稱四書，成爲了儒家的「經典」著作，幾百年來的知識分子，皓首窮經，想讀書做官的，那一個不拚命鑽研，這是不足爲怪的。儒家的「經典」著作，是爲封建統治服務的。只要看歷代封建統治者，把孔子捧得像天上日月星辰那麼高，便可以明白了。

宋代的大儒程頤，對這一篇《中庸》推崇備至，認爲是孔子哲學思想的精華，子思恐其久而有差失，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終身受用不盡。」眞是這樣偉大嗎？那就值得好好地分

析一下，使一些有興趣閱讀古典文學的青年，對這一篇有較明確的認識，以免上當。

什麼叫做「中庸」呢？漢代的學者鄭玄註說：「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他又說：「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宋代的學者朱熹又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夠了，從這兩位古代大儒的註釋，我們可以瞭解「中庸」的含義。

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這是多麼「公正」的態度。但是，大儒的註析是一回事，「中庸」的眞正內容又是怎樣一回事。我們不可能完全相信大儒的話，因爲他們起碼和我們隔離幾百年至千餘年，他們的思想意識不可能和我們一模一樣，這一點必須首先弄清楚。

《中庸》開宗明義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什麼天命人性？後儒的解析是：「人感自然而生，若天之賦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人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智、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謂之性。」人一生下來，就有了這麼多自然的東西，那眞的了不起，難怪人們常說「人爲萬物之靈」了。會不會太過誇大和神秘呢？剛柔好惡，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人生下來之後，由於客觀環境的影響，才決定了一個人的性格，怎能說是「自然」「天賦」呢？至於仁、義、禮、知、信，那更是儒家學說規定出來的，和人的本性有什麼關係呢？

《中庸》一開始，就露出了「天命論」、「人性論」的尾巴，這條尾巴拖了二千餘年，今天是應該把它割掉了。

「中和」的妙用

再讀下去吧！看看《中庸》的內容，是不是眞的不偏不倚？「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喜怒哀樂是人之本能，把它叫做「中」，「天下之大本」，這一點還可理解。但是，這種本能發泄出來的時候，要怎樣才算是「中節」呢？怎樣才叫做「和」呢？這太難了，也太唯心了。統治者一怒之下要殺人，他喜歡的時候可以把百姓的一切據爲己有；老百姓被壓迫得

喘不過氣，怒吼起來要造反；老百姓喜歡的東西，統治者不給；這樣，試問是統治者「中節」呢？還是老百姓「中節」？這兩個對抗的矛盾如何「和」得起來。

「護道之士」可能說：「你錯了！你並沒有讀通了孔子的哲學。」原來這「中和」是別有妙用也！「中和」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來「執中」，而是由統治者來決定呢！這樣當然什麼問題都解決了。這不是瞎說，而是有根有據。且看《中庸》的第二章引仲尼的話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這就再清楚沒有了。原來「中庸」也是「君子」的專利品，君子是什麼人呢？就是當時的所謂士階層，那些依附於統治階級讀書做官的人，就被稱爲「君子」。「小人」呢？那就是下層的庶人老百姓，這些人是不懂「中庸」的道理。所以，他們反「正常的道」，不能符合統治階級的「中和」，這樣就是「離經背道」，就是「亂源」，這是「小人」的過失，而且他們還太可惡地、肆無忌憚地要造反呢！

「中和」的妙用，眞是妙極了。你能說，這是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嗎？只有統治者才能同意這個說法。所以，孔老夫子不得不感慨萬分的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好是好到極點了，只可惜老百姓反對，老早就不能實行了。

「道之不行」

不能「中和」，當然也就不能「達道」了。什麼道？當然是順着統治階級的「人性論」的道。在第二十章說：「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道」就是用來鞏固統治階級的地位，維護統治階級的「法統」，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各安其位。「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如果不能得到統治者的歡心，或者敢於和統治者相對抗，那豈非天下大亂，還有什麼「道」可行呢？所以，最

緊要的，是相信「天命」，相信人與人的不合理關係是不可改變的，這樣就「達道」了。在第十四章對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居統治地位而不壓迫老百姓，那是騙人的話，居於被統治地位要「守分安命」，這才是「中庸」的眞意。不要怨天尤人，只要相信「天命」，那就行了。「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這才是君子。孔老夫子還很謙虛地說：「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孔夫子被歷代統治者捧爲「大成至聖」，這個聖人自稱還不能行君子之道，那麼，世界上誰還能執行他的「道」呢？難怪他要悲悲切切地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既然是過與不及，那又有什麼中庸之道可談呢？

爲統治者服務的「道」

談到這裏，人們對這篇《中庸》之道，應該有一個概括的認識了。所謂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都是騙人的話，孔老夫子自己就認爲做不到，他的徒子徒孫也好，後世的「護道」之士也好，都是徒托空言，不能付之實踐的。爲什麼呢？因爲這個「中庸」之道，根本是脫離實際，抹煞階級矛盾的觀點，用美麗的空話與地主階級的「人性論」「宿命論」相結合，要求被壓迫階級相信統治者的「執中」，這是絕對辦不到的。

在這篇洋洋大觀的《中庸》中，孔子只提及一個人，能夠實行「中庸」之道，這個人是誰呢？就是「舜」。他說：「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是五帝之一，「堯舜」是中國古代原始社會的君主。那時候，生產還是十分落後的，人們過着簡單的生活，集中力量和自然界作鬥爭，君主是由大家推選出來的。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共同勞動，共同分享勞動的成果，既

沒有私有財產的積累，當然也沒有剝削的現象發生，人與人的關係，是處在平等的地位。那麼，舜能夠用公平合理的分配辦法，來處理各種關係，那是不足爲奇的。但是，社會總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經過三代之後，到達孔子的時代，已經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這個時候還要求恢復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生活，那是一種違反時代的幻想，也是對於歷史的一個大諷刺。

孔子的哲學思想，代表沒落的領主階級，表面上，他是士階層的代言人，這個階層是統治階級的最下層，當他們向上爬的時候，就必須迎合上層統治貴族的利益，有時候也可能裝出同情老百姓的「公正態度」，但基本上是保守和妥協的。所以，他的「哲學精華」，實際上也是偏重統治階級的「中和」，這個「中庸」的中，由誰來「執」呢？當然是統治者。但孔子却諱言這一點，當子貢問他說：「中到底是什麼？」孔子的答覆說：「禮呵！禮是所以制中的。」孔子的禮，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婦」那一套，這是束縛人民的思想桎梏，二千餘年來，流毒甚深，直到今天還有人死抱它不放，可見它的影響之大了。

舉個例說，今天這裏的中學生課本，《中庸》就被列入爲國文課之一，雖然沒有規定它是應試的必修科，但可見有些人對它還是依依不捨的。

我們當然並不反對孔子那種好學和誨人不倦的精神；也不反對他的儒家學說在過去的封建社會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更沒有否定他的學說中某些有用的東西。但是，他這套以「禮教」來鞏固封建統治的「中庸思想」，無論如何是和今天的時代背道而馳的。

虹之什（外一首）

水告泉

（一）霓虹

——罪惡的萬花筒呵
七彩的漩渦

氖氣採出紅
氣氣綻來綠
氦氣染成黃
氫氣旋開藍

紅的是血瘀
綠的是銅臭

儘管你擠眉弄眼
儘管你騷首弄姿
而這一天——
彩虹落在揚子江上！
人間遂張開勝利的紅旗
舞起歡樂的火炬

「聖誕」樹

我知道——
你不願扮演花瓶的角色
但你生長在「櫥窗」前
遂被拉進花女郎的行列

七彩的虹
一環環把你綑綁
是鐵鐐緊箍你的頸項
不理你快將窒亡

儘管「加風」使你葉禿
儘管生活的火使你枝枯
他們仍要把你裝扮
叫你快快樂樂唱貶值的「聖誕」

（二）彩虹

不是天使把野花採去空中編織
不是喜鵲唧五千年前的神話來架橋
是千萬條雨絲把你從大海拔起
美美地掛在天幕上

呵，美麗的虹橋
你身上滿溢水晶靈氣

現代主義到自然

高翔

戰後以來的二十多年，現代派文學似乎形成了世界上某種範圍之內的一種潮流。在詩歌、散文、小說、戲劇、電影、繪畫、雕塑、音樂各方面，都有所表現，引起了頗大的注意。它們的引起注意，比較突出的一點是同傳統的文學藝術有顯然相反的地方。主要是，傳統的文學藝術（這裏所說的「傳統」，不只是指過去了的，也包括了今天還在繼承和發展着的）以讀者、聽衆、觀衆、欣賞者能夠最充分地理解作品，能夠最喜愛作品所表達的內容和所運用的形式爲創作的目的和努力方向。但現代派文學藝術却追求使作者以外的任何人不能理解，越是不可理解的，越是他們所認爲的好作品。

這只要看看現代派文學藝術各別項目的一些具體名稱便可知其一二了——

繪畫：抽象畫；
音樂：先鋒音樂；
戲劇：荒謬劇；
電影：新潮電影。（註一）

就如這些名稱，人們會說他們標奇立異，自行標榜。當然要這樣說也無不可，但這些現代派文藝家却自我欣賞，大有「可爲識者道，難與俗人言」的意味。而且因爲在各國（歐美各國）都有一批這樣的人，發表、演出這樣的作品，又有人加以附和，表示歡迎，甚至可以賣錢，能夠得到榮譽，於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蔚然成風了。當代在西方畫壇上執牛耳的西班牙

代派文學

巴爾札克　畢加索作

老畫家畢加索，近十餘年的作品，基本上也是抽象畫，寫一個人的肖像可以是一堆扭曲了不規則的幾何圖形。那些慕名的人們很難不擊節驚嘆。至於詩人，一般都認爲他們有特殊的靈感，那麼寫出下面這樣的詩來，到底是詩人胡說，還是讀者低能，又怎麼分辨呢？

它們不住在這世上，
不住在時間與空間，
自生命投入死亡，
一個字也沒有，沒有
一個字可以駐脚。
……

這是現代英國詩人繆爾(Edwin Muir)一首題爲《野獸》的詩開頭的幾行(採用某人譯文)，全詩大致差不多，沒有全錄的必要。大抵除了詩人自己，沒有誰可以明確了解。但這一點，正是現代派文藝家所致力尋求的。人們很容易以爲，現代派文藝是最新的東西，這只是由於不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所引起的誤會，其實則不然。

這要從西方文學藝術在近代的發展說起。

十九世紀末葉，俄國的柴霍甫(Tchekhov)和法國的莫泊桑(Maupassant)曾經把自然主義文學發揮到最高的水平。自然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從全盛走向沒落時期的產物，它主要的題材是社會問題，以彩筆描繪着人生。從反映客觀的角度看，正如照相機一樣，作品達到相當眞實的程

度。而大部份的自然主義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揭露了那個被金錢奴役着的社會的冷酷，和活在其中的人的可慘而卑賤。柴霍甫的「外套」，莫泊桑的「項鍊」，便是有代表性的作品。這和自然主義之前的、追求「理想的美」的古典主義，以空幻的熱情來滿足自己的浪漫主義相比，都進了一大步。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出現與上升期相適應，起了美化、歌頌的作用，是當時的必然。但到了現在，那個社會不但已失去生氣，而且病狀畢呈，內部的腐爛和外表的醜惡，都到了無可掩飾的時候。理想固然無存，幻想也告破滅，剩下來的只能是殘酷的現實，失望的掙扎，不可能實現的心願。這些就是自然主義文藝家筆下大量出現的事件和人物。社會衝突複雜尖銳，事件形式變化無窮，人物的思想和活動紛紜多變，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爲自然主義在技巧上的深刻和圓熟創造了客觀的基礎。在這方面，自然主義留給人類一份相當豐厚的文化遺產，到今天，在技法上仍有不少可供借鏡的地方。

然而自然主義文藝家的思想和生活完全沒有超越他們所寄存的社會特點的限制。他們看到了這社會的動蕩不安，看到人們的痛苦呻吟，可是他們只能認爲社會就是這樣，他們不發覺有什麼更好的道路（而事實上這樣的道路是存在的，只是他們感覺不到罷了）。因爲他們不敢否定這個社會，關鍵在於他們不敢否定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於是他們把「只論病源，不開藥方」視爲信條。他們所見到的種種社會現象，都變成了單純的「素材」，人們的苦難僅是足供描寫的對象。由此寫出來的作品便只是「如實地、客觀地」創作出來的藝術品，有消極的披露而無積極的主張。夢幻、理想固然不知去向，奮鬥和前進的勇氣也無所附麗，剩下來的只是冷寞的殘酷的現實和不可避免的悲劇命運。前途的空無所有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莫泊桑在晚年發了狂。

自然主義和它藉以生存的社會同時陷入了窮途。路總應當是有的。一方面發展起眞實深刻地反映社會本質（不是如自然主義那樣只接觸現象）和開始尋求人類前進道路的現實主義文學，開闢了這個時代文藝思潮的主流。對於現實主義文學，不是本文談論的範圍，這裏暫且不說。而作爲現實主義文學反面的，便存在着一直衍變爲現代派的一股旋流。

十九世紀末年到二十世紀初年的飛躍發展的物質科學，引起了人類生活的急劇變化和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有些人感覺到會有重大的變動要發生，但這是什麼變動？對自己有利還是不利？是不明確的。而這模糊地預感到的變動，可能

使自己失去了比大多數人優厚的特權，於是這種人便認爲這是世界末日前的景象，叫出了「世紀末」的驚呼。同時由於物慾刺激的不斷升級，使習慣於享樂的人的神經越來越麻木，不能不追求超現實的、神秘的、畸形的東西，更强烈的官能刺激。於是一八八二年巴黎出現了表面上反自然主義，實質上反現實主義的「頹廢派」，成爲「世紀末」的第一個產物。

頹廢派揭出的主張是：

一、重情調，不談思想；

二、重人工，遠離自然；

三、表現潛在於事物內部的神秘的東西；

四、憎惡一切平凡陳腐的事物，要竭力異乎尋常，達到奇特不羣。

頹廢派在理論上爲「神秘主義」，認爲客觀事物不可知，而自己所知的不可對人言。在表現手法上是「象徵主義」，反對客觀的描寫，而以作者的主觀去反映事物。比利時作家梅德林（Maeterinck）是代表人物。他認爲，人們思想深處的潛在意識才是「眞正自我」，表現在外部的生活不過是潛在意識這個「深海」中浮起的「泡沫」。他說，藝術的目的是要表現那「眞的自我」，而不是那些「泡沫」。

梅德林的作品還是可以理解的，雖然他已經聲明，他的作品所表現的只是「暗示」，實際是什麼意思，只能由讀者自己去感受。但後來繼起的作者，便競以別人不懂的作品爲榮。他們說，詩人早晨起來做一首詩，那是早晨特有的感興和情調，到了下午，這個詩人的感興和情調已經改變了，於是對那篇早上的作品他自己也不一定能夠理解了。這樣，別人看不懂，更加是必然的，「合理」的情形。

頹廢派的作者沉湎在自己的「潛在意識」裏，一天到晚鑽牛角尖，和整個社會與人羣脫離，他們的精神是苦悶的、行爲是頹唐的，身體是虛弱的，前途是虛無的。他們是世界上兩大敵對社會力量之間的不知所措的迷途者。但他們的作品，只能起着吸引更多人在我字上打轉而脫離現實和羣衆的作用。

另一些人企圖在保留這個社會制度的原則下找尋他們想像中的出路。本世紀初，在意大利出現了「未來主義」。

未來主義者目的在於增强當前支配着社會的力量。他們標榜的是未來，其實是要拚命享受今天，享受那彷彿發熱的人生的一剎那，爲了這個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們讚美機械文明，崇拜「力」，認爲「速度」就是美。他們主張，意大利應該丟掉古代藝術的「光榮的過去」，把美術館、美術品都賣掉，而買進大炮和飛機，因爲只有代表「機械」和「力」的武力才能統治世界。未來主義，是後來出現的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胚胎。

享樂是未來主義者的生活目的，他們把人生看成一場鬧劇。他們說：出殯應當成爲化裝遊行，教室要改成咖啡館、戲院或土耳其浴場。如果有悲哀的事情，都要吞一粒「快樂的丸藥」去解決。

未來主義要打倒一切過去已經形成的規律。例如在戲劇方面，他們主張「變化戲院」，宣稱：「變化戲院沒有傳統的規矩，沒有定理，沒有主角，只依靠『迅速的現實』。要絕對的實際，要灌給羣衆以滑稽的效力，色情的鼓動和想像的奇異。……必須發揮出全部的愚蠢、怯弱、荒唐，驅迫那智慧的麻痺直到發狂的境界。」

這是未來主義者自以爲是對藝術「創造」的一面，還有「破壞」的一面，例如把貝多芬的一首交響樂從最後的一個音符倒奏上去，將莎士比亞的戲劇東抽一段，西抽一段，拼湊成一幕，而演員的化裝是，綠色的頭髮、紫色的肩膊、淡青色的胸脯……。

瑪里納蒂（Marinetti）可說是未來主義的代表，因爲他不但起草了未來主義宣言，而且有不少創作。他有一個「劇本」，內容是只在舞台的幕上出現二十次姿勢不同的手掌，其他什麼都沒有。觀衆就從那些手的姿勢上去猜度這「劇本」的意義。

未來主義者認爲「雜亂的東西是愉快的東西」，他們歌頌現代由機械文明造成的嘈雜、混亂、衝突。他們用工廠機器的噪音，汽車、火車的鳴響，金屬拉動撞擊的怪聲，組成他們認爲美妙的音樂。他們要毀滅過去，毀滅他人，只留下自己的野蠻慾望。因此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其實是政治上的未來主義者。

同時在法國，產生了和意大利的未來主義相應的「立體主義」。這同樣是被機械文明所迷惑，但却較之未來主義溫

和。它首先是從繪畫開始的，一九一一年在巴黎舉行第一次展覽後引起了注意。他們號稱要表現「事物的內心」，把自己對客觀事物的印象重新組合，用體積的形式（三角形、圓柱形、圓椎形、球形、正立方體……）來描述所見的一切。在詩歌方面，立體主義者曾這樣解釋他們創作的思想活動：「當人要模倣步行時，創造了車輪，可是車輪並不像一條腿。人就是這樣不自覺地進行超現實的創造的。」因此他們的詩句如果寫的是圓形的車輪，却可能實際上指的是長形的腿，依此類推。

立體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用處不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西歐，沒有未來主義那麼吃香。在德國，兩次大戰之間，出現了「表現主義」。他們批評、憎惡現存的社會，却要照自己的主觀（其實是一部份人的意圖）改造這個社會。他們自以爲文藝家是特異的人，是預言者，是先知。這也是希特勒「大日耳曼主義」、「我的奮鬥」的思想基礎。希特勒不是以超人的面目出現的麼。

那些當時還可以過着無憂無慮的安逸生活的文藝家對那麼些流派厭煩了。他們什麼流派都反對，只留下最空洞的「藝術」，這是「達達主義」。他們認爲，一切有目的的東西都要不得，藝術要回到最原始、最幼稚的衝動去。他們主張「無意義」，「達達」（Dada）這兩個音是模擬嬰兒初發音時的毫無意義的言語。他們的繪畫、詩、劇本絕對沒有內容，也不求人理解。戰前的法國，達達主義盛行了兩三年，一時引起了人們的瞠目結舌。可是這種極有閑的人到底不多，很快就沉沒下去了。

從神秘主義、象徵主義到達達主義，儘管理論、表現形式似乎很有不同，可是其間確實可以劃一道粗綫聯系起來它們都是反現實主義的。如果我們說，現實主義是基本上爲大衆的文學，這道粗綫貫起來的這種種主義便是提倡文藝只爲少數人甚至只爲文藝家自己。在思想上，是對這被認爲沒有出路的社會的逃避或者完全痴心妄想地想闖一條合乎他們利益的出路。在形式上，必然走進牛角尖，成爲只有少數人可以接受以至完全沒有人能夠理解。其結果，就是使文藝（他們所提倡的文藝）變爲對大多數人無益而有害的東西。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反法西斯的世界中，人們在戰爭的磨煉下不能不比較認眞地面對現實。即如畢加索，當他

創作反法西斯的宣傳畫時，也要拋掉他正在沉迷的立體主義，而採用能爲廣大人羣所接受的現實主義手法了。社會上的各種矛盾在反法西斯戰爭這個主要矛盾前面暫時統一起來，或者緩和起來。文藝界這些混亂的、怪誕的現象，相對地減少了。

然而到了大戰結束之後，正如大家所見到的，社會上的各項矛盾很快又重新激化了。當然，一切事物決不會停滯不前。現實主義的，爲大衆所歡迎、能接受的文學藝術有很大的進展，這是一方面。而上述在自然主義之後的那些反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流派，也在新的條件下重複出現，並且以現代主義的招牌糾合起來。從理論上看，現代主義比起過去的那些更爲完整而系統；從技術上看，它也更加形成了今天的條件所許可的廣泛和成熟。而且，它不只在文學藝術的範圍起作用，還侵入了人們的生活當中，例如我們所見的長頭髮、怪服裝、男女不分的「新潮青年」，例如到處受人側目的「嬉癖士」，都是這一類。有人認爲，這些都代表了時代的新潮流。然歟否歟？從前面的源流看來，實在新不到哪裏去。至於爲功爲過，爲利爲害，也還大有討論的餘地。

不過，本文只是就現代派的來歷略作敘述，不及其他問題。再作探討，唯有俟於他日了。

（註一）正式的「新潮電影」指即興的，沒有劇本，由導演憑主觀感覺而拍出來的電影，不同於有些地方所拍的黃色電影。雖然後者也自號「新潮」，其實不是一回事。

海洋文藝・第一輯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395號B座28樓7號

27 th Fl. B7, 395, King's Rd., North Point, Hong Kong.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九四七號地下

每冊定價港幣一元六角

3 1761 11926913 2

per
PL3119
.H6
H33
no.1
(1972:Nov.)
CANADA_HK

.60
KONG